

# 野叟曝肌

續像：古本通俗小



三







周珮君  
尤大嫂

琴姑



古俠  
小說

# 野叟曝言目錄

## 卷一

- 第一回 路極避嫌真君子
- 第二回 遇風波同舟難共濟
- 第三回 感深恩劫後托終身
- 第四回 無情反覺更多情
- 第五回 禿顛作法自焚身
- 第六回 父女相逢恍如隔世
- 第七回 送鋪程感德難忘
- 第八回 好事是真偏是幻
- 第九回 俠男兒心習武藝
- 第十回 星士胡言當場出醜
- 第十一回 淨土翻成孽海
- 第十二回 離盜窟從頭訴往事
- 第十三回 徒使奇謀難成事
- 第十四回 遭劫數玉樹共推殘

- 情疏氣走惡僧人……………一
- 脫水厄一女喜重逢……………六
- 明大禮佛前請結義……………一一
- 喜劇無端變惡劇……………一七
- 弱女逢凶幸脫禍……………二二
- 夫妻知感懇摯留賓……………二七
- 共枕席坐懷不亂……………三二
- 別情半苦又半甜……………三八
- 莽夫斷打遇知交……………四三
- 英雄趕路擒盜揚威……………四八
- 綠林喜得英才……………五三
- 返家園奉命訪戀姝……………五八
- 枉稱鉄腿竟無能……………六四
- 了凡心頭陀大解脫……………六八

第十五回 別後門庭殊冷落 病中情緒太纏綿……………七四

第十六回 女華陀指到春回 僧超凡人亡藥在……………七九

第十七回 病榻昏沉癡郎感情婢 官衙黑暗猾吏詐英雄……………八四

第十八回 拒官長烈士膝如金 驗貞操女兒身似玉……………八九

第十九回 惡訟師技窮露醜態 賈大尹破格禮英豪……………九五

第二十回 醫天花急救犯嫌疑 鬧龍舟賣解獻絕技……………一〇〇

第二十一回 嬌娃走軟索神術驚人 丹藥失奇功良醫束手……………一〇五

第二十二回 論解法熱忱救急病 舞劍屏獨手運神功……………一一一

第二十三回 走京師客途逢知己 擺擂臺力士發狂言……………一一六

第二十四回 賣解女打搯遇邪術 大英雄援手作冰水……………一二一

第二十五回 空囊如洗壯士無顏 平地風波奴才仗勢……………一二六

卷二

第二十六回 洛甯城兩賢結拜 聚義廳羆虎款賓……………一

第二十七回 巧相逢遣人探消息 難取信聞語啓疑心……………六

第二十八回 盪漁船俠女賺人妖 換紗裙貞娘出虎穴……………一一

第二十九回 假尼姑月下訴真情 老比丘客中獲逃犯……………一六

第三十回 刁丫頭饒舌二美招災 窮夫婦得金六神無主……………二二

第三十一回 成公子着意偷香……………二七

第三十二回 獅吼一聲公子喪胆……………三二

第二十三回 服春藥香消玉殞……………三七

第三十四回 知羞惡魂銷鸞帶……………四三

第三十五回 大婦懷夙怨誰能遣此……………四八

第三十六回 疑雲疑雨妙舌燦蓮花……………五三

第三十七回 癡公子餘痛悔前情……………五九

第三十八回 赴清流絕處逢生……………六四

第三十九回 全節烈嬌娃出火坑……………六九

第四十回 女神童當廷救義士……………七五

第四十一回 滅門令尹暗使殺人心……………八〇

第四十二回 病骨支離璇閣懷鳳侶……………八五

第四十三回 千里逢迎主賓聚會……………九一

第四十四回 感深情情癡揮熱淚……………九六

第四十五回 感玉珠腸斷淚酒箋……………一〇一

第四十六回 弄蹊蹊祀神選舞女……………一〇七

第四十七回 鸞聲風和牀第無私……………一一二

第四十八回 刀飛血濺四大歸空……………一一七

尤琴姑碎詩明志……………二七

烏翻百舌嫉娘進讒……………三二

惹情癡口是心非……………三七

受驚恐病遺蜂媒……………四三

四嫂說風情不亦樂乎……………四八

胡帝胡天兇音傳警電……………五三

惡道人燒符惹冤鬼……………五九

多苦厄重行遇難……………六四

感身世命薄嘆紅顏……………六九

小典史縱役鎖京官……………七五

待字閨媛重染想思病……………八〇

紅光審映雪夜誕麟兒……………八五

一門喜慶妻妾團圓……………九一

憐弱質慰勸見慈心……………九六

周珮君喜服胎安藥……………一〇一

使狡獪大婦做新郎……………一〇七

劍影刀光英雄本色……………一一二

酒綠燈紅羣英聚首……………一一七



第四十九回 擺陣圖十步成灰燼 散毒藥寸草殺龍駒……………一二二  
 第五十回 漫天撒飛網幸免鴻離 驀地起腥風險齧虎吻……………一二八

卷三

第五十一回 惡僧道撲火自燒身 女豪傑假批留配犯……………一一  
 第五十二回 萍水相逢英雄結契 命理胡謔婆媳騰歡……………六  
 第五十三回 甜吟蜜咏美女情懷 稠冷衾單新郎惆悵……………一一  
 第五十四回 病榻懷春鴛郎憔悴 濁流飲恨愧我風塵……………一六  
 第五十五回 入侯門美人守貞節 盜令新婆媳脫藩籠……………二二  
 第五十六回 看供詞千秋表節 宣謁語一佛涅槃……………二七  
 第五十七回 揭開黑幕燕語鶯啼 踢破玉籠龍爭虎鬥……………三二  
 第五十八回 傷重身死玉瘞香埋 劫後餘生郎癡妾愛……………三四  
 第五十九回 賽如意捨身報德 朱玲兒曲意允婚……………四三  
 第六十回 血淚洒紅箋癡情如醉 丹丸易紫臉妙計偏工……………四八  
 第六十一回 窮知縣遇要錢太監 惡訟棍陷待罪生員……………五三  
 第六十二回 軟玉温香小星在戶 降妖捉怪異物懷恩……………五九  
 第六十三回 和尚變尼姑別開生面 英雄識好漢永締神交……………六四  
 第六十四回 驀地起波瀾風生草木 互鄉播惡俗音襲煙花……………七〇  
 第六十五回 除淫神劍氣干雲 戮惡道冤魂出世……………七五

第六十六回	豪士貪杯失身落坑斃	俠女仗義飛壁劫英雄	八〇
第六十七回	責大義俠女動塵緣	重迷信船家說神話	八五
第六十八回	劃石橈宋明試刀	問根柢隱娘作伐	九〇
第六十九回	定計勸樽酒醉新郎	孟娘繫赤繩難爲淑女	九五
第七十回	痛餘痕嬌娃自盡	剖奇冤女鬼陳情	一〇〇
第七十一回	英雄聚首有女寄螟蛉	月老多情勸人成家室	一〇五
第七十二回	相機行事神算無差	納采定婚佳期在邇	一一〇
第七十三回	護龍島劍娘行刺	飛虎寨血丐聯姻	一一六
第七十四回	錦帳飛符三軍爭効命	紅旗報捷衆志克成城	一二一
第七十五回	探隱衷姊妹得和諧	懷舊恩英雄明肝胆	一二七

卷四

第七十六回	吐火吞刀幻民傳異術	掀風作浪老蚌負扁舟	一
第七十七回	夢入華胥美人似玉	春生錦被粉面如荷	六
第七十八回	施妙術復活燕飛來	奉鈞令悄探錦衣府	一一
第七十九回	惡貫滿盈苗政入獄	供證確鑿左孝鋤奸	一七
第八十回	狐假虎威苗人欺旅客	子頂父職巡檢擺威風	二二
第八十一回	孽種族紊亂血統	怪風俗顛倒婚姻	二七
第八十二回	惡道人邪術威英雄	奇男子唾沫滅妖法	三二

第八十三回	路過旅客作識途老馬	當世良醫有起死金丹	三
第八十四回	兩雄握手貧賤締交	一虎當山神力耀武	四
第八十五回	葵花峒平俠求醫	玉壺天蘭哥染病	四
第八十六回	青囊異術着手成春	南國佳人思想若渴	五
第八十七回	慧筊姑癡心懷侶鳳	勇虎兒使性打良醫	五
第八十八回	夢魂顛倒古廟遇貞娘	山谷縈迴洞天識神虎	六
第八十九回	誠可通靈貞猿談峒勢	事由前定石女侍衾稠	六
第九十回	赤身峒毒龍肆淫威	屢彌山靈虎救奇士	七
第九十一回	枕席溫存恩情深似海	珠玉作配倚夢煖於春	七
第九十二回	下蠱毒鬼蠱含沙	覺神醫英雄落難	八
第九十三回	七蠱忽攻心險遭毒手	千日不解帶感激深恩	九
第九十四回	用私刑激怒王夫人	殺校尉大鬧豐城縣	九
第九十五回	偉大夫孤身平匪亂	俠男兒膂力克苗疆	〇
第九十六回	落陷坑梟雄喪胆	張羅網毒蟒傷身	〇
第九十七回	杯弓蛇影軍事嫌疑	月謝瑤臺玉人生活	〇
第九十八回	寸衷悵惘兒女情長	戰血模糊風雲氣壯	一
第九十九回	朱元帥統兵除寇亂	紅孩兒殺陣種情花	一
第一百回	急流勇退壯志賦歸來	桂馥蘭芬多情成眷屬	二

古俠  
小說

# 野叟曝言 卷一

## 第一回 路極避嫌眞君子 情疏氣走惡僧人

充滿大地的陽光。照遍了懸壺山脈。花明柳暗。深深的掩着一個小小的村莊。村中有園。有池。有林。有塘。良辰美景。處處皆昇人以賞心樂意的機會。似這等安樂的所在。竟會產生一位精神泣鬼超羣的英雄出來。蓋完全是歷史上的關係。而非地理上的關係。自從滿人入關以來。魚肉我土地。奴隸我人民。幾染紅此四百萬方哩的血。一般人妖臣妾。對於腦滿腸肥的韃靼皇帝。一若游妓之款情郎。而山龍藻火等種種粉飾名詞。益使我國民陷於無腦無骨無血無氣的地位上。君子生山谷。負絕技。酒以飲其肝胆。淚以洒其性情。魑魅弄人。深覺遭逢非偶。至所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的幸趣。適足以引起性靈上無限的悲哀。公仇私忿。日盤屈日蘊結。如鯁在喉。一吐卽快。如箭在手。一觸卽發。其起死人肉白骨的手段。固層出而不窮。其傾山峽。撼波濤的武功。更瀾漫而益漲。山林雖爲喪名墜志的鳩地。而此中人究竟不得爲山林所誤。且說太原懸壺山下。這所山村。喚做毓靈村。村主人喚做朱旭。高曾祖考。俱是懷才不遇的秀才。偏是朱旭的兄弟朱明。却是具磊落的奇才。亦且是錚錚的鐵漢。可是他生來別具肝腸。滿心都想行俠尙義。這番朱明拜別寡母王夫人。辭了哥哥朱旭。嫂嫂仇氏及妻子周氏。遂帶了小廝。遍遊天下。好結識一般同志的英雄。一路向江西進發。到了杭州。却訪不出一個眞英雄來。便寓在昭慶禪寺。忽想起西湖。雖不過游觀之所。却也名擅東南。現在足邊。何妨一爲拭目。因向昭慶寺尋了下來。安頓過了行李。一個小沙彌。跑進房來。說家師奉拜。隨後來一個雄壯和尚。笑容可掬的。向朱明行禮。寒溫了好些套頭話。朱明問他名號。方知那僧法號了空。是本寺住持。結交官府。甚是勢要。生得暴眼赤腮。油頭紫面。一部落

騰鬪腦後項間青筋虬結。朱明看去。知非良善。估量着有得力。會拳棒脚步。尚不甚牢實。想是酒色淘虛的緣故。幸喜囊中無物。自揣力量。還制得住他。遂不放在心上了。空別去。用過晚膳。將房內牆壁。房外路徑。細看了一遍。收拾安寢。才斷乖覺。將自己帶的一柄防身利刀。藏放裏床褥下。到一更之下。朱明聽得隱隱似有男女譁笑聲。又遠遠聽得婦女悲泣聲。便悄悄問小廝。却絕不聽見。次日起來。早膳過。吩咐小廝。帶些銀錢。鎖了房門。出了寺門。到斷橋邊四望。只見青煙橫抹曉山。紫燕斜翻春水。那正是豔陽天氣。花香陣陣。從湖邊撲面飛來。頓覺游興勃然。徑往六橋走去。早已畫舫疏簾。映出芙蓉粉面。煙堤嫩柳。拖來桃葉香裙。朱明心在湖上一心覽勝。且住來。仕女都是塗脂抹粉。繞翠圍珠。無一個天然秀色。可入朱明之目也。遂把這粉白黛綠。鶯聲燕語。都付之不見不聞。一路高瞻遠盼。要領略湖山真景。正走之時。只聽得小廝說道。那一個好像了空和尚。朱明上前相叫。要問他由。岳坟到靈隱的路。那知這賊。弄一雙毒眼。緊射在湖中一隻大船。船內目不轉睛。睜睜地呆着。那裏聽得朱明聲。喚朱明暗笑。果然和尚色中餓鬼。遂向湖中望去。只見一隻大船。打着撫院旂號。有一個白鬚老者。同一個和尚。在船內坐談。後面一船。門窗俱閉。並沒女人。縱影暗付天下事有三屈。想是和尙與了空認識。在此聽他說話。遂丟過一邊。也不再叫。應打算別問路人。那知走不多路。陡然黑雲四起。雷電交作。大雨如傾盆。直倒下來。急折轉身。只見遊人仕女。個個如喪家之狗。落水之雞。男人也還罷了。只有那女人。被雨是實可憐。朱明此時。渾身浸濕。寒冷不過。休說沒工夫笑。這些女子。也沒心腸去憐恤他。只顧着自己走路。無奈小廝年幼。跟不上。朱明把手拉着。且拖到一個亭子邊來。那雨勢比前更大。朱明看那亭子內。有不少女人。擠着。因亭小人多。並至挨肩擦背。沒些空縫。朱明把小廝推入自己。却背着亭子。站在階前石上。小廝道。相公何不擠上來。朱明道。男女擦背。不使你是孩子家。尚不妨。只聽得亭子內有人叫道。朱相公不妨。這亭子是公所。又不是姑娘們建造的。他若怕男人。就不該進亭子來了。相公何必這般道學。朱明尚未回言。只聽一人說道。我們雖有男人。都是同着女眷。先擠在

內沒法。誰似你和尙強擠人來。推擦婦女。難得這位相公尊重。不肯進亭。極是好的了。你偏要叫他進來。少停雨住了。合你講話。朱明回頭看時。只見空和尚擠在三四個女少年中間。一張嘴兒差不多要貼向一個女人眼皮上去。那一簇松毛已半摺女人額項。朱明怒從心起。本要發話。却見了空剔起兩道濃眉。睜圓一雙兇眼。大聲喝罵道。你這活烏龜。你敢放屁。你既要惜女人的廉恥。就不該放妻兒出來賣俏。莫說大家身上都穿着衣服。就是光着身子。你也怪不得別人便落了便宜。也只好算做上門嫖罷了。你說要合我講話。你睜開編眼認認。我是甚人。連昭慶寺了空大老爺都不認得。這等瞎烏龜。只可燒湯。連跟馬。屢擒琵琶都去不得。糞桶也有耳朵。敢在虎頭上做窠。少刻雨住了。且送你到縣裏去。打你三十毛板。連你妻也拶一拶。指出掉些水氣。纔知和尚的手段。哩。只見發話的人嚇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做聲。只見別的男子都囁囁嚶嚶埋怨那發話人。只見那些婦女臉都嚇青了。要吊下淚來。朱明如火上添油。因礙着許多婦女擁擠在內。動不得粗肚裏思量。且待雨住人散之後。歷數其罪。痛打這廝出氣。拚得別尋寓處。却是氣悶不過。正在轆轤。只見身邊走過一人。說道。家爺請相公上船。一會因雨大不能自己上來奉請。吩咐小的致明請相公休怪。朱明道。你老爺是誰。因何請我船在何處。這樣大雨。如何去法。那人用手指道。那一株大楊樹下不是家爺的船嗎。相公上船便知。小的現拿雨具不多。幾步就到船上。雨大得很。休要擔攔了。朱明此時已被暴風冷雨弄得渾身抖戰。巴不得存躲避去處。遂不暇細詢。急同他走去。搶至船邊。跨上船去。那家人把小廝駝在背上。雨傘遮着。隨後下船。艙門口站着一個白鬚老者。滿面春風的迎接。朱明入艙。朱明脫換雨具。便要施禮。老者道。且慢。吩咐那小童到後艙去說。取我的衣服鞋襪出來。伏侍這位相公更衣。過進來請我。向朱明告便。退入中艙。小童拿出衣袴等物。候朱明換過。換下的收拾進去。朱明一眼看見小童眉目秀媚異常。宛然女子。好生怪異。因已請出老者來。便又向前行禮。老人又道。且慢。因讓至中艙。令家人奉上一大杯熱酒。說先生受寒了。且吃三杯。衝一衝寒。朱明因被雨久淋。身子如在冰缸內一般。正用得

着這杯熱酒。遂略不辭諍。連飲了三杯。就覺一股陽和之氣。從丹田內翻翹發揚。須臾四肢百體。都活動瀟灑起來。笑道。老先生真回春手也。即便行了賓主之禮。正要就坐。老者把手一拱道。此位禪師。法號悟凡。現坐靈隱方丈。舌具廣長。胸多智慧。先生且見過了。好求禪師指迷。朱明只得看那和尚。生得面如銀盆。眉如偃月。鼻直口方。耳長額闊。雙瞳閃爍。有光一背。豐隆多肉。約有四十上。下年紀。身披深紫暗龍袈裟。足穿大紅朱履。光着一顆滾圓肥頭。頭頂上炙着龍眼核。大紫紅色的九粒大疤。朱明一面答道。晚生止識儒宗。不解禪理。求教到也不必一面說。遂要就坐。老者慌道。禪師是方外尊宿。兼之年長。自然該首坐了。但這位先生。既不好禪。應以佛法說。見聽口聲。不似浙中。禪師現在駐錫湖上。還該是那位上坐。這到要憑禪師主張了。悟凡無奈。只得虛讓了一讓。那知朱明本性最惱和尚。就是老者主張。坐在下首。他也斷不肯依。寧可仍到大雨內去站着的。况老者之意分明要他上坐。於是並不謙遜。竟拱一拱手。向那第一位座邊站立。說過。有估了悟凡見這般模樣。氣破胸膛。又不便發作。只得快快的坐了。第二位老者坐了。主席吩咐另換席面。先送一道茶來。茶罷。朱明遂問道。老先生尊姓。貴鄉何處。晚生素未識荆。因何忽蒙刮目。伏惟垂示。老者道。學生姓林。號惕庵。祖居江右。因探親來此。偶爾游湖。僕人們說。岸上有位相公。被雨。因恐擠了女人。不進亭中。許久立在雨內。渾身透濕。又說有一個僧人。反不避嫌。擠擠入亭。又招呼那位相公進去。與衆人爭鬧。那位相公總不理他。學生深以爲難。故斗膽叫人奉請。不識先生姓名。居址。貴庚。幾何。曾否締姻。家中是有何人。因何事至此。乞道其詳。朱明道。晚生祖居太原。今年二十四歲。先嚴早背寡母。在堂。長兄名旭。拙荆周氏。因慕貴省匡廬之勝。竊懷雲門游學之思。故漫游過此。適爲雨苦。正在無聊。得老先生拔之泥塗。感且不朽。惕庵把眉一蹙。哈哈大笑。立起身來道。不料無意中。忽遇故人之子。老姪如此。少年老成。豪邁不羈。吾友爲不死矣。朱明急起立問道。老先生與先嚴交誼。晚生因幼而失怙。意未深悉。伏乞詳示。惕庵道。先嚴銓菴公。官僉都時。與令先祖司成公。爲道義交。老夫任戶部員外時。和令先尊尤爲莫逆。彼此通家。往

來。那時老姪與令兄俱在襁褓。因一官匏繫。近年退休。又值妻亡妾喪。家難頻仍。與老姪處。遂成陌路。而世嫂實孝之行。老姪岐嶷之狀。時結於心。時觸於目。前日來此。纔打發僕人到太原問候。不料反於此地。不期而遇。真是快心之事。朱明方豁然道。原來就是楊庵伯伯。此番出門。家母命小姪至豐城來叩謁。伯伯母。不料伯母已去世。深可傷感。家母說。那一年賜弔先父時。伯伯尚有世兄。有一位庶伯母。正懷身妊。是男是女。叫小姪問一確實。這位庶伯母想正康健。小姪向失祇候。方纔伯伯說的台號。又未確知。以致觀而茫然。罪真擧髮矣。楊庵道。當初老夫賤號。原是健庵。後來退休於家。改號楊庵。老姪無從而知。更有何罪。老夫因無子。纔置一妾。所生是女。至今藉以娛老。後來又生一子一女。可惜一子夭亡。止存幼女。又是老夫之累。慢慢與老姪細談罷。朱明從新出席。執子姪之禮。楊庵亦竟受了兩禮。朱明要移座向下。楊庵道。這是主位。因仍舊坐下了。家人早已擺上酒肴。是半葷半素。悟凡不飲酒。止爲設茶。楊庵朱明兩人。叙出世譜。益加親密。說說笑笑的。講一會家常。逃一會世誼。說一會故鄉風俗。不知不覺。都飲至半酣。却把悟凡闌在半邊。猶如冷廟內的泥神。熱氣也沒人去呵他。一口撇得他冷清清地。怒不得。耐不得。又發作不得。面上紅了白。白了紅。心頭一般冷氣不住的。從喉嚨裏要鑽出來。真是赴呂太后的筵席。如坐針氈一般。他兩人那裏知道。只顧叙他的舊情。驚他的新遇。熱鬧不過。快活異常也罷了。不覺酒多生話。話多生節。堪堪干連到悟凡身上來。楊庵道。適纔被雨的和尙。與老姪如何相識。朱明道。小姪幾乎忘了。因問家人。這和尙可在亭內。家人們回覆已去。楊庵聽着窗外雨聲。這雨比前更大。如何去的。家人道。老爺與朱相公叙出世誼的時候。那雨小了。有頓飯時。那些女人被和尙擠擦不堪。便趁這雨小。都磕磕撞撞的。掙往前邊去了。那和尙見婦女俱散。又到我們船邊來探頭探腦。被小的們喝叱了幾句。方怒吼吼的走了去。老爺們說話熱鬧。故不覺外面雨的大小了。楊庵掀髯笑道。老姪你如何相識。這和尙來。朱明道。那和尙叫做了空。是昭慶寺住持。小姪貪其近湖。就寓在他寺內。故此認識。他口出惡言。本要與他理論。因礙着衆婦女們擠緊不



便。原想住後教訓他。不想他已經去了。惕庵道。我看老姪。弱不勝衣。豈能與他理論。況這和尚。如此狂邪。自然是個匪類。吾輩愛身如玉。如何與此等人計較。以後還當斟酌。朱明道。老伯見教極是。此等人與禽獸無異。以後遵老伯之訓。銘之於心。這悟凡原。是了空呼同一氣的人。穿青的護着黑漢。今見朱明常做自家面前狂罵了空。罵出一派放肆的話。他和林惕庵。並非性情之交。因垂涎其女。正苦無從下手。又揣知惕庵性愛和。尚就此假意相投。和惕庵相好起來。惕庵圖他。一塊佛菩薩招牌。那知引賊入垣。無意中弄出滔天大禍。他當時藏着一肚子烏氣。那裏還按捺得下。怒於言而形於色。從艙裏跳出來。冒着潑天的大雨。上岸去了。這裏林惕庵。尚不明白。悟凡去的意思。朱明雖知悟凡去的不善。但憑着天生的鐵胆。是不怕人的。復與惕庵開懷暢飲。雙方各敘家常。惕庵敘到兒女情長。不覺相對歎歎。泫然涕下。朱明觀此情景。勉強用言寬慰。譬解了一會。瞥見後艙走出一個美艷奪目的女孩子來。

## 第二回 遇風波同舟難共濟 脫水厄一女喜重逢

朱明看那女孩。約摸有六七歲。生得玉面朱唇。眉目如畫。看着惕庵。祇覺雙螺蹙緊。愁苦不勝。轉身入內。似與多人絮語。門亦隨掩。心下暗想。林老如此年紀。豐城雖止隔省。水程可達錢塘江。但因探親遠游。挈帶眷屬。大是累墜。族中不乏子姪。老僕亦可紀綱。此行必有別故。正在委決不下。惕庵忽願後艙起來。說道。老姪本非外人。老夫此來。實爲小女之事。故到此。即挈帶眷屬。探詢尊府。因撫轅不便。安頓細弱。故借游覽爲名。賃舟暫住。今與老姪邂逅。當令小女輩拜見。老夫歿年待盡。日後仗力正多。免得靚面不識。說能。即喚小童傳語。後艙令新燕伏侍。大小姐二小姐出來。朱明尚在謙讓。小童進去不多時。已見丫鬢掖着小女郎。隨一麗者。珊珊而出。惕庵指向朱明道。此是大小女紅玉。此幼女碧玉。此婢名新燕。亦名裔也。大小女以爲閨伴。老夫身後。主婢伶仃。老姪使時。

宜加顧。朱明未知所對。紅玉不慌不忙。近前肅了四拜。碧玉隨姊起跪。朱明回禮起來。林公命坐。朱明道：「二位世妹請坐。方纔老伯未與愚兄明言。適見勢利惡僧。倨傲無禮。忿塞胸膈。不免發洩幾內。坐久話長。有累世妹。閉履多時。伏乞容恕。」紅玉斂衽答道：「世兄志在聖賢躬肩道統。嫉邪去惡之心。隨機而發。適聞所言。足使奸僧觀魄。愚妹竊聞萬分傾服。惕庵望着朱明接口道：「世兄所言。乃聖賢血脈。攸關邪正。絕續之會。賴此擔荷多矣。小女子有此見解。可以師事門牆否？」朱明慚謝。惕庵因再問朱明：「賃居昭慶。遠隔城關。不便時常敘語。此來本往豐城。今中道相逢。可免跋涉。不識即回山西。抑將游學他省。意欲請朱明同回山西。以便囑託一切。」又因朱明備述家事。已娶妻室。恐性情拘泥。引嫌不從。則同歸也是枉然。輾轉思量。觸起伯道之戚。陡覺傷感起來。朱明深致不安。紅玉體會老父之意。欲用寒暄套語。擦斷惕庵話頭。忽見小童驚慌進內。喊道：「老爺不好了。」朱相公快出來看罷。船上諸人喧鬧起來。登時聲如鼎沸。但聽得說：「潮來了。潮來了。陡覺天色昏黑。四面山容全然隱滅。那湖中水勢掀播。直欲接天。雨更傾盆。而注船身。蕩搖不定。本來傍岸而泊。此時已不知孰爲蘇隄。孰爲白隄。一片汪洋。無邊無際。滿船啼哭。惕庵不知所爲。朱明暗忖：「西湖那得有潮。此必非常變異也。」覺着慌顧不得船中人。急走出艙。跳上船頭。却不料浪捲舟輕。宛在虛空拋擲。方欲站住脚。身子一歪。早已隨波逐流而去。朱明被一陣浪花。將他身子一捲。竟如旋風作勢。愈轉愈緊。霎時間已深入湖底。無奈西湖荇藻交橫。下面泥極鬆浮。根葉蕩漾。手足無可支搭。心知空明處。乃是水底。不敢向下鑽去。但從黑層層處。用力冒將起來。纔得透頂。又是浪頭兜蓋。身子一滾。重新墜下數尺。如是者十餘次。力竭體重。漸漸掙扎不來。忽見水面浮出一物。首大如牛。渾身碧氈氈的。毛長有尺許。身子笨重。在那裏淌來淌去。朱明想着：「這不是水牛。湖中又無豬婆龍。不知是何怪物。竭力冒出來。却好一根船腔木。浮到面前。朱明抱住。子細看那怪時。兩角矗起。有二尺來長。昂起頭來。只管噴水。那浪頭就高了些。心念發水。故大約即是此怪。倘能除掉了他。豈不爲湖上人頭災解難。生怕不能制他。又傷了自己性命。轉念道：

我橫豎已在水裏。不如運起神力。試他一試。遂覷定那根牛尾。踏住木頭。移近那怪身邊。將身一撲。拖住尾巴。很命跨將上去。那怪全不知覺。儘力噴水。朱明怒甚。在他腰間用力一夾。怪竟大吼回頭。見背上有人。將身子亂發。那知朱明不跌下來。因復儘力一夾。趁勢又把他頸骨一拗。怪已騰蹕起來。望前直溜。朱明被他顛落。却不料那根尾巴。已爲朱明扭斷。落在船腔之上。水勢更大。怪已不見。朱明淌行半里。方始近岸。此時驚魂略定。遂在隄上立着。那水猶沒膝數寸。雨不住點。裏湖水勢奔迅衝突。直注外湖。澎湃之聲。充塞於耳。雷霆霹靂。駭怪萬狀。目眩神搖。較方纔出沒水中。又換一番景象。遠數南北山頭。自天竺雲林。棲霞至葛嶺一帶。白雲滄然。游漾不定。恰似雨中景致。惟大佛頭寶石塔頂。迤邐至昭慶後山。天黑地昏。峯巒暗黝。一派模糊。不可辨識。俯視倒影。但覺黑雲萬道。自山罅噴激而出。層發不窮。山脚石壁間。奔泉突瀉。白如練布。直灌裏湖。朱明看清水源。心知此水非關湖決。既在此山。又非江流灌入。其爲山中發蛟無疑。此時水勢浩蕩。雨更大注。朱明禿頭危立。無可躲避。一路尋思。將擇沿隄人家。暫爲止避。望見孤山一帶。頽垣沒水。板扉竹片。蕩漾中流。山拗坦處。有人避水。圍坐路隅。或三五人或六七人。隱隱聽得兒啼女哭之聲。甚是悲涼。再向外湖一望。洪流滾滾。自六橋直至南屏。葑田萬頃。盡失所。在那湖心亭子。四隅均被漲沒。但見亭角。翼然浮於水面。滿湖不見一船。看到近隄一帶。忽有畫舫。底已朝天。艙門窗榻。零落漂流。不知是誰家游船。陡櫻此險。猛然想到方纔落水。林公坐船。正泊此處。何以不見蹤影。莫非卽是此船。滿船之人。已與波臣爲伍。壓因想林公探親到此。弱息相依。同罹此厄。天道未免憤憤。小廝不知因何亦厄於水。雖然事已如此。只待水退。探訪音耗。再作區處。我且沿隄而行。回昭慶寺寓處。主意已定。轉身尋路。幸隄上偏栽楊柳。水浸數尺。未經漂拔。依樹而行。就淺就深。不覺已到段橋。上了橋面。暫且歇息。此時朱明頭巾早已失去。髻散髮披。又兼大雨冲刷。竟如海鬼一般。脚下踏的靴子。亦不知襪在何處。襪被水浸。漲緊如桶。一路水深沒膝。看不見地下草石。走不半里。襪底洞穿。腳趾已爲草根戳傷。覺得有些痛楚。無奈進退無路。只得忍痛行走。

迎面峯頭峭起。好鳥穿林。小樹欲活的是新晴光景。却也無心觀玩。在一塊石碑下。撥了一方大石。倚山面水的坐着歇息。只聽橋那邊人聲嘈雜。你一句我一句。驚喜駭怪。亂噥了一會。只是聽不清楚。少頃有人說笑笑。走下橋來。却是兩個老者。一個後生。一眼看見朱明。齊聲道。咳。這個時候。還有人端坐在此。除非是淹不死的烏龜。朱明立起身來道。列位休得取笑。我是游湖覆舟。落水後。過過岸邊來的。因有同舟親友。生死未卜。故在此打聽。列位從那邊來。曾聽見今日湖中。遇救者有甚人麼。那後生道。這又奇了。今日裏湖外湖。翻掉船隻。不知多少。須待晚來。錢塘門湧金門船埠。查點回船。纔有數哩。若是救起的人。更難打聽。我們從松木場到天竺去的。因曉得湖裏大水。就攔半日。走過昭慶山門外。不料一座涼亭。被風吹倒。壓死了幾個人。寺中正亂着哩。二伯伯你聽那茶店中說的。是城裏裴公公家。祖墳裏出了蛟。一個老者道。出蛟不是奇的。記得他家葬墳。請遍有名風水。說這穴是真龍潛伏。只怕被破掉。如今不知是不是。你這位先生。口音是遠路。幾時到我們杭州的。方纔說同舟被溺之人。不知生死。倒要請教明白。朱明走近前來。深深一揖道。小生朱明山西人氏。因路過貴處。在湖上小住。借寓昭慶寺。今早帶一家童。沿隄游覽。不期遇得世交故人。招小生登舟。敘談許久。突遭此災。小生落水。略賭水性。洄到隄邊。逃生萬一。因見他們所坐之船底。已朝天。諒俱覆溺。惟未得確耗。是以滋憂。老者道。船底朝天。多分是覆溺的了。未識貴世交姓名籍貫。是何等樣人。朱明答道。是江西人。姓林。舟中帶着他兩位小姐。家人小子。并丫鬢共是六人。小生落水時。船却未覆。不知何時被溺。老者沉吟半響。那後生插嘴道。是了是了。剛纔有昭慶寺的香火。說發水時。他在隄上。見湖中漂來一人。他就拾着一根竹竿。將那人衣服擦住。拉到隄邊。又叫兩個人相幫。始得撈起。豈知那人身底下。又是一人。牽連起來。竟救了兩個。都是白鬚白髮的老頭兒。問他來歷。說出姓林。原來是主僕。你道因何牽連。也是忠義之氣。感動神明。故能死裏逃生的。他主人落水。老僕趕忙跳下。鑽入主人身底。要想馱他起來。所以一個在上一個在下。豈不是義僕哩。後來問他住在何處。他說還有家眷。同時被溺。要在湖

上覓一下處。倘被人救起。就此尋覓。否則打撈尸首。也是要緊。不知何人哄傳到城中。卽有縣裏差役出來。說是縣主奉撫院之命。如係江西林老爺。卽便雇轎。送他們到署。再留差役探訪家眷。林老爺本來不願。因縣主巴結上司。差人不分敦促。登時坐轎進城。那香火得了四錢銀子。是差人摸出來的。我在茶店聽得明白。不知是這位的世交麼。朱明狂喜道。據你說來。一些不錯。後生道。這那裏有錯的。約略此時纔進撫臺衙門哩。朱明道。林老爺遇救。使我放心。但他老年無子。止有這兩位女公子。此番攜帶來杭。也是爲了女兒的事。到此探親。倘有不測。老年人傷心極矣。老者道。此事還須明日細訪。我們湖上船多。或者有人救起。也未可知。天已晚了。我們要到天竺。趕還七八里路。不暇深談。此去過橋。沿隄一直可到昭慶。你亦該回寓養息了。說罷。三人一齊舉步。道聲失陪。彼此拱手而別。朱明也不回答。看他們三人一徑望孤山走去。此時雨點已住。水又退去尺許。一帶長隄。全然現露。只是雲容黯澹。暮色蒼涼。水面微風。吹到身上。却是浸透衣裳。冷如冰結。漸漸的發起抖來。聽那後生的話。林公遇救。倒也十分可信。但船中多人。不知是死是活。因想在船與紅玉姊妹主婢相見。雖不過頃刻。晤對不能。遍視其貌。然劈面看來。不特紅玉品格端重。自是載福之器。那碧玉方在髫齡部位上。亦無短折橫天之徵。就是這丫頭也。生得豐肌秀骨。廣額方頤。不似終於下賤的小廝。朱玲素來受老僕朱景鍾愛。並非不壽之相。那林家小童。恰比不上來。看他相貌。亦不十分輕賤。諸人竟不遇救。則是命造風鑑。一無可據。我朱明從此不談星相可矣。輾轉沉思。滿望再有人來。或者問些消息。那知坐了多時。寂無影響。但有湖中的水聲。與林間的鳥聲。嘈嘈雜雜。覺得耳煩心躁。好不自在。正無聊問。忽聽得前面隄邊隱隱有哭聲。卻又哽噎不出。忙立起來。依着聲息。上前審視。走了四五十步。那哭聲忽近忽遠。勿揚忽抑。總是聽不清楚。重復立住細揣。又像伏於草際。酷似女子聲口。遂轉向外邊尋來。果然聲音愈近。原來此地是外湖隄上。最熱鬧所在。去聖因寺不遠。城中人家別業。多所古廟禪林。宋元遺跡。均在左近。著名勝景。如平湖秋月。更爲游人憩宴之地。是日突然水漲。翻江倒海。自後山而下。不知底

止。居人盡室奔逃。加以晡時卽雨。游人本來稀少。所以倉卒之間。水勢雖平。尙是無人走動。看那牆垣壁倒的院子。到處皆是。朱明走時。正是一座社廟的前面。卻有幾株桃杏。已被大風吹折。一叢雜樹。夾着新蘆。遮斷湖光。尋不出下船的去處。望到廟後。乃是山谷樹木陰翳。絕不見一人影。那哭聲從耳朵裏直鑽。朱明着急。滿心要救他。起來。撥開蘆葦一看。固然是有一男一女。在那裏挖拽。一眼認定紅玉。叫道。妹子。你如何起來的。紅玉看是朱明。忙道。如今我哥哥來了。快些放手。重重謝你便是。朱明猜到幾分。回過臉來。向那男的道。這是我妹子。想來是你救起妹子。却又爲何哭泣。紅玉道。這位先生救我起來。要同到他家去。妹子不肯在此扭結。朱明道。既是救命恩人。禮應報答。今日難中。怎麼有銀錢。且同到寓處商量。那男人啞的一聲。冷笑道。誰要你酬謝。你口音是山西。他是江西。怎冒認兄妹起來。不瞞你說。老陶是殺人不救人的。今日湖中發水。我在隄邊看他淌過來。因見他的姿容。正合我的用處。纔肯撈他一撈。若說銀錢。老子在閣府裏見得多。怕不夠使用。要你謝禮。應你這漢子快走。老子拳頭。兀是無情的。朱明憤從心起。道。你管我江西山西。兄妹豈可冒認你救命之恩。本是可感。然乘人之危。逼勒起來。真與強盜無異。還要說禮做甚。那人指紅玉道。你也是個潑賤貨。見他年輕貌美。養得過我老頭兒。就把路人叫起親哥哥來了。朱明忍耐不住。伸起拳頭。劈面打來。那人不防。向後一退。朱明又是一拳。跌入草中。扒不起來。紅玉嚇得發抖。朱明趁他跌倒。飛起一腿。踢將去。撲通一聲。但見湖中水痕泛起。那人穿了兩穿。霎時不見。紅玉遂把那人救他之後。如何盤問。如何哄騙。要與他回去作妾。並自己誇說的話。述了一遍。朱明愈想愈氣。心裏便直跳起來。

### 第三回 感深恩劫後托終身 明大禮佛前請結義

朱明氣了一會。暗忖這老陶仗着裴監的勢力。乘人之危。平白地戲辱官家的女子。我本當再去尋他。給他

個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爲社會上除去一隻害羣之馬。但這時天已不早。那無情金鳥要從西山墜下。我一走單剩我這世妹。我是爲甚麼來。又何苦逞着血氣之勇。崑同那廝拚個死活。更深夜靜。叫我這世妹有些提心吊胆。憑我自己的良心。越發不能過去。眼見紅玉渾身水淋淋地。是像一朵水仙花。鞋穿腳腫。走起路來。總覺得有許多說不出的苦處。朱明見得到。只管扶掖着要走。紅玉羞得面上發燒。心裏老急着。跨不得兩步。力已用盡。朱明却也會意。便道。世妹旣不能行。愚兄一發背進裏邊去罷。說罷把腰彎倒。湊着紅玉。挽住他一手。卻自己一隻手翻到後面。輕輕托起紅玉雙膝。放步而走。紅玉雖只弱質。輕盈無奈。渾身浸濕衣裙。重滯到也十分累墜。不是朱明力量。那兩個肩膀。幾乎要壓折了。三脚兩步。早到社廟門首。那知這廟是三間頭門。接着穿廊一道。便是大殿。穿廊之旁。一邊一棵大銀杏樹。約有四五尺圍圓。高過飛簷。密葉叢枝。遮蓋天日。一邊是座花臺。雜蒔花草。朱明自外走入。初覺空處。尙有微光。及進了門。登時暗如黑獄。紅玉遍身無力。壓着朱明。恍如死人一般。朱明到此。滿想背進殿上。覓下一坐處。然後釋手。省得他受些勞頓。一直背過穿廊。覺得自己是如重繭跨步。很不靈便。眼前火星閃爍。只是不見廟中一件東西。忖着已是大殿。地下磚泥平坦。放膽好走。那殿上都有長生琉璃點着。挂得太高。殿門上護接的橫遮。可巧低煞。從外望進。全無影子。剛剛舉步向前。不提防窗廊盡頭。尙有階石三級。儘力一踢。那五個脚指。痛將起來。手勢稍鬆。連背上的人。直撲進殿門之內。阿嚕一聲。急忙順勢。將紅玉忽按住旁邊。猛然眼前一亮。纔知道殿中本非黑暗。趁着照光。紅玉紅面色。已如灰土。兩眼插入眶中。口角間白沫迸流。朱明大驚失聲道。不好了。回首看了紅玉。神情變異。這一嚇。把自己身上疼痛。都不覺得了。卻喜殿上琉璃雖不十分明亮。倒也照得清楚。警眼看見殿中間緊靠石供桌。一條拜墊。橫在那裏。忙將紅玉頭面托住。轉身緊抱他身子。跨進門檻。捱了幾步。望拜墊上放下。重新候過鼻息。却也不甚冷。又見兩眼不似方纔起水時。張開直視。又再把兩手次第診過。右手寸部。甚是洪大。連着關脈。微帶弦勁。右寸洪數。關似稍平。但濡軟無力。兩尺

不起。候明是厥驚痰壅。病在心絡。料他自落水至起水。已是半日。驚憂悲恐。一時攢集。神思已是不定。加以濕衣黏裏。寒侵內臟。營衛驟虛。陡然顛撲。氣不攝神。故至昏迷厥暈。症如中惡。若是急治之法。葱薑搗汁灌飲。摩擦以宣達而調和之。自可應手奏效。如今那裏有此二物。且待定一定神。或者也會醒來。因思把他身體橫睡。纔好。無奈拜墊欹斜。一邊沒脚。正是睡不牢穩的。急向神座旁邊。摸了兩塊磚頭。却有二寸來高。將拜墊外邊兩角。微微掀起。塞進磚頭。却好四平八穩。纔把紅玉橫躺其上。自己在殿中踱來踱去。想着如再不醒。只得待到天明。打箇藥物纔好灌救。但是夜色正長。濕衣冷氣漸深。這事終究不安。想到沒法。不覺步出門邊。抬頭一看。原來有方額。是西冷古社四字。因再走到神前。看那神龕外。立著牌位。金書宋勅水仙王五字。看了下來。向拜墊上一望。防紅玉身子已是側轉。面向裏邊的躺着。朱明大喜。疾忙進前細認。不覺撲將下來。把紅玉面孔捧定。連聲叫喚。世妹醒來。紅玉開眼。覷定朱明。淚珠直流。悲得說不出話來。朱明釋手道。世妹靜養片刻。此時切莫傷心。方纔愚兄路遇三人。知道老伯爲人救起。已有府縣差人出城。接進撫院裏去了。連一老僕亦未溺死。世妹天性至孝。大都未得老伯消息。如此傷感。愚兄救得世妹。正以露處爲憂。一時未曾奉告。轉累世妹思親痛切。驚厥不安。倒是愚兄不是了。紅玉道。此信果確否。怕是傳聞之誤。還仗世兄細探。朱明道。信是一不錯。世伯客游到此。杭人大半不識。適聞說來姓名籍貫。無一不合。這是無疑的了。如今權過一宵。明晨暫送世妹到昭慶寺住下。愚兄進城親見世伯。一來問老年人安否。二來世妹得生也。應該安慰。安慰。紅玉點頭道。此話極是。只是煩勞愚兄。如何使得。說着掙扎起來。便要向朱明叩頭。朱明知覺。急忙止住道。世妹初甦。怎可勞動。且安坐養息。一回。紅玉亦就坐下。朱明抽空將殿柱上繞着的琉璃燈索。解開放下。開了燈架的門。那燈花結得一球。火焰閃動着。黑層層似滅非滅。隨在石桌上拾了一枝燒熏的竹箸。輕輕剔去燈花。覷右邊燭山上。剩有許多蠟燭頭。渾手找下一枝大的。在琉璃內點着。仍舊插好。乍覺殿上通明。然後將琉璃扯起。看到殿上光景。不是久無住持的。想着身上濕衣。夜



深冷氣。兀是難耐。紅玉衣衫亦是濕着。這苦更不堪受。因向紅玉道。賢妹坐着。休得心慌。愚兄要到殿後尋些柴火烘烘衣裳哩。便又點了一枝蠟燭。大踏步進去。忽想進來跌昏。未將廟門關好。却也不安。遂重出殿門。走過穿廊。將兩扇栗樹大門。砰的一聲關住。却無門門。暗頭裏摸去。總無覓處。門邊却有一隻石臼。重可三百來觔。朱明奮起神力。兩手一掇。望那大門中間一堵。安排已好。進了殿中。重叮囑紅玉。放心靜坐。一直來到殿後。却是一重石砌土牆。隔住。正中有門虛掩。順手推開。見兩邊僧房數間。後面廚竈。連過圍牆。覺得飢腸轆轤。因先入廚房。搜尋食物。那知這廟中竟無隔宿之糧。東翻西倒。只有一個醃菜罈。內有隔年冬菜。隨手撈得一椀。攪了一椀。嘗嘗看。那知又齷又臭。只得仍放罈內。此外兀自搜索不出。再推進左首僧房裏去。滿想或有化來吃臘的米。便也顧不得別的。煮一口飯。和醃菜胡亂吃些。那知這房內。只有一張竹榻。一條破被。榻旁橫着板桌。上置瓦燈。瓦壺。茶碗。數具而已。其餘不見箱櫃等物。料無食物。起處。心中甚是詫異。又到左邊窗外一窺。却有檣木三四具。不知人家殮厝的。還是空棺寄存的。也就無心細看。復到廚下柴堆中。抽出一捆茅柴。肩到殿上。也不向紅玉訴。不房情景。離着拜墊。場地坐下。先把身上一件舊青綢直裰脫下。一面燒緩火來煨着。因勸紅玉也脫下烘燥。紅玉罩黑綢夾襖。白綾裙。裏面恰襯銀紅羅小綿襖。藍綢袴。那綿襖被水浸濕。緊裹上身。雖把外襖裙子烘乾。仍不階。渾身水氣。朱明令其移坐。向火脫下裏衣。紅玉不肯。只將外面的向火烤着。朱明看直裰略乾。因披上身去。將小衣褪下。再烘。復想紅玉。蘇襖未卸。靠着這烈騰騰的火。水直逼到裏邊。豈不成大病。再三勸道。愚兄與賢妹患難相遭。此時正宜從權。雖赤膊相同。賢妹豈以為狂。如不嫌醜。愚兄直裰先為賢妹一披。自可解下裏衣。萬勿固執。因水火交攻。感而成病。紅玉因他語意懇摯。又想到此番救命之恩。合着春秋鐘建李辛故事。私下已定了主意。也就不怕羞。朱明說罷。早將直裰脫下。一手遞過。紅玉接了。依着朱明所說。褪出綿襖夾袴。向火翻弄。朱明赤着上身。幫他添柴撥火。兩人對坐深談。愈加親密。把各人的肺腑都說出來。紅玉面色被火光逼照。兩頰緋紅。說

到中間。忽然低頭忍住。朱明驚異。再三根問。紅玉道。妹子九死一生。蒙恩兄援手。粉骨碎身。無以爲報。此時兩人宿於廟中。恩兄秉禮君子。妹子雖愚。亦知廉恥。但瓜田李下。總是嫌疑。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倘有混造黑白之人。那時妹子求死不得。是以展轉於心。未有良策。奉稟仁兄。家父此去。原因妹子姻事未諧。自己年邁。族中無賢可嗣。索性寡交。戚友不多。卽有亦難付託。因仰清門世德。太夫人義方之教。恩兄賢達令名。就近到杭。差人至府。意欲附爲婚姻。昨日湖濱巧遇。方喜合由天作。乃一席寒暄。知閨中已有賢助。大失所望。妹子聽後。竊聽亦覺心。如冰冷。何期忽遭奇災。重蒙大德。使妹子與恩兄無敵體之緣。而有切膚之感。今日之計。妹子若事他人。何以解今宵之曖昧。如其矢志不嫁。又何以慰老父之桑榆。恩兄若鑒苦衷。收諸妾媵。此再造之恩。無異生死而骨肉也。妹子意決。明日稟明家父。就此隨恩兄而歸。惟恩兄哀而許之。朱明失驚道。賢妹此言。教朱明何顏生於人世耶。無論賢妹名門淑女。愚兄忝在世交。斷無屈爲妾媵之理。就論目前情事。賢妹溺而不死。愚兄聞聲赴援。剪除強暴。固非從升救人可比。況同舟共難。豈有見而不救者。是愚兄之援手。本無所要。卽賢妹之感恩。不必言報。如謂此時同宿廟中。難於表白。試思賢妹同歸。人之見之者。其謂之何。不特無以明疑。竊恐反以坐實。賢妹所言。愚兄直以爲下策。斷不可從。紅玉見朱明峻拒。頗不自安。沈思良久。復笑向朱明道。妹子所見卑淺。適聞正論。寡塞頓開。但思古有鐘建季芊之事。妹子今日所遭。無異於季芊。而恩兄所爲。實過於鐘建。當日季芊若不相從。則負逃之恥。終不可洗。妹子以季芊爲是。諒天下不以妹子爲非。恩兄若不俯從。妹子死無日矣。朱明道。賢妹之言。差矣。鐘建無妻。愚兄有室。假賢妹以今夜之事。耿耿於心。似乎舍此決無善全之道。然愚兄倒有一策。舍間與府上世好。本是通家。昨日舟中。家老伯青眼不以尋常世交相待。復令禮見賢妹。因此識面之緣。遂結生死之誼。是愚兄與賢妹論分則疏。論情則親。若泛泛通家兄妹稱乎。未免名不副實。依愚兄主意。不如結爲兄妹。解此一段嫌疑。日後爾我相逢。友于之愛。無異同胞。況且老伯初意也。只爲愛女情深。艱於付託之故。愚兄得爲賢妹親兄。將來府

上事情。自當竭誠盡力。老伯也可安心了。天明回到寓裏。愚兄就進撫院衙門。見過老伯。將此話稟明。老伯定是歡喜的。紅玉道。依兄所言。能使今夜之嫌。泯然無跡。不留着旁人話柄。妹子敢不遵命。朱明不勝歡喜。說話之間。兩人衣服俱已半燥。將就可着。止紅玉襪履。未便脫卸。朱明鞋落水中。襪底洞穿。早赤了脚。因各把衣服穿着起來。紅玉見朱明頭髮散披。在自己頭上。拔下金簪一枝。替他挽了髻子。兩人起身。便在神前拜將下去。訂了兄妹之交。自此紅玉叫朱明二哥。朱明稱以大妹。相見親熱。居然同胞友愛之情。無心流露。紅玉聽了朱明這番議論。覺得心地坦然。把方纔拘執之見。消化盡淨。於是重復坐下。閒話一番。朱明恐他勞頓。叫他在拜墊上打盹。紅玉那裏肯依。朱明自覺口乾舌燥。看看天尚未明。因向紅玉道。大妹。我適間向廚下取柴。順便搜些食物。點點飢。誰料這廟清苦。一無所有。記得後牆邊擺著水缸。想來茶是弄得出的。我要進去燒茶。實在渴得要死了。紅玉說道。二哥既要茶吃。妹子還該同去。說着。點起一條燭頭。兩人到了廚房。只不見有茶爐。只得揭一鍋蓋。尋了一隻碗。到牆邊取水。一連灌了十來碗。已是半鍋。紅玉燒起火來。卽走到僧房內。那茶壺茶碗拿着。尋到抽屜角頭。居然有一個小瓦瓶。內貯茶葉。幾粒。不禁喜出望外。忙取到了廚下。待水沸數過。沖滿了一壺。攜着茶碗。仍到殿上。對坐清談。朱明又把守經行權的道理。講了一會。紅玉歡喜非常。毫無倦意。與朱明親熱之中。更加敬重。到了天明。朱明打量回寓。安慰紅玉坐等。出去雇船。依舊擗掉了石臼。正在開門。這廟中一個老和尚。一個香火抱回來。了。見了朱明。便施禮問道。相公從那裏來的。我們昨日發水時。怕水淹死。望雲林一路逃走。連廟門也未關好。水退已晚。心中想廟窮得很。橫豎沒有值錢的東西。就在雲林過夜。此刻纔回來的。朱明道。長老便是此廟住持。我們是游湖被水。七八人止留得兄妹兩個。餘者不知死活。起水之後。無處投奔。因此佛殿上過夜。糟蹋了長老的柴草。烘衣燒茶。如今要僱船到昭慶寺去。只得改日來謝了。老僧道。我們出家人。仗着布施吃的。用的。原不費錢。况區區柴草。後山儘多。相公不必介意。只是貧僧未盡地主之禮。着實心裏不安。相公說。要叫船。貧僧便去代。

履說着叫香火沿湖看船。自己同朱明走進。見了紅玉又恭敬敬上前施禮。讓過了坐。就在上面陪着。朱明本來極惡和尚。看這一個老僧。那也清苦可憐。與了空悟凡等油頭紫面的。判若天壤。不多一會。香火履定了船家。進來講定價錢。一百四十文。兄妹兩人辭了和尚。下船。有頓飯時。已到昭慶。兩人上岸。轉過一條街。纔是山門。紅玉一步一跌。朱明也顧不得。只好攙扶着了。不妨跟進山門。劈頭來了了空和尚。

#### 第四回 無情反覺更多情 喜劇無端變惡劇

了空當時臉面之上。故意現出嘻天哈地的樣子來。向朱明道。昨晚一夜不見。相公回來。恰叫人在湖邊打探幾回。原來是好好的。此時從那裏來。這位却又是誰。那尊管何以不見。朱明含糊答應幾句。看了空兩隻賊眼不住的望着紅玉。覺得不甚睬他。便道。偏偏昨日的大風。把山門外亭子吹倒。坐着避雨的人。壓死一個。受傷了幾個。街坊人說。亭子年久失脩。鬧出人命。却是寺裏的事。屍親到來聽了這話。就來纏擾。鬧了一夜。許下十吊錢。尚不下休。我了空的性子。甯寒城門。不填狗洞的。刻正要進城。請縣裏出來相驗。聽官斷結。失陪了相公。事畢再敘談罷。說着就走。朱明見了方纔情形。甚是不快。且喜他進城了。稍暫時放心。遂攜着紅玉。一直走到寓房門首。忽然跌足道。昨日鎖門之後。鑰匙在小廝身上。此時如何進得去。正在遲疑。忽見小沙彌迎面走來。說道。相公。同來了家師。很記挂着哩。那位小哥。却在那裏。朱明道。他同落湖中。未知生死。我正爲鑰匙在他身邊。不得開門。只好扭斷這鎖罷了。小沙彌連忙住道。扭掉可惜。家師處有配得上的。停刻他回。我去拿來。此時且請相公同那小姐。到禪堂坐坐。相公尚沒用飯。就在禪堂裏用。也便當些。原來朱明那日。賃寓之後。小沙彌常來張羅。看他生得眉清目秀。聰明之中。尚帶厚實。知他出身不是賤惡。盤問家世。心上着實憐他。這時見他十分殷勤。也不起疑慮。轉身跟他走動。從天王殿左邊夾街抄出羅漢堂。樓而又過地藏殿門。忽見東首一帶廳房。花樹葱蘢。有雕壘。

隔着小沙彌先跑進去。到東邊屋裏一望。回了出來。領兩人進西屋去坐下。朱明知是那邊有人。却不在意。誰知那邊的人。因小沙彌一望。知道有人進來。都在簾縫偷瞧一眼。認定了紅玉。不覺叫道。這是犬小姐麼。紅玉隨及坐定。聽那聲音怪熟。那人已掀簾進來。抱住紅玉。嚔啣大哭。登時淚如泉湧。方認得是新燕。忙走上前。勸住了。哭。三人重新坐下。各道遇救情形。不免又想起碧玉傷感了一回。朱明問道。這也奇了。如何我寓在昭慶。偏是這寺中的人。救了老伯。如今新燕姐。也會到這裏來。大家碰在一堆兒的。新燕道。朱相公有所不知。昨日落湖。奴因戀着小姐。很命鑽出水面。隱約看見朱相公在水裏不住的。泗。只差一箭路。假使近到身邊。只怕朱相公起來時。奴也會起來了。不是比小姐先會見麼。至說到這裏來。小奴怕還不是好事。奴幸撞着鄉下人的船。救起來。他到說了錢塘門。再替奴打聽親屬。誰知上岸在茶店歇息。多人盤問。奴說出老爺。就是那和尚聽見了一口担承。說老爺是他們寺裏救的。叫幾個沙彌領着就走。鄉下人大約爲要謝禮。不肯放手。奴亦將信將疑。後來茶店裏人衆口一詞。都是趨奉和尚的。竟不由分說。把鄉下人趕走。逼着奴到了這裏。奴看此處不可久居。今日之聚。不知是禍是福。相公進城。總要早回。朱明點頭。連丟幾個眼色。三人默然不語。那小沙彌已領着人送進飯來。一見三人同坐。怪道。原來這位小姐。也是相公一家人。那飯不必兩起。擺了一面攤飯。一面招呼窗外人進來。朱明看去。却是一個婦人。年紀三十上下。指着紅玉。向新燕道。姐姐如今有伴了。走到紅玉面前。仔細一瞧。失驚道。呀。這位姐姐。脚上都溼的。可惜奴家帶來。襪履只有一副。哦。有了。有了。會停奴去拿來。替姐姐換過便是了。因問紅玉來歷。紅玉不解其故。未及回言。朱明向他略述幾句。那婦人顛頭播腦。轉身打個照面。道。相公小姐。似用做奴家再來罷。朱明也甚是詫異。問新燕寺裏那有這樣人麼。新燕道。方纔奴進來。也來胡纏。他說他丈夫阿四。是寺中當家了。空的親戚。時常到此。每逢二六九月香市。了空叫他接應女客。據我看來。這也不是好人。朱明道。你們只管當心。趕緊吃飯。我好進城。早些回來。就是了。朱明拿過一碗飯。揀些素菜。要到外間去吃。倒是紅玉拉住道。倉卒之

中二哥何必拘謹若此。今日連新燕也不消守主婢之禮。竟是一同吃罷。朱明也就坐下。三人吃完了飯。小沙彌領人收拾過去。朱明拍着小沙彌肩膀。叮囑幾聲。然後辭了紅玉主婢而去。那知撫院衙門離府縣甚遠。朱明一則要趕見林公。二則進寺門時。就知了空報官相驗。深恐他事畢出城。對於紅玉主婢不懷好意。大三步小兩步似的一口氣已跑到撫院衙門。却被門官拒絕。並言林公不在衙內。朱明撲了一個空。條地怕起來。仍尋原路而走。路上有人。也是要出城去的。朱明跟着同走。不妨出得城來。却是湧金門。於是再問錢塘門的去路。沿着城牆根走。只見遠遠一道黑烟。夾着紅光。在東北角上擁將起來。越走越近。漸漸的黑烟不見。都變作了紅光。天已昏黑。暗揣莫非晚霞。怎紅光裏面火星穿綽不定。迎面已有幾個人。擡着箱籠過來。朱明要問個明白。那些人喘息不定。都豫說不出來的光景。以後來者愈多。最後有一对女人。拉着孩子們。提籃背凳。在那裏自言自語。朱明纔得聽清。是昭慶寺僧房裏失火。不覺頓足叫苦。想道。昨日千辛萬苦。救得紅玉。今日又失了火了。空想已回寺。此時主婢不知若何事。已至此。且到寺中再處。原來這日。朱明進城。日已過午。紅玉主婢對坐禪堂之內。新燕已將了空如何糾纏。左氏如何哄勸的話。一一述過。兩人刻刻隄防。只守着朱明。早回。再作區處。左氏用話說過。新燕已猜得一二。不比那窩裏的人物。此番窺探。曉得紅玉是他主子。想到新燕如此。主子的身分。自不必說。因亦不十分糾纏。倒常來陪伴說笑。甚是殷勤。到了中酉時分。寺中的人都往門外看驗屍。紅玉着急。與新燕相對而哭。心下安排。若是了空敢行無禮。拚着一死。不多時。小沙彌進來。問阿四奶奶那裏去。紅玉回他出去。只聽見講堂對面耳房內。嘻笑之聲。達於戶外。但聽見說他。竟是個石人。却見左氏領着了空進來。紅玉猛吃一驚。縮身要避了空。便道。小姐請坐。這裏來的城裏大衙門官太太。鄉紳家的小姐。貧僧都親身應酬。若是尋常香客。原是知客門照管。今早爲了報官相驗的事。忙了半日。此時纔得空兒。所以特地奉陪。小姐休要見怪。紅玉靦然不答。左氏領進了空。也不則聲。就溜了去。新燕見勢不佳。答道。我家小姐。因落湖遇救。到貴寺。原非進香的。可比。大師無須

應酬儘可請便了。空一片熱心，却被冷言冷語，兜頭一蓋，好不自在。便道：「我們出家人，最怕得罪人，總要應酬纔是。小姐只是不理貧僧，叫貧僧如何落得臉來？」一面說，一面把椅子移近上邊，緊傍紅玉坐處道：「不是貧僧無禮，如今要求小姐賞個臉兒了。」新燕纔起身來，立在紅玉面前，已避到上面供桌之上，佛龕之下了。空一不做二不休，只索放出生擒活剝的手段來了。說道：「小姐避到那裏去？快理我一理罷，和尚等不得了。說着已推到身邊。紅玉怒從心起，罵道：「你這賊禿，理你怎麼？不理你怎麼？」空道：「小姐理我，同到我禪房裏逛逛，就是小姐不理，也要去逛逛。紅玉見事已急，一眼看見供桌上一隻古銅蠟臺，高三尺許，順手一推，却好隔著桌子，跌向外邊。正中上空腦上，戳進了二三寸了。空阿呀一聲，負痛拔出，大號而去。新燕在旁看見了空一頭的鮮血，兩手捧住，連袈裟都染紅了。一時闍寺鼎沸，有幾十個僧人，望着了空房裏的，走了出來，都說道：「反了！這小娘子，狠會下毒手哩！」紅玉新燕，眼看著這般光景，那不着急，却已拚著一死，倒覺心地坦然。那左氏先在窗外看見了空胡纏，及紅玉推墮燭臺，早已隨著了空進房，伏侍他養息，却又要顧着紅玉，遂忽忽回到禪堂，叫幾個小沙彌，領叫他主婢二人到客房外面，同那些女人會會。紅玉新燕主意已定，不知不覺，被他們簇擁而去。一班小沙彌，把紅玉新燕擁到客房外面，一間屋裏坐下。先前那沙彌，亦在其內，說道：「小姐們請坐。」等阿四奶奶奉陪。我在捧了茶來，還要看家師去哩。紅玉先在門外一瞧，却是平屋無樓，上面連着矮牆，牆外一帶大廳，石砌堂基，却與牆齊，頂平無瓦，是磚灰砌塗成的。裏面釘上幕板，甚是結實。面前小天井，四圍皆牆，想着左氏說送客房裏面，莫非就是客房麼？却又並不見有女人心，下狐疑。沙彌提着茶壺三四隻茶杯進來，左氏也隨後跟來，却在着壁一塊地板上，用脚踏了幾下，只聽見豁的一聲。這塊板已掀起來，有兩三個婆子，踏級而上，原來此處方是地窖。新燕進前一看，裏面燈燭輝煌，好像有一座廳房，嘻嘻哈哈，甚是熱鬧。又有嗚嗚哭泣之聲。左氏便走下去，叫道：「尤嫂子，如今好了，有你兩個同心人來了。下邊應聲而出一個絕美的婦人，不過二十來歲，走將上來，左氏指引他，一同走下，把方纔

的事告訴了他道。看這位姐姐不信有這等氣力。也是數該如此。我們可以商量出去的法子。且莫與下面人知道。你們都是同心。正可敘談。我剛聽見和尚流血不止。叫人到西房裏請一五臺山人。掛單來替他醫治。我且探聽一遭。再來左氏去後。三人仍坐下了。彼此通問。紅玉新燕纔曉得他是寺隣。丈夫尤大開糕餅店的。他母家姓吳了。空在他門前。看中了。他幾次叫人哄誘。全然不動。三日前趁著尤大不在店裏。竟叫人強搶了進來。藏在窖中。百般蠱惑。幸虧左氏爲和尚信用。替他招架着。實周旋。方得無事。紅玉聽能覺得可敬可憐。新燕目不轉睛的呆看。更是十分親熱。兩人因把自己落水遇救。到寺怎樣抵當了空。從頭至尾述了一遍。話到投機。已是初更時分。吳氏仍在窖裏坐着。紅玉昨夜未睡。困乏已極。欲將兩條長凳並攜。權將歇息。左氏來告知。和尚兩次發覺。那五臺山正在洗拭頭上的血漬。聽他說他們祝由科。以術治病。譬如病在何人身上。受來。就要移到那人身上去。我因此替姐姐擔憂。我想此賊孽由自作。今日老天假手了空。受此大創。也是氣數盡了。窖裏的人受他荼毒也夠了。此時寺中正在忙亂。不如趁此機會。把他放一把火燒的乾乾淨淨。爲衆人報一報讎。紅玉說道。此計不妙。寺中雖然忙亂。我們四五人連窖裏的算下去。也不過三五十個女人。那得中用。倘若機關敗露。或外面救得。躡躡燒倒。燒不成。還要追究放火的人。我們主婢同尤嫂子橫豎拚作一死。倒也不怕。只怕累及大衆。這計是斷斷行不得的。左氏道。據姐姐說來。或是我們四個人與他拚命一場。乘他暈去。一齊動手。弄死了他。我們是女流。如何與和尚挾仇人。到官司那官府心裏明白。總是和尚不法。拐藏婦女。被我們拒好格殺的。况有窖裏這許多活口。怕也抵不得命哩。紅玉沈思良久。吳氏聽見這話。復走上來忙道。阿四奶奶且慢。想姐姐說的朱相公。他有拗龍手段。又救得姐姐出來。必有絕大本事。日間進城。他原料着這禿禿。必然無禮。定要趕出城來。此時不過因事阻隔。不然城中錯走。不及出城。差不得半夜天明。總有消息。就是這禿禿性命。到天明吉凶已定。但得朱相公到了。就有主意。目前不必慌張。且各自歇息。一回再處罷。左氏大笑道。尤嫂子的才情。究竟是好的。怪道人家的說着。尤郎



的武藝。真是一對玉人哩。吳氏微瞋了一眼道：「這時候還要取笑怎的。」左氏帶笑而去。這裏新燕把門關上，將條凳頂門擺着，讓紅玉坐下。自己與吳氏談了一會心事，忽見紅玉花顏上紅一塊白一塊地，渾身上下像篩糠一般，抖兩隻腿就同搖鈴的模樣。床上更震得咯咯吱吱的響動起來，嚇的新燕臉上也變了顏色。

### 第五回 禿頭作法自焚身 弱女逢凶幸脫禍

新燕慌忙向吳氏道：「看我家小姐這種樣子，莫非中了那五臺山惡僧的魘魔嗎？皇天菩薩，這是怎麼好？」吳氏未及回答，紅玉卽扑着回道：「這這這個可不不是好的，我你落水時受了寒涼，這時便發作起來，就同害了瘧疾差不多，用不着這樣的大驚小怪。」左氏道：「這不是說過的嗎？」他們祝由科以術治病，病在何人身上受來，就移到那人身上去。果然這姐姐中了五臺山惡僧的魘魔，就該頭腦上淌下一臉的血，才是移的了空的病。症三人說了一會，幸喜紅玉因臟腑裏寒氣未能盡除，于今又不是患的瘧疾，一會子自由自性的出了一身的汗，就如沒有病的一樣。新燕被吳氏生拉活扯的引到窰中，看看那些婦女，也有扮得狐狸精似的，在燈下圍坐說笑，也是面帶愁容，眼淚汪汪的，在暗地裏坐着，中間擺着一張長方桌上，上面鋪一座胡牀，桌上却排列許多玩耍雜件，絲弦樂器，點些大蠟燭，照耀得錦晃晃的，料是這賊禿行樂的所在。心下覺得害怕，也不甚去細看，依舊同出窰門，看紅玉已是熟睡，兩人靜坐，忽覺耳邊人聲嘈雜，心頭突突跳起來，那屋子四圍是牆，聽不出是甚麼響動，俄而一片神號鬼哭，愈近愈多，新燕只得推醒紅玉，要開門去着，紅玉夢中驚醒，不知所爲，只見左氏氣喘吁吁的進來，說道：「姐姐們好了好了，這賊禿死了，紅玉慌道：「怎就會死如今我們怎處？」左氏道：「不妨不妨，寺中火起是燒死的呀，我走出去，又到他房裏打聽，那五臺山的正在作法捻訣書符，誰知房裏點的幾對大蠟燭，都有四五觔重，那行疊口裏念呪，手裏拿符，要望燭上去燒，不防袖子一帶，把燭臺拖了下來，火燒了衣服，行疊忙把

身子亂抖。不料愈抖愈旺。袈裟已燒作十幾段。七飛八舞。着處便燒。却好一段落在了空帳頂上。引着床頂板。帳子四面都燒了。空裏住亂嚷亂跌。總是鑽不出爬不起。行疊在地上。躺着。已是皮膚焦黑。兩隻禿頭。只是喊叫。火勢儘在房裏穿綽。四面通紅。我竟看呆。直至透上了房。纔出來叫人。誰知東西兩帶房間。這些和尚。都如死人一般。再也喊不醒。我又不便推門打戶。只得喊到外面。喊得舌燥口乾。纔有五六個道人。及兩個大沙彌。趕了來。已是走不進去。此刻連西面十幾間禪房。一齊都燒。恐怕越過牆去。要燒到大殿哩。外面人聲鼎沸。想是救火的都來了。停刻水龍官府到了。不知救得熄救不熄。只是我們在此。如何逃得出去。姐姐們窰裏人曉得不曉得。叫他們出來。聚在一處的好。老天。今天。今日。能出去。這也是你有眼睛了。衆人正在發急。聽得外面屋上脚步聲響。直向西面而去。吳氏暗喜。紅玉跨出門來。抬頭一望。這天上的紅光。與牆頭相映。好似雨後晚霞。鮮豔奪目。中間火星噴射。如毬大的。如斗大的。不計其數。忽然東南角上。兩條火龍。因風盤舞。一上一下的。在那裏鬪起來。衆人看呆。有幾個窰裏出來的。不覺大叫。左氏連忙止住道。這是僥倖時候。不想逃命。還看得有趣麼。那叫的倒不好意思。衆人想不出逃法。風聲怒號。火勢愈緊。一段濃煙。冒起。聽得豁琅琅一聲。忽地明亮。火又近了好些。單是對面牆外的大廳房。未曾燒着。左邊一帶牆。坍壁倒聲。息相屬。猛然見牆外有一個人影飛來。越走越捷。若猿猴接連幾縱。已跨過來。紅玉看他手中拿着一枝長幹的傢伙。聽得屋上像鑿子鑿下來的響了幾下。這渾身磚砌屋格格震動。轉眼間。幕板洞穿。那人伸手下來。將板扯掉四五塊。手裏傢伙直落在中間桌子上。豁琅一聲。兩隻茶杯落地。把燈盞都震塌了。那人已到屋中。火光之下。吳氏搶上前去。細細一認。却縮了轉來。新燕立在人叢。早看明白。禁不住口大聲道。朱相公來了。朱明一看。却是許多女人。和他主婢在此。摸不着頭腦。也不及根問。便道你們還只守着。快出去罷。如今又有東北一帶火路。給我折斷。這一句話中。衆婦女們一齊走動。朱明領著望折屋的那裏走去。却是無路。只見夾街之旁。一道牆頭。問道。這牆外是那裏。吳氏忙接口道。這就是奴家住的屋。朱明道如

氣沒法。只有推倒了牆過去。說着輪起火鉤。望牆上打去。不消幾下。已成大窟窿。衆婦女七撞八跌。都在磚石上爬將過來。各出陷窄。共慶重生。朱明領着一班女人。過了這邊屋裏。也無心再去救火。就把大鉤丟在牆邊。進到屋裏。略定喘息。因看這班女人。大約都是和尙阮葬下的。只是我剛纔跳下來。那一個近前子細看我的。他這面貌。雖是醜麗。卻也十分端重。娥媚之中。帶些幽貞氣格。如何也被和尙擄着。看他此時讓坐。知道是此屋主人了。又見他進門來。就有一十六七歲女子。上前問訊。不知又是何人。那相貌是個極聰明的。兩美相合。比着紅玉主婢。真是伯仲。朱明凝思不語。只聽見左氏叫尤嫂子。况向那小女子。福了一福。說道。這就是尤嫂子家琴姑娘麼。朱明纔知他是姑嫂。這裏衆婦女。也有向他姑嫂道謝的。絮聒一會。隨便坐下。紅玉主婢緊傍朱明坐處。正欲告訴他。朱明使個眼色。便不則聲。二人也只是看着吳氏琴姑。朱明覆看衆婦女時。雖也有幾分姿色。比着紅玉主婢。琴姑姑嫂。竟有天淵之隔了。朱明看到吳氏。只見吳氏向琴姑說道。你又不歇息。只管呆看。我和你到竈下燒茶去罷。衆婦女道。我們都渴得要死。大嫂去燒些茶來。真是感謝不盡。吳氏忙同琴姑去燒茶。朱明方根問寺中之事。道。我出門後。了空曾否回寺。紅玉道。哥哥去不多時。這賊禿就趕得來。妹子性命幾乎不保。因把拒奸戮傷之事。述了一遍。說到蠟臺一節。朱明道。這又奇怪了。那蠟臺有四十多筋。你如何運得動他。紅玉道。這真是鬼使神差。妹子那時。心上慌掉了。也不估量他輕重。順手一推。不料那和尙膩了油臉。正靠住供桌。直向他腦袋上戳進。霎時血流如注。抱頭鼠竄而去。妹子着實擔憂。二哥又未回來。倘賊禿有了不測。雖則告官不出。就告了官。爹爹的分上。只消訴明根由。也是不妨。但傳聞出去。却不好聽。那時妹子和新燕。急得沒法。就有許多沙彌等進來。把我們兩個送到地窖外。而屋裏也不知他何意。阿四奶奶在前面道。和尙痛得暈去。叫一個五臺僧行曇。用祝由科符水救治。朱明聽到行曇二字。恍然道。這行曇苟被縱放了。着實便宜。却到此地。則甚。你且說來。紅玉道。阿四奶奶看見的說。爾時房裏。只有兩個和尙。行曇焚起符來。那知燭臺翻倒。火燒衣袖。延及牀帳。登時俱着。滿屋

火起兩個賊秃都被燒死。朱明道：這是惡貫滿盈。天理不容了。只是你們如何都在一處，不被火燒呢？左氏接說道：這是奴家和小姐商量，先要放火，次要弄死這和尚。小姐都說不妥，要專等相公等到臨晚的時候，見和尚幾次暈去，奴家想乘亂脫逃，通知窩裏衆人，悄悄的收拾停當，恰好遇着火起，都鑽過這邊屋來，虧是大西風，火都往那邊燒去，相公若再遲來一刻，也就要燒死了。紅玉道：二哥出門時，原知道是險地，因何直至昏黑始回家？父舍妹可有消息？半尸心慌，竟沒問起。朱明道：我也忘死了。老怕現在撫院衙門，因和尚去報官相險，大有担擱。今日未必回寺，可以安心尋訪。紅玉笑逐顏開，但不知碧玉死活。未免又有些牽腸掛肚。吳氏斟了一大盞茶，托着。一大盤米糕，七八隻茶杯，一大把竹箸，說是日裏剩下的。相公小姐們胡亂用些。等丈夫回來，再弄飯吃。寺裏邊的火，到這時候尚未全熄，不知燒了多少人哩。朱明餓了一日，略不辭讓，先取箸夾食。子三五塊糕，有吃了兩三杯。酒走到窗口，去望着東南角上，尚有餘光。紅玉等每人吃了兩塊糕，收拾過去。只聽叩門聲急，琴姑去開了門。大郎滿身衣服，半濕半焦，走進門來，見男女擁擠一房，不知何故。吳氏跑出去，扯住了大哭。大郎驚喜交集，急叩其故。吳氏把前後情由，沒頭沒腦的夾雜敘述了一遍。左氏趕出房來，將吳氏誓死不從，幾番短見，虧他救治，日夜防守之事，述知。大郎本來信不過吳氏，復有左氏之言，更加冰釋。忙叫道：朱相公，朱明走出房來，向大郎仔細一看，不勝驚喜。贊道：好一表人材，骨力自不消說了。可會武藝？大郎道：小人家貧落薄，經營糊口，那有工夫習甚武藝。朱明道：你這相貌，豈是落薄之人？該當心習學武藝，做一番事業，方不枉了你這般相貌。大郎道：承相公錯愛，只是小人沒有此材，惟望相公照應。今日辛苦，且請在房歇息。小人去收拾夜飯來。大郎說罷，跑到廚房，將米淘好，吩咐吳氏急速煮將起來。吳氏連忙燒火。大郎弄些便菜，又將前後情節，細細說了一遍。朱明道：這些和尚，罪大惡極，該有此燒了。便是小人妻子，若非相公搭救，必被這火燒死。沒有專誠拜謝，只是心上感激罷了。小人因寺裏火起，拿了一把火鉤，奔到寺前，正在使用，忽被一人用手搶去，回轉頭來，那人已跳上屋檐，如飛而去。再找

他不着。如今想起來。莫非就是相公麼。朱明道。我也奪過火鈎。上屋大約是我了。不是你。也使不着這等火鈎。如今火鈎現在倒牆那邊。你去看看。是不是。大郎如飛去。摸了來。道。一些不錯。若不是相公。西湖邊上。要在小人手中奪得去。火鈎也就煩難哩。朱明道。若非這把火鈎。便撥不開椽子。擔不破頂板。你妻子們也未必然。這和尚們穿吃了十方施主。現出去的時節。就注在這火鈎上。救出你妻子的了。可見事有前定。數非偶然。這和尚們穿吃了十方施主。現成衣飯。飽暖思淫。造出這般彌天大罪。誰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一場大火。俱已毗連。這難道不是天數。只可惜小了些。若我的意思。竟把這西湖上。凡有寺觀。一律燒盡。方爲暢快。大郎道。這些賊禿。無惡不爲。一寺如此。一寺如此。只怕天下也都是如此。怎得老天真有眼。善天下都燒一個乾淨纔好。朱明道。這賊禿。尤兄快人。有此快論。一會吳氏琴姑已安排上飯來。朱明在外。紅玉等在內。都是一碟白煮雞肉。一碟煎雞蛋。一碟鹽菜。一碟清醬。衆人俱餓。謝了一聲。即便舉箸。飯剛吃完。天已大亮。朱明囑咐大郎。關一日店。將衆婦女。問明住址。分頭送回。我到城中。報知林老爺去。向紅玉說道。你可安心守等。如今是再沒甚事了。紅玉道。是使沒事。只是急欲見我父親。望二哥速去。速來。朱明應諾。急奔入城。趕進撫院轅門。只見頭門內。走出一人。竟是林公家人。走到面前。家人驚喜道。朱相公恭喜。老爺等不及。早鼓就要出來。往湖上去。親自打撈。二位小姐屍骸。朱明道。你家二小姐不知下落。大。小姐及婢女新燕。却是我救得在那裏。昨日來報信。因晚鼓已報。門上人不肯傳稟。今恰好值你出來。可先進去。稟知那家人道。謝天謝地。小的先進去。裏邊說罷。如飛的跑進頭門去了。少停。只見門上一片聲。催傳轎子。頃刻抬進一乘轎。一乘官轎。大轎擡到裏邊去。官轎就歇在頭門。只見進去的家人。飛跑出來。說道。老爺出來了。請相公先上轎。老爺怕府官們攔攔。不便落轎。說是到路上細談罷。朱明因坐入轎去。只見中門大開。衆家人擁林公轎子出來。在朱明轎子經過。林公在轎內說道。恭喜老姪。又得援救小女。到路上再謝。老夫先轎了。朱明未及回言。那轎已擡向前邊去了。抬朱明的轎夫。連忙抬起。原先這個家人。就跟在轎後。朱明問其名姓。方知他叫林能。

是林公世僕。他的兒子名叫喜兒。墮落在湖中。生死未卜。到了城外空闊地方。住了轎。大家走出轎來。林公問出水救援之事。朱明撮總的敘述了一遍。林公作揖致謝。復道老夫那日落下湖去。指着林能道。虧他熟於水性。將我救起。到高阜處一座小樓上住下。這些家人們。也有自己赴水起來。也有被人撈救。絡繹都聚在一處。只有兩女及丫鬢。朱明合一個小童。並無蹤影。意欲借宿湖上。再行撈訪。不知是甚報信。府縣官都出來候安。只得進城幾次。差人往湖上訪問。無蹤打撈。也沒有屍首。原來大小女幸遇老姪得生。二小女年稚。大約是無望的了。說罷。淒然淚下。朱明勸住了。復入轎中。林公吩咐擡轎到昭慶寺後。尤大郎糕餅店內去。轎夫多半認識。答應一聲。如飛擡起。沒片時已到尤大門首。林公朱明走出轎來。門口圍着許多人。到得門口。見屋裏擠滿了人。三四個穿青衣的。把鐵鏈鎖着大郎。拉了要走。吳氏披頭散髮的亂跳亂哭。朱明摸頭不着。林公一發茫然。

## 第六回

父女相逢恍如隔世

夫妻知感懇摯留賓

宋明正待根問。大郎掣過頭來道。真是禍從天降。望朱相公作主。朱明道不必驚慌。你且細細說個緣由。自有道理。那青衣人把朱明上下一估道。說甚朱相公白相公。他這罪犯得大哩。你休大模大樣出來擔當。這天字第一號的官司。看你身上衣襟都燒焦了。怕不是餘黨哩。朱家家人喝道。老爺在此。你休得囉呢。你們沒事的。便讓出地方來。好坐了問話。青衣人聽說是老爺。又見這些大叔們冠冕不敢放肆。但說道。老爺想是過路鄉宦。不知這事。這尤大窩拐婦女。敵血結盟。黑夜拆牆。放火燒寺。事情重大哩。林公笑道。原來如此。你們且放了他。我自處。青衣人那裏肯聽。半邊擠過一人。將一個青衣扯了一扯。低低說道。這是都爺的同年。快些放了。擡林公來的轎夫也。擠將進來。遞了眼色。青衣人纔軟軟的開了鎖。說道。不干小的們事。他自己犯法了。也不是小的們敢多。事實干係地方。不敢不查報的。大郎被放。忙去掇出一張椅子。請林公坐下一張杌子。放在橫頭。朱明也就坐了。

那看的人。兀是擠着林公道。你們是何等樣人。可是有牌票。因何擅自拿人。青衣人聽見話頭利害。一齊跪下道。小的們兩個是地方。兩個是汎差。一切地方上。姦盜賭博不公不法的事。都叫小的們查察。昨夜昭慶寺中失火。燒死了無數僧人。官府都來救護。正查不出起火之人。原分付小的們細查。這尤大平日吃酒賭錢。打街罵巷。原是不安本分的人。昨日夜間。他家人聲嘈雜。鬧得隣舍家都不得睡覺。小的們原也疑心。今日連店面都關閉着。愈加疑惑起來。因進來查看。見房裏窩藏着七八個女人。天井內牆頭直拆至寺裏。了空和尚以室裏雞毛擲了滿地。這聚是他歃血聚衆拆牆進去放火燒房的了。所以要拿他。見官聽憑官府裁察。雖沒奉有牌票。實是小的們應查的原。只要卸掉地方的干係。並不是敢於生事。尤大道。小的一生不會賭錢。酒便吃些。只逢着節日。在家裏吃幾杯酒。從不到街坊上去生事。只求問他誰合小的賭過錢。打罵過甚人。就明白了。這些女人是在寺裏被火拆牆逃出。小的還在寺中救火歸家。始知怎說是小的窩藏。小的妻子宰了一隻雞。留衆女人吃了夜飯。怎說小的歃血結盟。只求老爺去看那些牆頭。是從外拆進去的。還是從裏打出來的。使知道是小的冤枉了。這兩個人說是汎差。叫上來查問。小的就把實情告訴他。聞小的借三十吊錢。地方居間。講到二十吊。小的賣餅爲生。如何有這些錢鈔。他索詐不遂。纔把小的鎖起來。那些青衣人尙要分辯。林公道不許多說。這事委曲我已悉知。我且問你。牆是從外拆進。是從內拆出一看便知。活口現在。從寺內逃出。被尤大窩藏。一問便知。地下有雞毛。便是歃血結盟。大戶人家日日宰雞。便是日日結盟。歃血。今早府縣官在都院衙門稟明。這寺因住持僧人有病。請五臺僧行曇祝由治病。爲焚符起的火。怎還叫你查察起火之人。你們這班光棍。專一遇事生風。恐嚇索詐。本該送到府縣去重處。因詐尙未成。姑不深究。都與我攛出去罷。家人們即便吆喝。汎差地方只可磕頭而看的。人紛紛散去。尤大夫妻感激叩謝。林公安慰了幾句。分付把門掩上。請出大小姐來。紅玉新燕如飛出。見林公道不必痛苦。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且到船中。再細細說與我聽。我自落湖中。身子着實不好。向着家人道。你們着

一個到江口去雇定船隻。一面請小姐上船。留幾個在湖上再行仔細打撈。我城中辭別荀爺。明後日就要長行了。因向朱明道。老夫身子自覺不安。急思首邱。不能擔擱。老姪可同到舍下。暢敘幾時。老夫有許多心事。要與老姪商量。朱明道。小姪幾死幸生。恐家中訛傳。至老母憂慮。急欲回去。也在一二日內起身。不得進陪老伯心實。歎然。俟到家稟知老母。卽至豐城叩謁尊顏。暢聆訓誨。林公道。吾女受你大恩。尙未稍報。我輩相與以心。也不在口頭言語。你怕世嫂掛念。不便堅屈同行。老姪一到敵省。千萬卽屈枉顧。但世事無常。不知尙得與老姪相會否。說罷。潸然淚下。朱明也不覺愴然。拭淚安慰道。老伯精神矍鑠。定享期頤。目下偶然不快。無足介意。小姪一到南昌。自必趨叩尊前。惟乞路上寬懷保重。紅玉附耳說道。世兄捨死救援。其恩固大。而不欺暗室。其節更堅。孩兒因黑夜同居。難以自白。見爹爹頗屬意世兄。萬不得已。欲以終身託付。世兄侃侃而談。詞嚴義正。孩兒汗下通體。并將守經行權之道。細細開示。令孩兒撥霧見天。孩兒已認世兄爲親兄。尙未稟知。不知爹爹意下如何。林公道。跌足道。前日深談。備悉底蘊。雖知已娶。欲爲兩全之計。因事涉機宜。難以啓齒。欲留彼到家。備寫情節。致書世嫂。成此婚媾。今據你說來。這婚不必提起了。吳氏捧出三盃茶來。林公不言語。朱明看着吳氏。觸起一事。向林公道。方纔那班光棍無事尙且與波。何況形蹟可疑。我等轉身必生大訟。老伯進城。須將原委向撫軍細細說明。飭府縣給張告示。曉諭禁約。方保無事。一則事連世妹。恐致張揚。二則昨日小姪與世妹。全虧夫婦收留停歇。殺雞爲肴。殷勤伏侍。望老伯垂念一言。吳氏連忙跪地。紅玉力爲懇懇。林公道。我見撫軍卽爲力言罷了。吳氏磕頭起去。捧出三碗雞蛋。林公等用過。雇船家人跑得滿頭是汗。來說船已雇下。就請小姐上船。罷林公道。我也就要進城了。紅玉倒身下拜道。二哥大德。幾番救援。無可仰報。惟有銘感五中而已。朱明回禮。被林公扯住道。老夫也該拜謝。怎連你妹子都要還起禮來。紅玉起來。泣下沾襟。朱明也不禁流出兩行清淚。林公道。我自被難。囊空如洗。今日去辭撫軍。如有盤纏送出。當分半爲老姪歸途之費。因指着林公道。就叫他送來罷。朱明道。老伯人口衆多。小姪子然。



一身所需無幾。少爲分惠。夠回家之費便了。林公道。老姪之言亦是。臨時酌量罷了。因問轎子可齊。林能道。老爺的轎子現在。朱相公的轎子。就叫他送小姐下船。另外又叫一乘脚轎。是朱明坐的。林公隨起身。上轎。在轎中拱手叮囑。若到江西。務必早圖。再會。朱明進來。紅玉淚如雨下。朱明亦垂淚叩頭。忽忽上轎。紅玉在轎中。只說得一聲哥哥保重。那轎夫已抬上肩頭。如飛而去。朱明與紅玉雖無一毫私意。但宛轉周旋患難之中。已非一日。忽然別去。不覺豪傑心胸。化作情長兒女。司馬青衫已斑斑點點。滴了好些英雄之淚。大郎在門外叩送了林公進來。請朱明坐了。叫吳氏燒茶。自己到街上去買些茶食。請朱明吃着。問朱明可到湖上去。朱明道。我疲乏已極。無心遊賞。你可打發這些婦人回去了。結此事。大郎吩咐妻子。快煮飯與衆位吃。左氏等從板壁後一齊出來。說回家念切。等不及吃飯。齊向朱明磕頭。極口感謝祝頌。又謝吳氏琴姑。向大郎說了住處。大郎吩咐妻子。請朱明進房安息。領着衆人挨路送將去了。大郎去後。朱明獨坐神疲。連連打盹。吳氏與琴姑商議。你哥哥說請朱相公進房安息。但房中除了你我兩處。床鋪更沒空地。看他這般疲倦。須請到那一舖床上。歇息。琴姑道。是哥哥吩咐的。請到哥哥床上歇息。想不妨事。吳氏便向朱明說知。朱明推說不便。吳氏道。奴家受相公大恩。殺身難報。丈夫敬重相公。如父母一般。出去時再三吩咐。相公不必執意。朱明本意不欲。見吳氏十分情重。大郎又真說過。身子實在困乏。支撐不住。但是心無邪念。原不作甚嫌疑。遂把身躡進房來。只見房內朝外鋪着一張牀。牀頭邊隔有竹笆。上掛一張彈弓。一柄破着靶的劍兒。竹笆那邊對着西壁。又有一張小床。側首一張條桌。桌上筆硯齊楚。擺有舊書數十本。朱明看時。是一部四書。一部袖珍五經。一部算法。一部綱鑑目要。還有四本袖珍字彙。朱明隨手抽出一本綱鑑。走向正中床上坐着。看不得幾行。早已昏然欲睡。仰身下去。書尚拿在手中。已是沉沉而睡。夢見了空和尙在斗室內。把一女人剝得赤條條地。她手裏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在那女人肚皮上割去。要去那腹內的胞胎。朱明大怒道。原來這賊禿不會死。因在地搶起一把刀來看時。却是山腰裏一把板斧。隨把斧向了空頭。

上劈去。劈做兩半。冒出一股白漿來。正驚疑。遠遠的見一個女子。抱着一床被褥。鋪在榻上。笑嘻嘻的道。我家小姐來了。及看那女子。却是新燕。朱明正要根問。只見兩個女子。從壁廚門內冉冉而出。前面一個正是紅玉。後面一個也像是認得的。近前道了萬福。紅玉一手扯那萬福的女子。連朱明都推擁上榻去。說道。妹子喜也。自己却鑽過壁廚那邊。把門扣上。朱明慌得耳紅面熱。急急要爬起。却被那女子一隻紅袖。緊緊裹住肩頭。再爬不起。那女子的粉臉。直貼到朱明臉上一陣香氣。透入鼻孔。不覺神思迷離。看那女子。又變了一副美秀而文的相貌。急喊大妹。大妹聽着紅玉在外笑聲。只是不理。朱明情急。連連叫喊。却見那軸龍眼觀音。在壁上吸吸的動動。了一會。走下一個美女。擎着自己帶出門的一把七星寶劍。望着朱明同睡的女子。劈面砍來。猛吃一驚。伸手擒住那美女纖掌。抵死不放。不容劈下。正在支持。只覺身子有人搖動。忽然驚覺。却見吳氏琴姑俱在床前。喊叫道。相公敢是夢魔。請放了手。朱明醒轉。一手兀是擒住琴姑袖子。抵死不放。羞得滿面通紅。急放不迭。兩人出去。朱明睡思尙濃。恐其再進房伺候。把房門關上。重復上床。酣然而睡。大郎送了婦女回家。路上買了些魚肉等物。又打了一罇好酒。拿回家。尤氏將朱明打盹。請其入房安息之事。說知大郎道。朱相公是天人。又受過他大恩。正該如父。一般的看待他。還有話與你商量。只是天井內牆頭倒塌。甚不穩便。怎好正說時。只見許多差人。擁進門來。說道。尤大在家麼。大郎心頭突突的跳動。只得迎出去。兩個差人拱着手說道。縣裏廳裏。差我們送兩張告示。在此。給你貼在門前。禁約這兩個匠人。是縣裏叫來替你砌牆的。大郎方纔放心。展開告示看。是特授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正堂錢爲查禁事。照得。

本初七日。昭慶寺西房失火。延燒大殿各房。本縣業經督率兵役。竭力救撲。其四圍居民。併寺內賃出僧房。俱經逐一細加勘驗。實有五臺僧行曇。祝由治病。焚符起火。並無附近居民。放火圍廟情弊。乃訪有不法棍徒。擅敢藉端恐嚇。殊堪髮指。姑念尙無詐財情事。從寬除已往不究外。合行查禁。爲此合仰該地方里排及。

附近居民人等知悉。嗣有倘奸徒藉火居奇。妄圖詐害者。許爾等即時扭稟。以憑大法懲治。不得扶同容隱。致干併究未便。凜之無毋違特示。

後面落着年月日期。併實貼尤大糕舖字樣。大郎看畢。復展那一張看時。是杭州府經歷司的中間情節。與錢塘縣一般。仍從捲過。說道。都謝兩位老爺鴻恩。二位請坐。我去拿茶來。那差人道。這到不消酒飯。也不必備了。我們相與有日。也不要甚麼脚步。只是兩處房裏的紙筆之費。却要濃艷些。方纔再三叮囑。說道。告示內的字眼。個個都下得結實的。大郎聽這口氣。只得取出三百文錢。又拿四杯茶。給差人與那瓦匠吃。說道。有勞兩位。這點子薄意。這連兩處房裏相公們。俱在裏頭了。那一個差人。正待發話。被這一個扯了一把。一眼瞅着錢文。說道。論起這錢。單是房裏老師。還不夠開發。若我們兩個去戀情。縣裏一百六十廳裏百文。敢怕也肯收了。這四十文錢。本不該和你爭論。只是也要我夥計收得進去。大郎沒法。又添了六十文。差人收起。分付兩個匠人。速行動手。不多一會。瓦匠已把大半垛牆砌好。大郎又取了數十文。賞了瓦匠。瓦匠剛走出門去。便見林能飛也似跑進來了。大郎忙叩房門。朱明已醒。把那本書放在條桌上。開門出來。大郎道。林老爺的管家來了。朱明忙走出外間。林能搶步近前打躬。匆匆的說道。老爺是不來的了。這一句糊裏糊塗的話。竟使朱明大吃一驚。

第七回 送鋪程感德難忘 共枕蓆坐懷不亂

朱明轉面一想。雖然林公已有偌大的年紀。草霜風燭。來日無多。這回一去以後。恐未必再有相逢的機會。林能倉皇中這一句話。最怕成了讖語。那就不忍向下想了。心裏雖這們傷感。表面上是絕不顯露出來。眼見林能在裏摸出一封銀子道。這是六十兩紋銀。送與相公盤纏的。朱明道。我說過所需無幾。爲甚送出許多。林能道。荀爺送二百兩程儀。老爺原要分一半送來的。因相公說了。止送這些。向門外叫應道。你就挑進來罷。只見脚夫

挑進一担行李進來。林能道：「荀爺送兩副鋪蓋，老爺一副，小姐一副。小姐因受相公活命之恩，無以報答，對老爺說明情願和衣睡到江西，將鋪蓋送與相公。這枝耳挖，說原是相公的，叫小的一併送上。」朱明道：「這銀子耳挖也罷了，鋪蓋是送與小姐的，如何使得？」林能道：「小姐恐相公執意分付過小人，說小姐性命是相公救他的，這點子鋪蓋直得甚麼？止不過略表誠意。況且小姐並沒睡過，有何妨礙？裏過老爺就是老爺送了，相公亦不便推辭。是斷斷要收的。」朱明道：「只得收領。」問老爺幾時起身？二小姐可有下落？林能道：「二小姐並無下落，老爺因城裏成兵，部的公子要請酒，老爺素與成老爺不投，急要回去。今晚便要動身，小的立刻就去了。」朱明在銀封內取一小錠，賞了林能。問船在那裏？林能謝賞起來，說船在江口王家客的馬頭上。朱明又向大郎要了幾十文錢，給了挑夫。林能出去，走不幾步，又回轉來說道：「幾乎忙了尤大的事。」老爺向荀爺說過，已吩咐府縣發告示來，禁約請相公放心。小姐合新燕妹都再三叫小的問一位琴姑娘，合尤大娘望相公說聲，說罷慌慌張張的去了。朱明忙一整衣巾，揉一揉雙眼，要去送行。大郎拿着告示出來，說是吃了飯去。朱明展開告示，約略一看，仍遞與大郎。道：「天已向晚，再吃起飯來，便送不及了。」遂問明路程，急急出門。走至按察司前，早見許多官府送客回來，問知林公船已開出，跌足急問可趕得上。回說這樣大順風，除非趕到常山也趕不及了。朱明不信，後面一起一起的人來，都是一樣說話，只得快快而回。大郎道：「相公便一直跑出門去，把銀子都沒收拾，掉在桌上。小人收進去了。」朱明道：「銀子事小，只有林爺不曾送他。」一送心實歉然。大郎請朱明進房。朱明道：「就在這裏穩便。」大郎道：「方纔林老爺送來的被褥，都是綾羅錦繡，惹人眼目，裏面還謹慎些，起早起遲，也得安穩。沒人攪擾。小人們牀鋪已搬出外邊，容小人盡這點子敬意罷。」朱明見其誠懇，兼怕有人攪擾，因走將進去。到後半間，見板壁後已把丹鳳朝陽畫兒收過。鋪下一張小牀，說道：「不然就在這裏罷。」吳氏忙接口道：「這是我們的牀鋪，相公的被褥已鋪在房裏了。」朱明問琴姑睡處。吳氏道：「在閣樓上。」朱明擡頭果見上有閣樓，覺着不便，因復進房，只見房裏比前大不相同。眼目之

前忽地煥然光彩。却是爲何。因朱明到江口去送林公。大郎與吳氏商議道。朱相公精神奕奕。相貌非凡。將來必是驚天動地的人。你的性命名節。虧他保全。今日虧他力言。脫了奇禍。你姑娘才貌雙全。我們這樣人家。那裏有好對頭來說親。可不枉了他終身大事。少刻等朱相公回來。多勸他幾杯酒。叫妹子伏侍他同睡。明日說明送他爲妾。一則盡我們報恩之念。二則妹子終身得所。三則靠傍着他。或者還圖得出身。有揚眉吐氣之日。但不知你意下如何。吳氏道。我也正有此意。這是極好的事。待我去與琴姑娘說。疾忙跑至房中。向琴姑說。知琴姑變色。搖頭不應。吳氏復極力攬撥道。你看朱相公相貌。大貴非凡。他與林小姐如此光景。可見是情重之人。這是你終身大事。不可當面錯過。你哥哥說的。我們這樣人家。揀出甚好對頭。止不過肩挑背負。開店經營的人。曉得捨仔惜玉。憐香。枉負你聰明美貌。到那時節。就懊悔嫌遲了。况你哥哥又求得好籤。可見是姻緣了。姑娘你休得固執。琴姑低頭沉吟着。脹紅了臉。道。先說明了還可。若不說明。斷難從命。吳氏復勸不依。出來述知與大郎道。說明了只怕朱相公不允。我同你求妹子去。因同至房中。再三苦勸。琴姑執意不從。大郎着急。跪在地下。兩淚交流。說道。我和你是嫡親姊妹。難得天上落下這般異人。可了你了終身大事。若不委曲圖成。還成個人嗎。我非不知你的本性。只憐念過世的爺媽面上。你從了罷。吳氏也跪地同求。嚇得琴姑滿面失色。忙跪下去。哭道。哥嫂要折死我了。請起來商議。大郎道。不用商議。只求你允了。哥嫂纔放心起來。琴姑與哥嫂之情最重。忽見哥嫂屈膝。欲了自己終身。不覺痛淚直流。道。但憑哥嫂主張。大郎夫妻方纔起來。歡天喜地的一面收拾酒肴。一面打掃房屋。將琴姑一張床移至外間。有兩座箱子。一張梳頭檯。一條張桌。一個面架。一張椅子。一張杌子。一齊皆用水擦洗。牀上要鋪起紅玉送來的被褥。吳氏打開看時。却是兩個洋布大包。包着一條鳳凰穿牡丹五色絨毛毯。一條天藍貢緞八六全牀緜縐一條。松花色綾縐單一條。閃綠紅錦面子。清水杭紬夾裏。中間夾着通照湖綿的薄被。上面冒着一段元色八絲子冒頭。一條六幅杭綾被單。一個綠套青妝的緞枕。大紅枕頂。兩頭繡着芙蓉丹桂。一條灑線團花。

的大紅緞子牀圍。一頂元色官袖上沿大紅縐紗周圍的帳子。面前垂下四條畫花白綾飄帶。帶上扣絆俱全。大郎一面張設。一面贊歎道。終是大衙門裏出來的。與衆不同。這樣鋪蓋。休說沒有睡過。連眼裏也沒瞧見。我常笑那富貴人沒些見識。他却也受這般癡福。吳氏道。這是姑娘的福氣。頭一夜就有這樣采頭。都爺來送這做親的牀鋪哩。琴姑正在指着鋪設。聽了這話。臉上就漲紅了。要走開去。吳氏一把扯住說道。如今在我們家裏。一會要你去。就他不可害羞。朱相公若有推托。還要認真去溫存他哩。大郎道。一來完了哥嫂心念。二來結果你身。這是一樁大事。你既允了。就要依着嫂子的話。不可單作孩子氣的。吳氏道。朱相公相貌定然發達。將來夫妻榮貴。今日這一副枕頂上。燻着的便是預兆。到那時節。纔知你哥嫂的主意不錯哩。大郎道。閑話少說。你看妹子頭上都是些灶灰。你也該幫他梳洗。於是吳氏撮哄着琴姑重復梳洗。略施脂粉。換了一身齊楚衣服。吳氏細看一看。笑道。真個人要妝梳。姑娘這會子就精采了許多。明日開出面來。不知如何標致哩。琴姑羞得紅了粉頸。抬不起頭來。吳氏道。不是專合你說頑話。姑娘面作重了。停會却使不得閨女性兒。大郎道。你嫂子說的這話。要屈你這一遭兒。當下收拾剛完。恰值朱明回來。因房中箱子桌椅都洗抹乾淨。再配着那一副鋪陳。五色陸離鮮艷奪目。蠟燭燃耀。不同如豆燈光。覺得房屋都煥然一新了。朱明視物思人。想着紅玉情意。平添出一種淒涼。十分憐惜。大郎搬出雞魚菓肉之類。斟上酒來。朱明令大郎同坐。大郎道。小人怎敢。朱明笑道。尤兄豈不可與我一介寒儒同坐。大郎惶恐謙謝。只得移過那椅子。陪在橫頭坐下。謁誠相勸。朱明連日驚嚇奔波。水沉火燎。困憊已極。今纔得安心飲酒。兼之大郎感恩戴德。說的都是些着肉痛癢之言。亦且性情洒落。議論爽快。與朱明又講得投機。正是酒落權腸。不覺飲夠十觔多酒。朱明早晨吃了些糕點。一日竟沒吃飯。大郎這酒味雖醇。却有力氣。覺酣然沉醉。堅辭不飲。大郎斟了一大杯。跪在地下說道。求相公乾了。小人纔敢起來。朱明一面攙扯。一面接過杯。一飲而盡。說道。如今是再吃不得。要去睡了。正立起身。只見吳氏也捧着一大杯酒。要跪下去。朱明連忙止住道。我吃罷了。

又強把這杯酒望喉嚨裏直倒下去。那肚裏的酒就往上直湧起來。一時脚步也斜。望床邊搖擺下來。大郎又令琴姑斟了一大杯酒。在床前攔着。朱明跪奉。朱明已入醉鄉。糊糊塗塗的。朱明扯起琴姑。不必我吃就罷。一手捻住琴姑纖手。一手舉着大杯一仰。有半杯仰入口中。有半杯淋漓衣領地板之上。酒杯放下。身子望後要倒。吳氏接過酒杯。指點琴姑。疾忙扶住。扶至牀沿坐下。大郎問可用飯。朱明含糊道不了。身子一面倒下。吳氏與大郎慌忙收拾乾淨。又換了一枝紅燭。琴姑也跟出房來。吳氏道。姑娘快些吃飯。好進房去睡。琴姑紅了臉道。我飯是不吃。却到底不便進去。大郎道。你又來了。我方纔怎樣和你說的。快不要孩子氣。吳氏忙把琴姑推入房中。把門扣上。琴姑道。我還沒洗手脚哩。吳氏道。這倒是緊要的。房裏有小脚盆。我遞一盆熱水進來。就是當即打了熱水。把炊就的一盞茶。坐入茶桶。開門遞進。仍復將門反扣而去。琴姑看朱明時。已經鑽入被中。睡了。衣袴等物亂卸在被褥之上。及床前地下。因把地下落的。先拾起來。一并放在床上。自去洗了手面。除去釵飾。把脚盆安放竹笆那邊。將面水傾入。淨了下身。安好茶桶。將燭花剪去。把朱明卸下衣袴。一件件疊好。搭放床前竹竿之上。攪纏腰帶。放在裏床。將朱明一照。只見玉山頽倒。滿面春容。風流瀟灑。煞是可憐。不覺撇去了萬種嬌羞。平添出一腔情思。琴姑自見朱明少年磊落。相貌不凡。原有幾分敬慕。因頗知大義。無甚他念。及其哥嫂令其陪侍。便覺意緒無聊。心情不定。暗想做妾。雖非美事。只事得其主。朱相公相貌是個正人君子。若得見收。必無棄捐之慮。况我家受他大恩。借此報效。亦不爲過。定了主意。便更親熱。及鋪床理髮。又被嫂子嘈雜了些言語。朱明飲酒時。在暗中偷眼細看。見他氣概非常。議論驚人。更覺心愛。至勸酒時。被朱明一手挽住。橫上身來。不覺情動神迷。傍徨無主。至此銀缸一照。春思忽生。又想着哥嫂囑咐。該自去就他。那裏還執持得定。便自息滅了燭。卸了衣服。單留緊身衫袴。放下帳子。揭開錦被。竟捱到朱明身邊。朝裏而睡。朱明從睡夢中驚醒轉來。朦朦朧朧的查問。琴姑不敢答應。朱明疑惑。一手兜轉。早摸著琴姑滿頭油髮。一陣香氣直透鼻中。不覺失驚道。不好了。你是何人。快些下去。用手推

時却是大醉初醒。綿軟無力。兼被琴姑緊緊按住。這推不動。琴姑着急。只得說道。奴是琴姑。哥哥教奴來伏侍相公的。朱明道。這個使不得。快些放手。不然我就要叫喊了。琴姑見事決裂。急得哭起來道。奴非路柳牆花。哥哥感念相公恩德。無可報答。叫奴來服侍相公。故不惜羞恥至此。相公不嫌愧陋。收奴爲妾。感激不盡。若決意不收。奴是閨中處子。今既與相公貼身而臥。斷難最事他人。亦無面再圖苟活。惟有一死而已。說罷。嗚嗚咽咽。哭泣不止。朱明酒後夢回。情思迷離。琴姑頭臉香膩。哀音宛轉。既是可憐。兼以貼身交股。實難爲情。暗想道。自我始之。自我終之。原亦無害。且此時推之使去。叫他何以爲情。倘真懷短見。豈非伯仁由我而死。遂用手替琴姑拭淚道。非敢薄情。實於理有礙耳。既然有這些苦情。且待來日和你哥嫂從長計議。琴姑見朱明頗有回心轉意。喜把手放下了。下來說道。相公不須商議。奴身總屬相公的了。朱明忽轉一念道。這事畢竟不可。娶妾雖士人之常。但我因救其妻。而收其妹。幾以羊易牛。且恃有微恩。而妄行非禮。與挾勢欺凌。乘危要約者。一間耳。但此時夜靜。若勉強決絕。必致啼啼哭哭。驚聞鄰里。壞他名節。且恐此女一時短見。激成事端。勢在兩難。如何是好。躊躇了一回。暗忖。昔柳下惠坐奔女於懷。後世稱爲和聖。只得舍經行權。今晚且自如此。待明日與他哥嫂說明便了。立定了主意。因向琴姑說要小解。可向裏床一睡。一面騰身誇過琴姑道。床頭邊有茶桶。相公若渴。奴便起來。朱明慌忙止住。琴姑真個轉裏床。朱明却不去解手。趁便將被單裹住。琴姑緊壓兩邊。重複睡下。琴姑疑惑了一會。聽着朱明鼻息。胸然有聲。像是睡去的一般。自己身子被單裹住。不能翻動。心裏想道。這明是拒絕我的意思。他方纔口氣並不決絕。如何忽然變起掛來。正在猜想。只聽得朱明漸漸的鼾聲大作。竟自沉睡去了。此時琴姑心思恍惚。神氣迷漫。又苦又悶。胸中如轆轤一般的旋轉。約有半個更次。不覺困乏起來。也是沉沉而睡。

## 第八回 好事是真偏是幻 別情半苦又半甜



朱明起初原是假睡。到後來就當真睡去。一到天明。即便醒轉。坐起身來。將帳子掛上。只見琴姑兀自鼾然不醒。那一副俏龐兒。如芍藥初含。芙蓉乍吐。鮮光靈氣。奔奔動人。實是可愛。因歎一口氣道。非是我太上忘情。實緣禮法所拘。辜負你一番錯愛。因向床上找尋衣袴。不着。只得赤身下床。纔見搭掛竹竿之上。忙取下來穿好。挈過裏床。襪纏腰帶。着縛停當。大郎在外聽見。說道。相公且再睡睡。何必這般早起。大郎說着。把吳氏琴姑一齊驚醒。琴姑見朱明已經下床。急急披衣而起。朱明已開房門。在大郎床前疾趨而過。到外間坐下。大郎自到井上打水。吳氏進房。向琴姑低聲道喜。琴姑垂首默然無語。吳氏道。天色甚早。怎麼不窩伴朱相公睡。琴姑沒情沒緒。不則一聲。吳氏生疑。走到灶前。接着大郎的水桶。悄悄說道。姑娘與朱相公。昨夜莫非沒在一處。大郎道。胡說。昨晚妹子歡歡喜喜的。那有不從之理。吳氏道。敢怕倒是朱相公不從。大郎道。一夜同睡。決無此理。況且夜裏依稀聽得妹子微有泣聲。後來兩人還唧唧農農的說話。我纔放心落腮。你休要胡猜。快取起火來。快燒臉水。再把罐裏雞蛋多拿幾個來。打與朱相公吃。也打兩個與妹子。他兩人昨日都是沒吃夜飯的哩。吳氏便不作聲。忙忙的燒水煮飯去了。朱明洗過了臉。要與大郎說明。一時礙口。想琴姑自然告訴哥嫂。那知琴姑又因朱明未經回絕。且又害羞。無言可說。直等大郎拿出雞蛋來吃了。請朱明進房。一手提着籃筐。又要去買菜。只得開言道。夜來之事。極感盛意。非我寡情。實在別有苦衷。令妹相貌。係大貴之格。不宜屏爲妾媵。將來自有佳偶。夫榮妻貴。再不可懷。輕輕之見。我離家日久。歸心如箭。只此就要告辭。不必再費錢鈔。大郎聽了。如青天裏打下霹靂。方知妻子之言。不錯。不等朱明說完。慌忙丟下竹籃。一手扯住朱明衣服道。這裏不是說話之處。請相公進房。容小人一言。把朱明抵死扯入房中。跪在地下。只顧磕頭。朱明着實用力扯起。說道。你有話且說來。何須如此。大郎含淚道。小人雖在落薄。祖上原是書香。有這個妹子。實在頗是情重。因感相公恩德。叫他伏侍。並不是妹子輕狂。小人自有良心。亦非設局迷騙。小人也頗愛臉。斷不肯出妻獻子。只緣知恩報恩。兼爲妹子終身之計。也替相公打算過。讀書

人三妻四妾。也是常事。算不得破壞相公行止。妹子性情和順。頗自明理。兼聽小人言語。不見得觸犯大娘的事。只怕他年紀小。不會伏侍。他也還是伶俐。聞一知二。討得人的歡喜。萬乞相公俯從。替小人留個臉面。不要說回去的話。朱明道你妹子果然和順。那有輕狂伏侍小事。更不必提他。我知我是正人。那有疑心你的事。妻妾雖是常事。但何人不可娶。而獨娶汝妹子。挾了小恩。以越大法。實是行止有虧。難於從命。大郎道。小人既無可疑。妹子又無不正。相公並非有挾。而求出自小人之意。借小人報恩之心。完妹子終身之事。在小人既一舉兩得。在相公又何嫌何疑。朱明道。你我之心。雖無嫌疑。然明明是嫌疑之地。如何可居。大郎道。莫說相公是讀書之人。見禮透澈。就是小人讀書不成。也知道豪傑心胸。只求自心乾淨。不管人議短長。相公既無嫌疑。則不必避了。若要避。是有嫌疑了。求相公詳察。朱明道。昔人施恩不望報。但我救汝妻。而收汝妹。此心如何過得。大郎道。相公何嘗望報。小人也不專為感恩。小人妹子得事相公。正如烏鴉隨鳳。實為小人之幸。相公心上何至難過。朱明道。私奔婦於密室。較之拾遺金於曠野。尤屬喪心。豈吾輩所肯為。大郎道。女與婦異。私與妾異。竟算沒有救小人妻子一段情節。求相公收妹子為妾。就辱沒了小人及妹子。并喪了相公的良心嗎。況且妹子現與相公同床共寢。女人所重者。廉恥。豈再事他人之理。相公如斷不肯從。則妹子必至輕生。小人因欲報妻子之恩。而遂致妹子於死。不孝已甚。羞愧難言。生既無以對親朋。死亦何顏見父母乎。說罷。淚如泉湧。琴姑正在不明白。悶悶的對鏡梳頭。微微歎息。忽聽見朱明要去。心頭便如鹿撞。及見哥子苦留。朱明執意不從。早已淚如雨下。再聽到哥子末後一段說話。真如萬箭攢心。竟放聲大哭起來。吳氏既替姑娘着急。又替丈夫擔憂。自己亦甚感傷。不禁嗚嗚而泣。朱明到此地位。不覺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也落下幾點傷心之淚。說道。你們且住了。哭容我細細打算。大郎道。相公這事沒有打算的。總要相公全我一家廉恥。救我一家性命。琴姑道。相公若主意不定。奴家只有先尋自盡。靈魂兒也要跟着相公的說罷。嗚嗚的哭得呆了。朱明見此光景。心內慘然。暗暗躊躇。事已如此。諒沒挽回。就是有負初心。

也顧不得的了。正待開言。琴姑見朱明呆想不言。愈加情急說道。奴家生死。只在相公一言。要想昨夜與相公合被同衾。沾身貼肉。將來若再事他人。就是自家哥嫂。亦無顏相對。相公是守禮君子。原是奴家聽從哥嫂。冒昧相從。自作之孽。將來九泉之下。斷不敢怨着相公。只自恨一時錯見。永作含羞之鬼的了。說罷。復號哭起來。朱明聽到傷心之處。不覺淚潸潸下道。你這裏牆卑室淺。這樣哭法。被人聽見怎了。我如今後願收你爲妾。你可住着啼哭。琴姑正自傷心。啼哭不止。大郎道。不要哭了。相公既肯收你。我與你快些叩頭。哭他則甚。遂扯着琴姑一齊磕下頭去。朱明慌忙扯起道。承你兄妹錯愛。是我拘迂。累你們悲苦。怎反勞多禮。大丈夫一言既出。驢馬難追。你們放心便了。琴姑方纔收淚。大家歡天喜地。自去買菜。吳氏向琴姑道。你陪相公在房寬坐。趁空就梳完了頭。我去打米做飯了。琴姑撥過椅兒。請朱明坐下。自去對鏡重復梳妝。梳洗已畢。靠着梳檯。含羞站立。朱明令坐。琴姑道。個不敢。朱明道。妾乃側室。並非婢僕。下人那有不坐之理。琴姑告罪旁道。朱明問道。你今年十幾歲了。可會讀書識字。會學些寫算技能之事。琴姑道。奴年十七。就是母親教了幾個字兒。也還寫得出來。母親還教過做詩。做對。沒有學成。就只看得桌子上這幾本書。還有許多不明白哩。針黹是嫂嫂教的。也學些算法。別的却是不會。朱明道。那桌上的算書所載各法。你都學會麼。琴姑道。雖非精熟。却還算得上來。朱明歡喜道。那簽上寫着九章算法。顯是煩難。不想你都會了。將來再教你三角算法。便可量天測地。推步日月五星。琴姑大喜道。小奴生性最愛算法。却不知有三角名目。萬望相公指示。朱明雖是舊時代的一位虎虎奇士。對於醫算等學。無所不能。這時很喜歡的。便交給琴姑三角名色。儼如師保。直到日落西山。天色將夜。吳氏點燈。人房。悄把琴姑喚出。方纔停歇。吳氏看着琴姑。煞笑不住的說道。好姑娘。嚙膠住了丈夫。房門外一步也不出來了。你看這些菜蔬。都是一個人收拾出來。忙得好不利害。你却影兒也不見一兒。好個朱相公。早辰那般古怪。鐵青了面皮。人也嚇得殺的。這會子說也有笑也有。像小孩子捧着糖菓兒的。真個要算姑娘的手段高着哩。如今哥哥等着說話。你且去說了來。好

請教你顯的。俗仔法兒。琴姑脹紅了臉。羞得要死的。大郎在外間屋裏。咳着嗽兒。忙走出去。只見大郎在桌上打開衣袍。提出一件大紅綢外蓋。一件月白綾夾衫。二件線綢衫。一條紅綢褲。都是半新的。一個緞子包頭。一條秋葵色汗巾。一幅大紅絲帶。都是簇新的。說道。昨日還是私下的事。如今說明了。也要像一個樣。你拿進房裏去換了出來。拜了祖先。在壽星前磕個頭。好與朱相成親。琴姑向尤氏道。羞答答的。怎好進房去換。吳氏笑道。姑娘好害羞。啣成日躲在房裏。金釵鈎不出來哩。如今倒怕進房起來了。不見我手裏托着酒菜去擺羹飯了。櫃前醜醜滿地。都是汁湯汁水。難道好到天井裏去換不成。也是滿地雞屎在那裏。不怕污了衣服嗎。你只進了房。自然不會害羞了。琴姑却想起一個地方。抱着衣服。竟向哥嫂床上脫換。將舊衣拿進房中藏放。忽見床尚未鋪。慌忙鋪好。對鏡換了包額。理一理鬢髮。低了頭。走出房來。外面大郎吳氏已經拜過祖先。上過兩回酒。琴姑出去拜。大郎請出朱明。順手撥了房內一張椅子。朝北擺着。鋪下一個洋布大包。說道。今日是喜日。等妹子見了禮。好吃合歡酒兒。琴姑深深下拜。朱明口說不消。已是拜了四拜。復請哥嫂見禮。垂淚下拜。大郎夫婦一齊拉扯。勉強拜了兩拜。大郎吳氏將獻壽星的通霄銀蠟各執一枝。照着朱明琴姑入房。換去油燈。送進酒菜。搬進桌椅。在床前安放。鋪滿了一桌。雖無鳳髓龍肝。頗有山珍海錯。大郎斟了一大杯酒。說道。小人在這裏伺候。只妹子伏侍着。請相公滿飲此杯。朱明道。聲多謝。接過來。乾了。大郎又斟上一杯酒。道。相公吃個雙杯。與妹子成雙到老。朱明又吃了。朱明吃酒之時。吳氏也遞了琴姑兩杯。大郎夫妻方行告退。琴姑此時覺與朱明較前熱落。親親蜜蜜的斟酒勸菜。換了些細軟衣服。體態愈覺輕盈。又且人逢喜事。笑逐眼開。眉目之間。另有種風流情況。到得飲過了五六杯酒。那瑩白的嫩臉上。泛出朵朵桃花。更是可人。朱明此時心無二念。只怡然安享溫柔之樂。眼看着絕世佳人。千柔萬順般的奉承。更喜聰明好學。算法得有傳人心裏暢快。不覺以至醺然。恐又像昨夜那樣大醉。就止住了。琴姑見朱明已有醉意。亦不復勸。大郎還要送進飯來。被吳氏阻住。道。今日是姑娘吉期。快些送他進去罷。

讓擊。兩人洗過手脚。琴姑伏侍朱明睡下。這時朱明睡覺只管睡覺。就同槁木死灰一樣。連身子也不輕易一動。琴姑見此光景。恐怕是依然成了畫餅。此身固無所依。界面上也太覺難爲。情那斷綫似的珠淚。又撲簌簌的流下來。朱明心坎上忽感覺一種說不出來的憐愛。兒女情長。竟使英雄氣短。忙替琴姑揩拭眼淚。安慰道。你不必悲傷。我已安心收你。我是讀書之人。有老母在家。豈可不告而娶。日間因你學算投我所好。與你津津講論。到得酒後滿心。還是歡喜着你的聰明好學。以致忘懷幾誤大事。幸得一時想起。我與你合歡。有日安心待我回家。稟知太夫人。娶你回去成婚。方是正理。你愈下何如。琴姑道。相公所見者。大奴非貪歡之輩。敢不遵命。只是驚弓之鳥。心膽已碎。惟恐再有他變耳。朱明道。我豈薄倖之人。倘有相負。有如此燭。琴姑慌道。相公何必設誓。小奴謹依相公吩咐就是了。朱明此時看琴姑已聽從。心甚歡喜。兩人笑謔一會。沉沉睡去。直到一輪紅日。穿透窗櫺。外邊大郎夫婦洗鍋抹灶。打水取火。方纔驚醒琴姑。先起。朱明叮囑夜間之事。不必與哥嫂說知。省他又生疑慮。琴姑道。這樣事。怎生說得出口。你也不必提起。朱明起身後。琴姑收拾床舖。開門出去。大郎已出門買菜。尤氏已把早飯煮好。風爐上頓好一罐蓮桂湯兒。遞與琴姑。說道。姑娘這番是真正恭喜了。琴姑含羞不答。自拿湯水進房。少頃大郎回來。向吳氏道。剛纔路上好一隻大野雞飛過。離着止有十數步。可惜沒帶彈弓。朱明接口問道。尤兄。你會打彈麼。大郎道。小人胡亂學打幾彈。不十分準。只好取幾個雀兒頑耍。朱明道。彈弓固好。不如用指拈打。更覺梗益。兼有力量。大郎道。不用彈弓。可知便益。相公若會乞賜指教。朱明道。用指打彈。又不如用掌發弩。戰陣上。要算一件驚人的本事。我略知一二。你若要學。待我教你。大郎歡喜道。這是極好的了。吳氏接着道。且吃了飯再處。休餓了相公。大郎沒法。催着吳氏手忙脚亂的弄上菜來。拿飯進房。朱明用過。正待收拾開去。大郎早已進房。要求朱明教弩。朱明道。我一時高興。和你說起。但我歸心如箭。今日就要起身。等我來接你妹子的時節。教你便了。大郎聽說。口定口呆。吳氏連忙接口道。教弩正有日子哩。倒也不在一時。只是姑娘纔得伏侍相公。常言道。一

月不空房。相公且住滿了月。再說去的話。朱明決意要行。大郎苦勸。從半月十日說到且過三朝。朱明尚不肯依。琴姑見留不住。朱明默然不語。只覺得鼻裏辛酸。兩眼中要流出淚來。吳氏道。相公就是想家。也不在這兩三日。上。除非姑娘有甚毛病。第二朝便至決絕。若是好好的閨女。怕沒恁般情理。我丈夫說過了三朝。是再少不去的了。琴姑聽了這話。用手不住的拈着衣角。桃花臉上泛起了片片紅雲。真是哭也不能。笑也不能。

## 第九回 俠男兒心習武藝 莽夫廝打遇知交

朱明見此情形。萬分無奈。只得允過三朝。決定十一日清早必去。大郎道。到十一這日。準送相公。只是方纔說的擊箭。要相公指教。吳氏道。纔吃過飯。你該叫隻湖船。跟相公到湖上去遊玩。散散心兒。爲什麼只管逼着相公教弩。朱明道。我生平最喜以學傳人。你令妹酷好算法。你如今又喜學弩。總是空閒。儘着這兩日。與你們講究便了。大郎琴姑俱各大喜。吳氏亦不復阻。朱明取一根稻草。摘了尺寸。令大郎削起幾枝竹箭。聽用。一而取過紙筆。畫了許多黃白赤道。地平經緯各圖。分別弧度交角之理。指示琴姑。正在講解。大郎已削了三五十枝竹弩。拿進房來。朱明笑道。爲何要這許多。只兩三枝做個樣子兒。夠了。因取一枝在手。推開房牕。望着對面屋脊一顆蓬蓬鬆鬆的草。說道。我這一弩。要中那顆草中間粗的梗上。從下數上第一節草節。却要穿在上面。不要透過去。說完把手一覆。那枝竹箭已不歪不斜。橫貫於上。尤氏琴姑齊聲喝采。大郎初聽朱明說着。心裏認是作耍。及至發去。果然中了粗梗上第三草節。却又真不脫過去。那枝竹箭。又似稱過分兩的不長不短。停停勻勻。橫貫正中。隨着風勢。在那裏搖搖颺颺。把大郎驚得呆了。回轉頭來。看了朱明一眼。翻身便拜道。相公神弩。真教人佩服也。朱明慌忙攙起說道。此不足爲奇。只要指掌停勻。臂力相稱。遠近高低。便能如意。因取紙畫一酒盃大圈。圈內畫點三點。有黃豆大小。遞與大郎道。你拿去糊在壁間。注目而視。總要看到這圈如月洞一般。可容人進出的模樣。

那一點兒像這瓦鉢一般大小。我再叫你壓抵撲捺的指法掌法。高低輕重。伸縮疾徐的臂法。則發必中的矣。大郎疑心道。這樣子大圈點。如何會看至月洞瓦鉢大呢。朱明道。神之所聚。形隨神運。神既盛足。形亦充周。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只要專心致志。一慮凝神。自有妙處。吳氏道。朱相公說話。是一毫不錯。大郎道。這又奇了。你如何曉得這種道理起來。吳氏道。奴家做針指的時節。定睛看那花朵。看得久了。便胖大了許多。想就是這種道理。朱明笑道。吳兄休管是與不是。只專心注視便了。大郎拿着紙圈。自去黏壁注視。吳氏自去窗邊收拾。朱明白與琴姑講究歷算。少頃。只聽見大郎喊道。相公不錯。果然這一會子就大了許多了。朱明笑道。這是方纔大嫂的話了。是駭花不是。真看得大。你快些閉目凝神。一會然後再看。最要有意無意。勿忘勿助。方有效驗哩。大郎聽說。果然如法用功。默無一言了。接連過了兩天。朱明又欲辭行。回歸太原。琴姑蹙着眉頭低聲問道。相公可能再留幾日。朱明道。這斷不能。明日一早即行。琴姑不覺垂下淚來。朱明笑道。這又奇了。我和你日子正長。豈在目前須臾離別。况我早去一日。便早接你一日。快休作此悲涼之狀。琴姑不敢再泣。拭淚道。世情反覆。人事風波。但望相公早來收取。毋致再有變端。朱明道。再有何變。我到家後。稟過太夫人。即來娶你。斷無他慮。因喚大郎進房。大郎拿着那封銀子。放在桌上。說道。不瞞相公說。小人在這包內。用去五兩銀子。還沒與相公說明。朱明道。何妨。令大郎將四十兩稱作一封。八兩稱作一封。說道。這四十兩算不得聘金。你存下做本錢。隨處經營。不要開這樣店了。房屋淺窄。畢竟有許多不便。這八兩留與琴姑買些零碎。準備着早晚來接。餘下剩的三四兩。我做盤纏。能在內檢出一塊。託大郎定船。把餘銀收起。復在梳檯抽屜內。取出一個帖兒。說道。這上面寫着指掌臂三處用力之訣。并袖藏十弩連珠發用之法。尤兄可細心體會。自有妙處。大郎兄妹各自謝了。大郎收銀出房。朱明吃完晚飯。便要安息。琴姑伏侍朱明先睡。此夜恩情。比前兩夜更是不同。覺歡情正厚。別緒旋抽。恨不得兩個身軀。鎔化作一塊。真個千般憐惜。萬種溫存。琴姑道。奴也與嫂嫂會同床。再不敢着肉沾皮。爲何與相公同睡。就如連枝比目一般親。

矚無比。朱明道男女之樂。原生乎情。你憐我愛。自覺逼體俱春。若是村夫俗子。不中佳人之意。盡妻駭妾。不生夫婦之情。縱夜夜于飛。止不過一霎雨雲。索然興盡。我與你俱在少年。亦非頑鈍。兩相憐愛。眷戀多情。故不必赴陽臺之夢。自能生寒谷之春。况且男女之樂。原只在未經交合以前。彼此情思俱濃。自有無窮興趣。既經交合。便自闌殘。若並無十分恩愛。但貪百樣輕狂。便是浪夫淫婦。不特無所得樂。亦且如沉苦海矣。琴姑道。奴家未歷個中。不知雲雨之事。其樂如何。竊以為樂根於心。以情為樂。則慾念輕。以慾為樂。則情念亦輕。即如前日。自覺慾心稍動。便難消遣。情之一事。幾撇天外。今因相公稟命之言。慾念無由而起。情念即辛綿而生。據此時看來。相公已怡然自得。小奴亦竄然如迷。捱胸貼肉。幾於似片團成。交股並頭。直欲如膠不解。牀幃樂事。計亦無逾此者。恐雨雲巫夢。真不過畫蛇添足而已。兩人講得投機。更加親愛。直睡到日上三竿。方纔起身。大郎已雇定船隻回來。朱明梳洗畢。收拾行李。把一條褥單。一條緞褥。留與琴姑。換了琴姑的一牀布褥。道如此覺你。我雖離如不離矣。琴姑亦尋出一條白綾汗巾。上面繡着曉日曠。楊柳披拂之勢。題着一行小字。曰春風曉日。鬪繫在朱明袴帶之上。垂淚道。見巾如見奴也。朱明安慰一番。吃了早膳。謝了吳氏。起身下船。卸過行李。辭別大郎。大郎道。小人已對家中說過。送相公到山西方回。朱明也就允了。在船無事。又把用弩之法。與大郎講說。大郎心領神會。朱明更覺喜歡。行了一日一夜。舟抵烏鎮。買些飯菜。放開船頭。不料那河中。正撐一隻大沙船飛過來。兩船一碰。大船上人多恃強。說是碰壞了他船頭。跳上船。把船家鎖去。朱明這船便直蕩過來。急得後面搖櫓的船家亂跳亂喊。大郎袖裏藏着十枝竹弩。正在學習揮掌臂法。一時不禁跨出船頭。望着鎖人的水手。把手如法一撲。恰射中大股上。鮮血直淋。叫聲阿囅。站立不住。倒在船上。叫喚。那邊船上。跳出幾個人來。打大郎。大郎用手一架。當頭兩個。一個已滾下河去。一個跌轉大船頭上。爬不起來。那後面兩個。就嚇住了脚。大喊打死人了。大郎行慌正。要避入艙去。猛聽得那邊船裏大吼一聲。奔出一個大漢。跳過船來。一手揪住大郎胸脯。望着河裏。就擡却。擡不倒。大郎忙用手。



肘照着大漢手彎直坐下去。却坐不脫。因也用手揪着大漢。兩個人你一拳我一拳的鬪打。只聽得一拳下來。就如打油車的一般轟的一聲。震得那船頭擺了幾擺。船底水聲廓落廓落的響。連那邊船上的人都看得呆了。岸上人齊聲喝采。說道好打。朱明睡在中艙。聽得鎖了人去。慢慢的披衣起來。聽喊打死了人。慌忙着又聽見大郎與人厮打。勢甚凶猛。急趕出艙來。口裏說着不要混打。把眼一看。失聲道。老弟那大漢與大郎俱各放手。大漢道。朱兄。此位何人。朱明道。這位尤兄。是我相與。你且進艙來。和你細講。那邊船上家人忙把船家開鎖。說道。誰知是朱相公的船。岸上人都道。誰知是一家人在那裏瞎打鬧的一聲都散去了。你道那個大漢是誰。却是朱明最好的朋友。王士杰。士杰過艙。朱明問緣何在此。士杰道。話長哩。你這尤兄真好膂力。實是可愛。朱明笑道。打得你不疼麼。士杰道。要打得疼纔好。不痛不癢的。就一日打到晚也沒幹。尤兄。你多少年紀。會什麼武藝。方纔發的弩箭。可是朱兄傳授。朱明驚訝道。你講什麼弩箭。他還沒有學會。你如何知道。士杰道。朱兄原來不知。我那邊水手的腿上。敢還在那裏淌血哩。大郎道。是小人冒昧。看見鎖了人去。一時氣忿。就發了一弩。不料竟射中了。弄出事來。士杰道。休說閒話。你究竟多少年紀。會什麼武藝。說出來罷。大郎道。小人二十三歲了。不會武藝。就是朱相公教我用弩。纔學了兩日。正在說話。只見那邊船上走過一個人來。說道。表兄久遠了。朱明道。原來士杰在此。士杰怎總不提。士杰道。我要緊問尤兄的話。忘記和你說了。士俊道。他們大鬧。我尙未起身。後來聽見表兄聲口。纔急急起來。我們如今快搬在一處去。朱明尙可是同路。士俊道。弟的船是回去的。朱明大喜。吩咐把行李都搬上大船。淨過手面。吃了早點。四人坐下聚談。士杰道。尤兄好膂力。朱兄若不出來。我定要吃虧哩。大郎道。小人勉強支持。已是筋疲力盡。朱相公若遲一會出來。小人定要受傷了。士杰道。你這話通是假老實。對你說罷。我兩個要算棋逢敵手哩。朱明道。閒話休提。我且問你兩人緣何事到此。我出門時。士俊尙未回。何以又在一處。士杰道。我那日吃酒回去。就到縣前打聽那賊秃下落。方知那賊秃的師父是賜紫禪師。縣裏賊坯開釋了他。立刻叫他走。

了。弟回家氣了一夜。明日一早起來。也沒向家裏說。知打聽他往浙江。竊一蹻。趕下來。那知連日遇雨。倒受了他的累。到得杭州。訪知那賊禿在靈隱寺掛搭。正往那裏找他。却遇西湖後山發蛟。險些兒弄到水裏去。候了他一日。沒處下手。那知被昭慶寺裏接去。祝由治病。正值寺裏火着。連那生病的和尙都一齊燒死。朱明方知替了空治病的就是這個行疊和尙。點着頭道：「這真天網恢恢了。」士杰道：「我打聽這賊禿已死。親到火燒場上。又見無數焦灰也似的屍首。說道：『個個都是和尙。心裏愈加暢快。』」在湖上吃了一醉。纔回寓所。前日到關上去搭船。只見管關主事送出士俊來。就下了船。不料因與尤兄廝打。得會朱兄。士俊道：「弟自江西回來。路過北新關。因關上主事是先父的門生。順便一望。不想遇着舍弟。士杰說表兄要往江西。緣何忽要回去。」朱明因把前後事情述了一遍。士杰大喜道：「原來尤兄是朱兄的大舅哩。今日我作東。替朱兄會親。大郎連聲道：『小人怎敢。』士俊道：『還是小弟作東。』」來壓驚。二來賀喜。士杰道：「不是這一打。我們怎得成交。如今是好了。與朱兄做了親戚。我兩人便得常會。正有得打哩。」朱明等一齊失笑。一路上遇水登船。逢山坐輜。已到了太原境界。大眾收拾回家。朱明腹中輪轉。母親家教極嚴。此時須慢慢的宛轉稟知。豈可一時冒昧。亦且未經稟命。即帶人回家。難免專擅要求之罪。因向大郎道：「我本欲同你上去。如今想起。却有許多不便。你可先回。對令妹說。叫他放心。我約月內就來接他罷了。」大郎唯唯。却俟朱明上岸。悄悄隣里訪知王夫人。大賢大德。周氏賢慧。非常滿心歡喜。回去朱明到家。細述前後情形。王夫人等皆驚訝不已。最後又將琴姑的約言。稟明了王夫人。只把個王夫人氣得勃然變色。揪住朱明。光潤潤油滑滑的一條髮辮。抵死不放。朱明不覺祇有流淚。幸得周珮君長跪在王夫人面前。百般求懇。把個臉直低入王夫人懷裏。用手按住王夫人的腰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替丈夫求解。王夫人最是疼愛珮君的。也只得依允了。朱明因寫了一封書。并檢出歷算書器。差人先寄與琴姑。以安其心。其書曰：

太夫人心最仁慈。而性極嚴正。歸家知汝之事。勃然大怒。以我爲德不卒。妄行非禮。幾墜不解。願正室跪求。

宛轉周全。目下怒氣已平。將來可望合璧。汝其安心以待。算書全部一百三十二本。規矩一匣。儀器一具。專人寄付。好爲收領。算法妙於三角。歷學起於日躔。以汝靈心。悟我成法。如膠投漆。如露凝香。正無慮日月跳。凡茫茫無定。璣衡轉軸。涉涉無端也。日佩汝巾。夜眠汝纈。形離神合。更勿問風雨矣。倘魂香夢。當亦同之後會。非遙珍重。珍重。兄嫂前統爲致謝。餘不觀縷。夫朱明字付。

琴姐收閱。

四月十四日

朱明封好寄去。在家靜候好音。一日晚間。王夫人說道。你在杭州所做之事。本屬苟且。但念彼一家苦情。祇得領回家來。我已擇定六月初八日。是黃道不將吉日。明天就是出行吉日。你可於早一月前往。於初八日進門。以完此事。朱明大喜。去通知哥嫂辭行。行期一路無話。來至杭州。忙忙的走到湖邊。只見尤家門上一把鎖鎖着。寂無人聲。朱明着急。慌問隣居。有一老人答道。他家搬了。問何日搬往何處。老人道。是昨日夜裏搬的。並沒通知。隣里不知他搬往何處。朱明連問數處。都是如此。心裏好生驚訝。又訪問了數日。簡直似石沉大海。蹤跡全無。

### 第十回

星士胡言當場出醜

英雄趕路擒盜揚威

朱明撲了這一個空。仍然回轉家中。將情節稟明。王夫人說道。這事本容你再去尋訪。但你五叔人柏有書到來。說尙書郝公羨慕你是個文武全材之士。想提拔你替國家幹些事業。知己之感。萬不容辭。我意已決。你趕快到北京去。朱明本來是天生的傲骨。眼底裏實在瞧不起做官的人。但覺這專制淫威之下。祇無那品三一流人物。是當代的好官。而且母命不敢違拗。只得向北京一走。不過他的主見。是欲前去拜會郝公。若由此階進。博個一官半職。照他性情上論來。是絕對做不到的。出門先到表弟王士杰那裏。託士杰去訪問尤家下落。士杰道。我正裏會尤大哥。萬一遇見琴姐。拿甚麼憑信。使琴姐肯到府上來。朱明在腰間解下曉日圖帕子。遞與士杰。再

四叮囑了幾句頭也不回的去。了。朱明便出了太原路上又碰到了池紹甲。這池紹甲是朱明的同窗。朋友。兩個  
人脾氣都合得來。紹甲這番進京。也是到祁品三衙裏的。便同朱明一路而行。到了北京。先見了朱人柏。却見人  
柏忽然大哭起來。朱明紹甲問明緣故。才知祁公已死。人柏已被裴太監參劾。竟致囊囊蕭然。清風兩袖。朱明紹  
甲皆爲祁公喜。並爲人柏賀。說這時候做官的。就不能生有氣骨。有氣骨的人物。一做了官。這性命却滑在西瓜  
皮上。一跌就要粉碎。祁公幸而死。老叔幸而罷免。並沒有發生意外禍變。這是做官人。一等一的終果收場。老叔  
又何必介意於懷。哀哀痛哭。人柏被他們勸醒過來。便在京中謀了一個學究的位置。苦度此清寒歲月。朱明明  
知他叔父在京師住慣的家裏。又沒有田產。不做官就要吃這碗筆墨飯。人各有性之所近。非可以勉強得來。也  
只好由他隨緣樂度。恰好紹甲京裏有一家親眷。留着他盤桓盤桓。朱明也祇好辭了人柏。別了紹甲。回他的山  
西去。剛出禁城。却看一個拆字的先生。戴着古銅的眼鏡。穿着一身紬緞的衣服。招牌上寫着李鐵口三個紅字。  
桌圍邊也擠滿了一圈的人。却見一個大漢擠了過來。順手就拈了一個如字。朱明是認識他的。且不去驚動他。  
躲在他背後。瞧瞧熱鬧。鐵口拿起筆來。就木板上寫了一個女字。一個口字。問道。你尋的是男人。是女人。那漢答  
道。是男人。鐵口搖着頭道。是女人。一尋就着。是男人。再尋不着的。那漢道。怎見得呢。鐵口指着木板道。這如字拆  
開。不是一個女字。一個口字。是只有女口。並無男口的了。那漢蹙着眉頭。眼中竟像要掛出淚來。鐵口作色道。我  
索性說穿了罷。你這令親。多分是已死了。那漢忙問道。你拆字的。並沒不好。不過是尋不着罷了。鐵口把如字頭  
上加了一畫。口字一直反勾出來。說道。這不是個死字嗎。那漢滿眼垂淚。朱明伸手在那漢肩上一拍。那漢回頭  
一看。就喊道。兀的不是朱相公麼。那些圍着看的人。忙問大漢道。你方纔拆字要尋人。可是這位麼。那漢答道。正  
是。只聽得那些人一齊笑將起來。說拆的好準字。聞的一聲都散去了。羞得鐵口臉上紅得像小陽春。天雄狗卵  
子。做聲不得。那漢向鐵口拱一拱手。同着朱明走出棚來。那漢便是尤大郎。路上告訴朱明道。小人自別相公回

家收了店。每日在家學弩。那知從前來嚇詐的汛差。心裏記恨。因府縣發下告示禁約。不能奈何。小人就去與了空一個護法說了。說寺裏的火。是小人放的那護法。是東廠裴太監的姪兒。名叫裴文。在家倚勢。無惡不爲。了空傳授他探戰之訣。逢迎他叛逆之計。相好無比。了空的俗家。住在山後。有一二百個人。都是他的黨羽。還結連海島裏一班流盜。在海面上截劫客商。近年來常載金銀。假着販毡帽夏布。與人往來發貨討帳的名目。散給軍糧。割付將來。竟要反叛。朱明大驚道。你這話是真是假。前在你家。怎絕不提。我早知裴直擅權。其姪裴文。頗有好善樂施。仁厚之名。故從前並不在意。怎說是無惡不爲。大郎道。這些惡端。是裴文府裏一個奶公說的。從前小人原不知道。裴文陰謀不軌。因此買服民心。每年施捨棺木。棉襖藥餌。糞粥之類。有膂力槍棒的投奔他。都肯收留資送。窮苦的親朋鄉里。也肯周濟。又叫人各處馬頭市。集日。夜行船上。傳說他許多仁義。故此浙江一帶。都稱他爲孟嘗君。朱明歎道。原來如此。你且說裴文便怎樣奈何你。大郎道。裴文聽了謊話。合他黨羽。黑夜前來抄殺。虧了一個舊隣喬幹。與小人相好。他的妻子喬大嫂。在裴府做奶娘。得了風聲。悄悄送信。叫小人逃避。小人連夜搬到城裏一個親戚張皮匠家。藏着。果然到次日夜間。強盜就來打開門面。見沒人。纔罷。還連累了同街一個鹽店。打劫了好些銀兩去。小人探了幾日。趕到山西來尋相公。那知相公已進了京。一路趕進京來。受了暑氣。在山東台兒莊。生起病來。吃了混帳醫生的藥。幾乎死了。淹淹纏纏的病了三四個月。把盤費衣服都弄光了。趕進京。纔知祁公已死了。又找不着相公寓處。進退無門。流落在琉璃廠裏。替匠頭挑磚瓦。過日。閒着就出來尋訪。纔沒尋處。不料今日也被小人尋着了。朱明着急道。你出來了半年多些。大嫂和琴姑在家。怎樣度日呢。更怕裴賊另起風波。這事怎處。大郎道。這却不妨。我那親戚做人老實。住的是成兵部房子。在他府門裏面。人不敢進去。又任禁城之內。料不妨事。前日相公存下銀子。儘夠他們日用哩。朱明道。這事終久不妥。我必須回去。方好。一面說。一面雇了車子。趕了五六日光景。這日正走到東阿縣地方。只見四面皆山。樹木叢雜。朱明道。尤兄。我們一路來。

看那些樹皮都剝盡了。村莊上一堆柴草沒有。居民鳩形鵠面。逃荒的路沿不絕。自古道。凶荒多盜。此處山勢險惡。恐有歹人出沒。須要小心。大郎道。小人也是這般想。但靠托相公本事。就有盜賊。何足爲懼。就是小人仗着相公傳授。并自己的膂力。約摸三五十個漢子。也還抵擋得住。這強盜若碰着我們。可就晦氣哩。大郎正在誇口。早有一人縱馬而過。說道好大話。一頭笑着把馬加上一鞭。飛也似的去了。朱明埋怨道。尤兄你闖出禍來了。大郎道。這人甚是文弱。不像個歹人。還是過路的。聽着小人言語。認是拉架子裝空頭的人。故此作笑。我們也不管是好是歹。都留些神罷了。朱明道。天下能人儘多。尤兄怎便說此滿話。這人一笑。定起干戈。三五十個漢子。便抵擋得住。一兩個好漢。兄便有些費手了。以後說話。務要謹慎。江湖上不是當耍的哩。大郎唯唯遵命。又趕過一重岡子。只聽呼的一聲。一枝響箭。望着朱明喉管邊直擦過來。朱明一手接住。折作兩段。擲將過去。說道不好。強盜來了。兩人齊跳下車。那車夫已是滾下地去。只見山岡那邊。跑出一二十個強盜。大半彪形虎背。都拿着器械。掛着弓箭。騎着高頭駿馬。七八十個馬蹄。翻釵相似。潑風價的趕來。朱明手中並無器械。未免慌張。大郎把手一覆。早發出二枝響箭。那當頭的一個強盜。把棍一撥。一枝箭早已落地。那一個把身軀一扭。這箭從肩旁邊直鑽過去。又把後面的強盜射倒了一個。不防大郎又發出兩枝連弩。都向着當先的咽喉鑽去。一個把頭一低。却好中在頭盔上。那一個躲閃不及。張口一咬。可的咬一個正著。險些穿入喉嚨中去。都嚇出一身冷汗。那兩匹馬已是趕到。兩條棍子齊齊的望大郎頭臉直劈下來。大郎發弩不及。方纔害怕。朱明迎上一步。將兩臂用力一架。兩條棍子一齊折作兩段。那兩個盜首。便各拿斷棍。向着朱明劈打。後面的強盜。一擁圍上。各掣腰刀板斧。風一般砍來。大郎着急。轉身把車槓死力一拔。拔斷了半截。掄在手中。橫七豎八招架。朱明身子一蹲。就地滾去。把匹馬滾折了一隻腿。那馬負痛直揪起去。馬上的強盜便直跌下來。朱明趁便搶了他手中的腰刀。在強盜堆裏大殺起來。兩個盜首。撇去斷棍。掣出腰刀。大郎雖然勇猛。却是不會武藝。一味蠻打。臂上早着一刀。大叫一聲。負痛逃走。

被一個強盜連放一枝冷箭。射中大腿。倒在地下。衆盜正在亂竄。朱明忽然着慌。一面招架。一面攙着夾在腋下。殺開一條血路。落荒而走。強盜得勢。縱馬趕來。朱明省下來。夾着一條大漢。又是步行。如何得脫。正在危急之時。只聽見一匹驃兒。吼吼的嘶着怪聲。直奔上來。朱明定睛看那騎驃之人。却是王士杰。不覺大喜道。老弟來得正好。士杰並不言。掄着一根鐵尺。飛也似的奔那強盜去了。那強盜騎的馬。匹。聽着驃兒吼聲。屎尿都嚇了出來。一齊回轉頭往山岡上沒命跑回。朱明忙喊道。老弟休要追趕。士杰正在性發。那裏肯住。那驃兒咬馬。又是他的本性。如流星趕月一般。逢山過山。逢水過水。直追將去了。朱明放下大郎。只得也大踏步趕去。趕到一重崗上。見兩個跑散的強人。正在那裏歇息。一個是被大郎弩箭所傷。一個是被朱明滾落馬來。跌閃了腿的。忽見朱明追至。料逃不脫。跪地求饒。朱明把兩人腰內搭搏解下。背箭綁住兩手。喝令引導。二盜只得負痛前行。大郎將臂腿紮好。在地下拾了兩根斷棍。也趕上來。大家押着前去。只見對面崗子上。士杰已被強盜殺敗下來。見有接應。回轉身。仍復追過崗去。那衆盜拚命迎門。這番却都是步戰。怎當朱明神勇。不片刻早打翻一個。一個往亂林裏沒命的跑去。其餘的一闕都走了。朱明捉了一個盜首。并押去的兩個。說道。窮寇莫追。我們快些回去罷。士杰道。我的驃子被他搶去了。哩。朱明道。有這三個強盜在此。怕他則甚。但是怎樣被他搶去的。士杰道。我趕過兩重崗子。他們都下了馬了。團團圍住。與弟拚命。驃子腿上着了一刀。亂揪亂跳。我便縱脫。驃子被他搶去。了一會走上六路。只見車夫坐在地上。兀是發抖。士杰笑道。這樣膿包。也出來走道兒。朱明問前去多路。可有宿處。車夫道。要走到二十里。纔有宿頭。日頭又下去了。怎走得及。朱明道。這也顧不得。快些趕去。車夫只得起來。收拾車子。忽然失驚道。阿呀。車槓都被強盜大王爺爺打折了。怎麼走呢。大郎道。倒不是強盜打折的。如今沒法。把繩縛起來。指着強盜說道。我們押着他三個。推便了。士杰道。那一個不用力的吃我一鐵尺。三個強盜。暗暗叫苦。走不半里。只見遠遠的火把透明。一隊人趕下崗子來。朱明提着腰刀。士杰拿了鐵尺。飛步迎去。却見來人有八九個。都把兩手綁

着有兩個嘍囉模樣。四隻手擎着七八把火亮。朱明料是用苦肉計。按刀而待。須臾走到跟前。一齊跪下。那個盜首。倒的說道。我們原是良民。只爲貪官酷吏。逼迫至此。雖在綠林。並不打家劫舍。除了和尚之外。從沒妄殺一人。兄弟十二人。誓同生死。今日被爺們拿了三個。咱們要逃也連夜走了。只是念着弟兄情分。心裏過不去。如今都來替爺們磕頭。情願多送些買命錢。饒了咱三個弟兄性命。若爺不受錢。爲義氣上肯饒放咱們。咱們便刻着爺的長生位。朝夕禮拜。有用着咱們去處。情願殺身圖報。若決不肯饒。就把咱們一齊砍了。省得弟兄們東分西散。只求不要解官。免受賊官惡氣。情願死在好漢寶刀之下。誓不皺眉。朱明道。我等清白傳家。不受盜賊贓物。只須除盜安民。原不解送官府。你們同惡相濟。有甚義氣。我非江湖豪傑。又爲甚義氣放你。但既以禮求。若不放你。這三個弟兄。只道我沒有慈心。若空空放去。縱盜廢法。又墮入你們套中。也能把他三人放去。以全你弟兄情分。把你們殺了。以正國法。你們情願不情願。那些強盜齊答道。咱們情願。朱明聽的一聲。掣起腰刀。搭住那爲首的一個強盜。望着頸上就砍。那盜首神色不動。伸頸受刑。

## 第十一回 淨土翻成孽海 綠林喜得英才

朱明把刀擎起。正在砍下。只見推車的三個強盜。一齊跪下痛哭。道。咱們已經被擒。應該就死。如何連累別人。爺只把咱們三個砍了。就是朱明尙未開言。士杰大喊起來。道。朱兄罷了。放他去罷。大郎也來勸着。朱明道。強盜是好放的嗎。且待我看來。一手拿過火亮。細把衆盜照看。只見個個猙獰。人人勇猛。兩個盜首。生得更魁梧。不由太息道。草澤之內。固大有人。親自解其縛縛。說道。你們都去罷。衆人叩謝起來。求問朱明等名姓。朱明道。萍水相逢。一霎便飄流開去。記恩記怨。終是枉然。你們若改邪皈正。後會正自有期。倘然怙惡不悛。就永無相見之日了。何必致問。那兩個盜首道。恩爺雖不望報。小人們實有良心。就是供一牌位。燒一炷香。也是小人們一點微



意。朱明道，大丈夫怒則刀兵，喜則杯酒，偶然感觸，開籠縱桉，何足爲恩，亦無可感。既是你們好意，我和你相逢此地，就稱我們爲東阿生罷了。說畢，催着車夫就要動身。衆盜一齊跪下道：「此去宿頭有十七八里，山徑崎嶇，樹木叢雜，積雪未化，路滑難行。况車已斷槓，腹中飢餒，尤爲費力。小人們見爺貌若天人，勇力蓋世，兼之氣概非常，斗膽欲請至山莊款留一宿，略聞咳唾，明日五鼓送行，也不枉虛生人世。倘有異心，天誅地殛。」朱明暗想：「大郎受傷，固該早息路，遠腹虛車，又斷槓，實屬難行。這些人心術畢竟如何，亦須討一下落。」因笑道：「說大丈夫推誠相與，豈須可行。昔齊賢從盜乞食，張綱臥寢賊營，誰謂古今人不相及。邪，何必發誓。衆盜大喜，歡呼如唱凱歌一般。幾個執着火亮，幾個扛着車子，叫車夫趕着牲口，簇擁而行，過了一重崗子，有一二十個嘍囉執火而來，盜首喝令前行。又過了兩重崗子，顯出一所莊院，門前一灣澗水，四面環着合抱的樹木，兩邊有百十餘家村落，正在那山凹中間。滿山都是松樹，層層圍裹轉來，甚是藏風聚氣。走到澗邊，却是一條木橋，莊內跑出一羣獵犬，都是高頸瘦足，捲尾鉤身，向着朱明等直撲將來。兩個盜首在後面大喝了一聲，便齊齊的掣回身子，搖尾而行，如引導一般。先跑入莊門去。朱明等進廳堂，各盜領着頭目，重復叩頭致謝。朱明扶起，問其姓名，方知爲首二人，一個姓茅名虎，一個姓范名勝，都是汶上縣人。二人也問朱明的姓名，朱明方始說與知道。吃過了茶，就有一個嘍囉送上一大包藥，茅虎道：「這是神效刀瘡之藥，替尤爺敷些。小人受恩，爺一刀和帶傷的兄弟們，也都要用着哩。」大郎忙把傷處解開，范勝替他搽上，包紮好了。受傷各盜，自去敷搽。嘍囉已燙出酒來，朱明叫茅范同坐，兩人抵死推辭，就被士杰一手一個拉住，喊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快些坐下罷。不然就要和你厮打哩。」二人只得坐下。先擺的兔脯、獐、乾鹿、肥肉，後獻上蒸猪、蒸羊、爆雞、燒鴨，桌前架着一二尺長六七寸圍圓，焰騰騰、鑠石流金的火炭，大家放量而飲。飲至半酣，酒力內發，火勢外熾，一個個都熱出汗來。嘍囉提着一隻炭，正待倒下盆去，被士杰兜臂一搯，失聲叫喚。朱明忙問何故，茅范驚喝，嘍囉士杰道：「更倒下去，便把人炙焦了，却不干他事。是我着急，捻得重了。」

些不道他皮肉這般輕嫩。茅范大笑。席散後。朱明問道。你們說除和尚之外。從沒殺人。想與和尚有仇嗎。茅虎道。小人住在汶上縣西門外。離城十里。一個大慈悲寺。管下的房頭。叫做清淨招提間壁。那招提內住持號叫百空。是寺裏大和尚。真如。付拂的徒弟。那真如生得相貌豐富。能言善辯。結交官府。與京裏大老爺都有線索。在府縣面前說話。一說一靈。這百空靠着真如聲勢。專一結交官吏。寫得絕好呈狀。替人包打官司。庵裏造作密堂。宰殺賊牛賊馬。開場放賭。紮圍詐錢。山東一帶大道上的土妓。每月有他常例。若少缺了。官府就差人下鄉驅逐。遮摸幹下些不公不法的事。官府捕捉要緊。只買得勸他收留在庵。應捕人等使不敢去拿。更有一樁傷天理的事。是酷好男風。庵裏絕標致的沙彌。有五七個。儘他受用。兀自在外搜括。但是瞧見清秀小夥。便設計弄入庵中。取樂。又最喜姦弄幼童。常常把小孩子屁股弄破。鮮血淋漓。啼啼哭哭。父母知道。只可鼻涕眼淚出氣。啞屁也不敢放。一個茅虎等正說到那裏。被士杰將手裏一碗剛泡濃茶。向火盆裏一擲。潑得那火灰轟起。飛了朱明等一頭。朱明驚訝道。士杰這又是什麼緣故。茅虎范勝滿臉失色。嚶嚶們連私下站聽的頭目。俱嚇得面面厮覷。士杰搔着肚子道。小弟聽着和尚無法無天。作惡氣得慌了。朱明笑道。原來是這個緣故。却干這茶碗甚事。把來摔破了。茅壯士且把這話說完。士杰休再發莽性。茅虎纔放了心。說道。却是那一年。小人隔壁鄰家一個小孩子。年止九歲。跑到庵裏去頑耍。被他捉到房中。一頓狠弄。死了過去。那賊秃叫人扛到他家。說是爬在樹上騎豁了的。他父母喊醒轉來。問明緣故。請了醫生。醫治不好。到半夜裏就痛死了。他母親亂磕亂撞。要死不死。哭得好不傷心。又不敢傷犯那賊秃。只把心口狠捶道。死了我了。死了我了。小人聽了一夜氣。極性發。一早起來。要痛打這賊秃。出氣。湊着這賊秃走出庵來。被小人劈心一拳。不料登時打死。士杰拍案大叫道。打得好。打得好。我聽你說了半日話。把肚子幾乎脹破。若不是一拳打死。就和你拚個死打。償那小孩子的命哩。朱明不覺大笑。連茅范眾人都忍不住。茅虎又說道。小人幸無父母妻子。連夜逃走。走到此地。被眾兄弟出來邀截。因鬥小人不下。勸說入夥。小人

暫且安身。後來官府着落遠親近鄰追拿。這范兄弟與小人相好。漸漸要着他身上。便也逃在外邊。直到去年二月裏纔到此聚義的小人們一來事因和尙而起。二則見那些和尙姦盜淫邪。無所不爲。各處庵寺。大概如此。故此對天發誓。遇着和尙都不放生。取出心肝做湯醒酒。朱明道這也罷了。只是你們在此胡做。官府怎生容得。不來捕捉。這些莊鄰如何也不舉報。任憑你們作爲呢。茅虎道。如今人怕的是兇官府也。差過幾次人來收捕。被小人們都趕散了。走不迭的也磕傷了幾個。州縣官每月出甘結。說所管地方並無盜賊。若要申文出去。請兵派將他如何敢呢。這些莊鄰莫說不肯首報。還惟恐我們不做這勾當呢。朱明道。這是爲何。范勝接着說道。從前衆兄弟在此。還是無紀之師。隣里都懷畏懼。自茅大哥入了夥。就整頓起來。立有禁約。號令嚴明。止劫富商大賈。汚吏貪官。違令者軍法從事。大家都有約束。不敢無事生風。與這些隣里。真是秋毫無犯的了。當先縣裏拿着一盜賊。就下鄉來斂錢。若不給他。就攀在案裏。等你辯得明白。已是破了家了。就是大道上餓死一個無名乞丐。官河內漂出一個無主浮屍。都要來生發銀錢。其餘借車借馬。查賭查嫖。禁私宰。捉私鹽。斂丁錢。派冊費。編保甲。散田單。挨排里長。查勘堡房。每月出具。並無盜賊生發。奸匪容留。及積年逃兇。逃盜在境。甘結道不盡的許多名色。色色俱要費錢。攪得村裏人家雞犬不甯。夜裏都是擔驚受怕。睡不着的。如今小人們聚在此處。那些汎快弓兵。及一切差牌影。也沒一個來了。村裏人種地的種地。摸魚的摸魚。牧羊放鴨。樵柴紡紗。日裏安心去趕。那正經。聞着就說朝報下屎基。到夜裏床上不覺睡到天明。好不快活。遇着荒年間。小人們借貸些資本。將就苦守。等下次的田場。再不肯出去逃荒。別村裏的人眼睜睜地看着。都不伏氣。恨不得都擠到這村來。住。恩爺不見一路的樹皮。都剝光了。小人這村裏可有一株沒皮的樹。他還肯舉報我們麼。朱明忽地感觸太息道。胥吏如此作奸。官府全無覺察。雖有循吏而不能照及。覆盆之下。此不得爲民賊恕也。士杰等俱點頭長歎。茅虎道。從前時。祁公當國。奸臣還有權礙。自從沈太師藥死了。祁公與裴太監。趙吏部。成兵部一班人。狼狽爲奸。朝裏通沒正人。外邊官府非

貪卽酷盜賊日多一日。百姓越發苦了。朱明笑道：「那公好好病死，怎說是沈太師斃死？」茅虎道：「這原是村裏人的朝報。說那公參了沈太師，進什麼春方，就被他藥死的。」朱明道：「那公死後，我在京中，那相參本係我家叔手筆，又受裴直囑託，特參譴降，這是有的。」若說藥死那公，這真是村中朝報了。茅虎道：「原來這是假的，只是沈太師一味貪財，歡喜奉承，內外大小官員，都只管逢迎上官，進奉財帛，公行賄賂，把民間的事，一毫不管。如今山東地方盜賊雖多，還沒甚大事。那青登萊三府海島中，江洋大盜，都靠着妙相禪師，了空和尚，并番僧的勢力，無所不爲。只怕將來就有大事哩。」朱明聽見了空二字，急問茅虎、茅虎道：「小人弟兄們住在這裏，怎便曉得外事？」這班江洋夥友蹤跡，又沒處探聽，也不過是斷爛朝報罷了。這了空和尚，說是在昭慶寺當家，裴直家在杭城，他姪兒裴文與他結交，聯絡一氣。原來江洋裏的人，都是裴家布置，因法王勢力甚大，仗着他好結黨羽，故此時賊閹與中相表裏爲奸，隆奉和尚，其實各有異志，將來終不兩立。那裴文是個酒色之徒，知道了空挺於探戰，百計去巴結他，要他方術了空，亦靠他的勢，圖個結交官長的路頭，十分親密。兩人雖則一僧一俗，若是女色上的講究，竟有要做易內通室故事。這裏百空酷好男風，專弄小沙彌，了空却不好此。他寺裏掘有地窖，藏些婦女，凡是進香的，及租他寺中屋宇的，店戶人家，稍有姿色，他便計賺力屈，軟硬要到手了。昨日莊裏人，有在杭州做買賣的回來，報一新聞，倒也可喜。這位老爺是杭州人，不知此事，可真麼？說道：「裴家有墳在西湖山上，數年之前，有徽州風水先生，說他葬的是真龍發跡之地，裴文一發胡爲，誰知今年三月初頭，這山上出了蛟，把墳都沖塌了。想來風水所說的真龍，就是此孽禍。剛巧在出蛟的第二日，昭慶就失了火，燒死和尚不少。」空亦在數內，窖裏的婦女都逃了出來。妙相也是昭慶方丈，他本是法王的貼身行童，那年了空自知結怨地方，壓住不得人，特地到京裏請他下來，坐起方丈，號召各處僧衆，聽他差使。每日了空揀兩個窖裏的供養他，聽說妙相比了空，又很，那供養過的，到了次日出來，都像生病一般，須得調息十日半月，纔可輪轉一回。了空用了幾個老在行的女人，在那裏管窖。

裏的事。兩個禿驢。享用不盡。不料連妙相一同火化了。這信傳來。小人們着實快活。趕忙打發。到文登縣。看那江洋裏的舉動。只見盜船上各挂白布旗號。都收泊在附近海島中。有十幾天不到洋面上做買賣了。如今聽說法王已割寶音寶華兩寺的和尙。代了妙相。杭州一路。尙無人主管。也是爲了裴文。恐怕自己的人爲他心腹。幫他做事。所以說兩賊參商。貌合神離。將來舉起事來。禍猶不大。朱明道。我不信裴文這廝有此靠傍。那了空又是如此聲勢。如今裴文勢孤。浙江的事。自無顧慮。但浙江沿海。門戶正多。裴文心腹四散。那登萊青的。怕另有勾結之法。你們在此。將來登州一帶。自須責着你們身上。然北京門戶。正在天津遼東各口。須得有妥當着實的人。纔可聯絡。兄弟們隨時留心。有那方的豪傑。務要與他結交。遼洋的各島。着實可慮。鎮兵鎮將。多分是奸人黨羽。一日猝發。全不中用。你們既想飯正。這就是替國家出力的事情了。茅虎道。江洋裏人。忽來忽去。怕不通遼洋各島。我們既受恩爺的教。從明日起來。兄弟分投出去。尋些幫手。以備恩爺差遣。朱明道。這也不必性急。但須隨時物色便了。只是你們此後。那些斷路的行徑。則索少作些。光天化日之下。那裏容得殺人放火。你們章程雖好。這強盜的名頭。總要擔承。到那玉石不分之際。如何辯得明白呢。茅虎道。小人內以山田爲巢穴。每一出去。就要回來。從不至別的村落行事。放火自不消說。若是殺人。却也殺過幾個。很惡和尙。

第十二回 離盜窟從頭訴往事 返家園奉命訪變奴

茅虎又接着說道。他在隣村募化。被弟兄們誘入莊來的。有一日衆兄弟經過山崗。遇着一不識勢的手段。執着鐵鞭。掣馬衝來。看人不在眼裏。衆兄弟只得回他很鬥。不料卜兄弟一不留手。那人的頭就滾下馬來。這是那人說大話惹出來的。後來有人從京裏下來。傳說裴太師遣人到杭州去。在東阿被盜殺死。行文官府緝捕。甚急。虧了無人見證。一兩月後。也就不提這人名叫陶神保。他兄弟二人都在裴家做走狗。小人們聽了。約計時日。

正是暗合。心下却快活得須。此外小人們的本心。原並不要殺人的。朱明回頭向大郎道。何如。我說是你這大話。闖出來的大郎。羞得要死。緋紅兩頰。做聲不得。士杰道。我好不容易得見尤兄。要合他說幾句別的話。他並不睬睬。我正怪着他。原來有這個緣故。怪道尤兄。今日總沒興頭。終席低着頭。一句話也沒說。朱兄。你怎還要埋怨他。全虧他這幾句大話。今日與衆好漢相聚。將來倘有際遇。幫着你剿除叛逆。纔知道他這大話的好處哩。朱明道。大智若愚。大勇若怯。我不是要埋怨他。正深愛着他。要他藏鋒斂銳。以成大器。老弟亦犯此病。以後都要收斂纔是。大郎連連應諾。承朱相公教訓。小人心窩裏都是感激的。小人靠着練得弩熟。一時放肆。以後再不敢亂說大話了。士杰道。小弟以後。連口也不開罷了。朱明道。你們重義輕生。不同草寇。已感我心。如今看這些禁約。更覺心中憐愛。你們相貌魁梧。心地明白。將來大有出頭。斷不可自暴自棄。須要反邪皈正。替國家出力。博個封妻蔭子。顯親揚名。比如方纔被我所殺。替你們細想。非但作刀頭之鬼。不空擔一個污名了麼。茅虎等聽了。朱明此番言語。不覺眼中不住的垂下淚來。朱明因勸道。你們不必過悲。只要自己定了主意。不至如那些強盜。不分好歹的。專以殺人劫物當個正經罷了。茅虎道。小人們在此山崗。却並沒有別的念頭。只收貪官酷吏贓銀。一切過路的客商。載有財物者。抽三分之一。爲衆兄弟衣食用度之資。空的時節。把這些刀槍棍棒。並火箭習練起來。以望將來作用。只是沒人提拔。怎得跳出火坑。與兄弟們另做出一番大大的事業麼。朱明道。你們果有真心。我將來倘有際遇。用得着你們之處。卽寫書來提拔你們。此時在山。要把心腸擺好。逐漸的爲善。切不可遇事盡感。自誤性命。茅范齊聲道。若得恩爺肯提拔。只須寫一信來。小人們奉到卽行。斷無片刻遲滯。朱明道。我的字。你們也難識。辨此係密室之中。這兩位是我骨肉親朋。斷無洩漏。我給你一個暗號。把我的名縮成一日字。在字內便了。茅范等俱各大喜。因漏已四鼓。收拾就寢。茅范等伏侍朱明睡下。然後進去。吩咐宰殺猪羊。熏蒸雞鴨。候朱明等黎明起身。飽餐一頓。又托出一大盤金珠來。苦要朱明收受。朱明道。你既有飯正之心。我豈有嫌疑之見。但我們盤費尙

多。斷斷不消。茅范等知是不肯受他。不義之物。只得罷了。出了莊門。車夫已駕車伺候。看那車槓已經收拾完固。士杰的騾亦經備好。士杰問道。你們這些好漢。怎騎那等騾馬。一匹也不中用的。茅范道。小人們騎的馬。雖不是名駒。也算得壯健的。怎王爺說是騾馬。士杰指著那騾道。若不是騾馬。怎見了這樣的瘦騾。慌得那樣沒命的跑。法官應龍道。王爺不要錯看了這騾呢。昨日我們那一個近得他的。直到小人親自去降。纔降住了。尙跳蹶不伏。哩。那兒騾本性咬馬。又遇着無用的。有個不怕的。麼。王爺沒聽那吼聲。竟是怪獸。絕不是騾騾聲氣嗎。朱明把那騾子一看。見有四尺高身材。頭尾八尺多長。昂起頭來。有五尺上下。膀圓腰細。耳峻蹄輕。渾身青色。沒有一根雜毛。向士杰道。名士愛馬。怎這匹騾子。你還嫌着他瘦。可謂相騾於牝牡。驪黃之外。矣。你嫌他瘦。可知他筋骨的危害哩。士杰道。這騾力量還好。只嫌他口軟。朱明笑道。你的力氣再發起性來。一味蠻勒。只怕虎口也要護疼。哩。說罷。上了車。騾茅范等送出兩重崗子。都伏在地下。說道。小人們不敢遠送。恐招耳目。恩爺如有機緣。千萬付信來。提拔小人們。說罷。大哭。朱明在車上。拭淚點頭。茅范等望不見車騾。快快回去。朱明上了大道。囑咐車夫。休要漏洩。車夫已得了重賞。連連應諾。朱明忽地失聲。你看奇麼。士杰問故。朱明道。你爲何事進京。我托你翠姑的事。可曾訪著。這兩句話都沒問。不是奇事麼。士杰除下巾幘。把頭上連打幾個栗暴。道。我忘記了。我見尤兄沒興。想他緣故不出。倒把正經事。擦在腦後了。說起來。朱兄却不要怪我自己。也休氣苦。總是做兄弟的不是了。朱明急問道。今又做出什麼事來。快些說與我聽。大郎失驚道。莫非我妹子有甚長短。士杰道。這倒不是。只是我。我。我。小心。負了朱兄之托。朱明焦急道。有話就說出來。只顧疑影影的。惹得人心裏過不得。士杰道。朱兄托了我。我。我。我。二日就起身。你進京。我也沒送。那知到了杭州。在湖邊上住了一個多月。一毫影響也訪不出來。只得回家。弄了盤費。到七月初頭。又去訪問。因湖邊沒有蹤蹟。到各山去瞎撞了半個多月。又沒蹤影。後來又到城裏去訪。大郎道。到城裏該訪出來了。朱明發躁道。不要打斷他了。士杰道。城裏訪了半個多月。也訪不着。只得又回家來。到了

家就生病。直到九月盡。纔得起來。又走不動路。到十月中旬。仍到湖邊。找了十多日。遇着一個道士。會起六壬課。去買了一課。他說這課是太常太后元武三神用事。可事尋一女人帶着他手帕之類來的。你說得明。我指引得明。小弟就把緣由向他直說。他又要帕子看。我不合在身邊取出來給他看。看了一眼。他說往西北方去。只在三四日內。一定尋着。那知回到寓所。帕子已被他掉換去了。小弟沒了信物。纔趕進京來的。朱明踩足埋怨道。江湖上偷天換日的極多。你怎這樣不小心。拿帕子與他看。則甚。士杰道。可知是小弟不是。懊悔到如今了。朱明道。也不必懊悔。你若不失去這帕子。便不須進京。尤兄臂膊受傷。我獨木難支。便有可慮。這又是因禍得福了。只是我與琴姑。怎就有許多間隔。這道人拐了帕去。必有風波。不知琴姑現作何狀。士杰道。我被他拐了帕去。在城裏城外。找了二十餘天。連影也不見一個。只得回家。已是十一月盡邊。急急的弄了盤費。趕進京來。不料在此相會。你和尤大哥是怎麼在一塊子的。如今琴姐現在何處。尤大哥你爲何事搬家。搬在那裏。累我尋出魂來。再尋不着呢。朱明把大郎搬家。及進京相遇之時。述了一遍。二個人在路上。都是悶悶不樂。惟有逐日催走路程。走了十餘天。已到揚州。却了車。渡過江來。朱明大郎雇船。士杰騎驛。傍船而行。到了無錫北門。只聽河內有人喊道。那青驛之上。不是王相公麼。士杰看時。是王士俊家人。船內俱是家鄉親友。就跳下驛船。已攔岸。那家人便上岸。牽着驛子。士杰下船。朱旭士俊俱接出艙來。問何故。即回。士杰道。半路上遇着了。還進京去。則甚。朱兄就在後面船裏。因把前事述了一遍。大家都過船相見。惟有士俊認得太郎。其餘俱是初會。朱旭道。二弟回來得湊巧。就同船去罷。朱明道。母親知道。那公死信。叔父降譎。恐有悲感。如今身子可康健麼。朱旭道。母親樂天知命。以爲定數如此。不甚介意。知道你得了幾個好友。反是歡喜。如今身子甚是康健。我一面寫書回家。你可放心同去。士俊等皆爲慙。朱明于制科一途。本非所好。因回答道。功名一事。弟看得甚淡。那有不先回家之理。到家後。就攔兩日。就要到杭州去接琴姑回來。完却未了之一事。朱旭也就不來相強。大家問些京中之事。單把士杰苦苦留住。就分手開船。



衆明到了山西。進門拜見王夫人。真如久離母乳之羊。跪在地下。捧足嗚咽。悲喜非常。當將別後之事。細述一遍。真知大郎在外。王夫人吩咐朱景。去安頓了朱明。見過嫂姪妻房。親友來看者。酬應了兩日。大郎歸心如箭。朱明不敢率請。心中甚爲焦急。王夫人急先開口吩咐道。你遠出乍歸。本該看拜親友。應酬幾日。但尤大郎在外。未免心焦。士杰失去手帕。又恐別生事端。明日初三。是黃道吉日。你可同去領回。到家後擇日完姻。便了。朱明踴躍遵命。初三日。一早雇船。日夜趕行。已到關口。大郎道。小人先上去。明日清早。來接相公罷。朱明應諾。大郎上岸。趕到城府門首。就要進去。門上人阻住道。往那裏去。大郎道。我往在大弄裏張老實家。說罷又走。又被那人一把拉住。大喝道。什麼張老實。李老實。前日府中失盜。租屋的人都逐出去了。你不見這張上告示麼。大郎猛吃一嚇。擡頭看那告示。因日已落。西心裏慌急。看不甚清。約摸是爲着失盜。驅逐住屋之人。以後並不出賃。不許閒人進府的。豁頭不覺口定口呆。又陪着小心。問張老實搬往何處。門上道。他們搬去。是趕逐出門的。知道他搬往何處。若不快去。就要檢起來了。大郎沒奈何。只得走了開去。向牆門外鄰舍根問。也沒一人知道。忙趕出城。城門已鎖。只得尋着一個飯店。因無行李。幸是本地人。聲口費了許多唇舌。方纔留宿。一夜千思萬想。何曾合眼。五鼓起來。在城門口守得不耐事。纔出了城。趕到關前。日出不多一會。朱明已在船頭上呆望。大郎告訴一遍。朱明失驚道。這必有事了。失盜之事。想來亦爲琴姑而起。大郎道。相公如何見得。朱明道。禁城之內。如何便有失事。不是本家設謀。就是姦徒劫搶。大約還是姦賊所爲。我和你上岸。尋了寓所。尋訪幾日。再處因打發船錢。尋了僻靜下處。朱明在各寺院去閒闖。大郎自往各親戚人家尋訪。訪了三日。全無蹤跡。大郎道。小人的親戚朋友近鄰。凡有一些瓜葛的都訪遍了。總沒一點下落。難道鬼攝了去不成。朱明道。此事必由姦文而起。可曾到姦家左近去尋訪。大郎跌足道。小人真是昏了。我那舊隣舍。住在姦府間壁。怎麼不去問他。朱明道。去是該去。但姦文正要尋你。須要着實小心。大郎想轉來道。哦。正是了。我說怎麼就昏到這般地位。原是第一日就要去訪的。也爲這個緣故。沒有教去。

如今也顧不得了。說罷就走。朱明在後。暗尾而行。出城半里。便是裴宅。只見照牆甬道。門樓闊闊。獸頭吞環。馬槽欄石。各色全備。門外豎著八根朱杆。門內橫著一塊金匾。杆斗匾額。俱是內府大臣四字。其烜赫之象。無異王侯。朱明遠遠的繞著屋基。走過四半邊。見側邊又是一座牆門。一簇人圍在那裏看。走高脚的女人。牆門內許多和尚道士。異言異講的人。左首一帶高樓。樓窗上俱掛着湘竹簾兒。好些婦女在內觀看。轉到後面。見後門關閉。靜悄悄並沒一人。轉過東邊。見有一座小門。一個披髮丫環。立在門裏。看着兩個小廝手裏。拿有三五面銅鏡。給那磨鏡的老兒磨洗。生得神如秋水。面似芙蓉。雙眉畫黛。兩日含霜。見朱明來。目不轉睛的細看。朱明見他年小也。仔細看他。兩人都出了神。只聽豁琅琅一片聲響。吃了一嚇。却是小廝把那磨鏡的幾片驚閨葉兒。亂拍。朱明回過頭來。見一個妖妖嬈嬈的少年尼姑。站在庵門首。笑嘻嘻的。看着他兩個。朱明老大沒趣。洋洋的走了。開去。回到寓所。想着這女子。竟是大貴之相。莫非是裴文眷屬。看來還是丫鬢裝飾也。屬不妙。與我並不相識。何故注目而視。好生委決不下一會。大郎回來。道信是有一個。却不甚真。那舊鄰舍也不知道。却撞着一個姓邱的。叫做邱成。他妻子左氏。就是相公救出來的。後來他到小人家來謝。見過一面。他說去歲十一月初頭。有兩個女人。一個道者。在江口下船。往江西豐城縣去。那道者也會起六壬課。那女人的年歲也與小人妻妹相仿。朱明道。那邱成怎知道道者會起六壬課。大郎道。那邱成因妻子做了什麼惡夢。與一班船上人講起。就是那道者船上的駕長說。俾會子我們船上客人下來。替你起他一課。便見分曉。邱成問明那客人是個道士。會諸般法術。六壬課是極靈驗的。朱明聽了這話。便估定那道士不懷好意。不由替琴姑捏了不把冷汗。

## 第十三回

### 徒使奇謀難成事

### 枉稱鉄腿竟無能

朱明沈吟道。琴姑和大嫂。都是有主意的。如何肯與道者同船。莫非道士拿着手帕。只說我在江西去哄騙。

他。或有甚邪術。落其套中。如今也休管他真假。我和你分路去尋訪。你竟到乍浦海邊。揀一個菴觀住下。一來可以留心。裴家洋面上事。二來琴姑或被盜賊擄入海中。也未可定。我回家稟知老母。徑往豐城。一來訪你妹子。二來去看林公。他帶病上船。我原放心不下。也是一舉兩得的事。大郎道。海面上事。小人還略知一二。倘得尋着妹子。竟送到山西便了。朱明點點頭。將盤纏取出五六錢。其餘的都與大郎。收拾行李自去。朱明回家。備細稟知王夫人。甚是不快。說道。事已如此。且趁便往江西去尋一尋看。但盤費無出。林老伯父女。俱該帶些禮物送他。朱景想。朱玲。常是三好兩歉。只可在家照看門戶。你孤身一人。走這許多路。也不放心。奈何。朱明道。孩兒出門。若人多便有牽絆。若是隻身要行。要住。都得自由。林公父女所重情義。輕巧之物。略略帶些。即可表意。只是許多好友。都去科考。如今到那裏去想法。路費一事。倒是一件難事哩。王夫人道。崔曜現在家中。可去與他打算。朱明道。崔曜比孩兒更窮。只恐去也無益。王夫人笑道。銀子是要與窮人是打算的。若求之錢擄。不啻與虎謀皮了。崔曜爲人。機實。最重交情。不是假道學。一流人可比。你去與他打算的有用處。即使沒用。亦不至爲失言。若去向親戚。中酒肉面孔人告貸。不特萬無一濟。抑亦不智甚矣。卽你相與諸人而論。那一個不是輕財重義的。却都是窮人。惟吉瑞頗有家財。這是富人。中出類拔萃的。豈可概之常人。朱明道。母親之言。真是金玉孩兒。就去便了。因急去看崔曜。將到門首。只見許多人擁擠觀看。三四個如狼似虎的差人。手拿鐵鏈。把崔曜一個。老家人鎖着。牽出門來。不知何事。却吃一驚。把自己要借盤纏的念頭。早打入贅字第一號去了。朱明上前去問。方知道爲隔年漕米未完。帶家尉收監比。囚入內慰門。只見崔曜在廳上攢着眉頭。踱來踱去的。口中歎那一股冷氣。忽然看見朱明。不覺笑逐顏開。說道。前日忽忽一面。後又道府奉看。不料已往杭州。尊寵想已進門。怎不請弟去吃盃喜酒。朱明歎口氣道。不要說起。又成畫餅了。崔曜着驚問故。朱明述了一遍。道。弟因要往江西。缺少盤費。走來與吾兄商議。不料尊紀被差人鎖去。眼見得自治不暇。何能濟人。弟在窮鄉。不能代吾兄措完漕米。奈何。崔曜道。弟正爲漕米之事。

在這裏籌畫。想吾兄在家。便有商議。不料兄已回家。却又如此窘迫。朱明起身欲別。說道：「弟若別處可挪。并得寬餘。再來看兄。」崔曜急忙扯住道：「另有商量。吾兄盤費所需幾何。朱明道：『至少得一二十金。多則益善。』崔曜大喜道：『如此便有商量了。』弟因拙於謀生。租產盡廢。只剩下五畝沃產。少供家中食米。如今欠下漕糧。想要賣去一畝。無奈此田坐落在秦大寬套內。他必要一契買去。弟雖別有掛戶。亦不過三四金之事。不肯一併出賣。今吾兄所需。既屬多多益善。則弟不難於全棄矣。况此田既係沃產。又在大寬田套之內。從前爲圖方員幾次。着人來打合。願出重價。大約可賣百金。但此老最刁鑽。知我漕米事急。必然淪落。只怕只好照時價八十金了。朱明道：『輕賣輕賤。淪落也甚有限。但係吾兄命產。於弟竊有未安。』崔曜大笑道：『吾兄那有此言。不但薄待小弟。亦且自視太輕了。朱明不禁大笑。崔曜道：『事不宜遲。連忙邀至書房。寫了文契。就請朱明作中。同到大寬家來。只見大寬滿面灰土。氣吁吁的。站在赤日之中。手裏拿着竹籌。兩隻眼睛。兔起鶻落的。監押着管帳先生及家人們。在那裏糶麥。看見朱明等進來。口裏不住的說得罪。却心只在麥上。不肯來接。吩咐一個小廝。把朱明等請到書房裏去坐。二人走入看時。只見書房裏一張方桌上。堆許多租簿。一把算盤。橫壓在上。旁邊一個圓硯。中間凸起。四周凹下。注着純煤的墨水。壓着幾張租帳。并謝孝請酒的紅白棧柬。一管開花水筆。斜插在算盤之上。側邊一張木櫃。架着一架天平。七橫八豎的亂排。幾張椅板凳。壁上貼着立誓不入銀會及不借當物的紙條。地下鋪着鷄糞鴨糞。窗前一張桃桌。桌上放着幾個黑漆也似的茶甌。一個斗大的白木茶桶。把亂棉絮裏擁着一大瓦壺的茶。朱明道：『你看這等書房。焉得不富。』崔曜微微含笑。那小廝在茶壺裏篩出兩盃茶送上來。朱明却待去接。只見小廝頭上一頂秃頂。膿水淋漓。黏連着灰土。掛到鬚髮之下。一股腥氣。直透進腦門裏來。鼻孔內兩管黃膿鼻涕。像虎邱山吊桶一上一落的。在那嘴唇邊打探。雙手就似灰扒一般。兼害着滿手的膿糞。滲瀨怕人。朱明一個惡心。幾乎連崔體家中吃的泡茶嘔將出來。忙說道：『你放在桌上罷。』崔曜攢着眉頭。接了小廝的茶。見那茶的顏色如醬油湯一

般面上。余着許多鍋鏟。二人如何敢吃。要在椅上坐去。架却滿椅黏黏連連。都是些雞鴨之糞。新舊重疊。如膠如漆。只得拱立而候。候至外邊人散。大寬方趕進來。連連告罪。做出許多踟躕之狀。作了幾個深揖。扯過三張椅子。換請二人入座。二人本不能座。因大寬連請。只得就坐。可煞作怪。身子便要坐下去。那臀尖却不知不覺與那椅子。若離若合。如蜻蜓戲水一般。大寬覺着。忙把衣襟扯起。將兩張椅子亂抹。雖抹不淨。也只得勉強坐下了。大寬開口道。二位先生。枉顧。有何事見諭。崔曜述知來意。向袖中取出文契。大寬接過一看。即放在桌上。說道。這田小第本是要的。只是目下新嫁了小女。手頭甚空。今日賤糶這麥。還是補那未完去。還各店帳目。崔先生不如別爲之計。倘真沒人承受。再作計較罷了。崔曜道。小弟這田正在老翁田套之內。除了老翁誰人好來承買。大寬道。這倒不難。難道尊府這田只許小弟買。別人就買不得的。崔曜道。老翁前日原說五畝一契。纔要如何。今日反推託起來。況且這田是老翁知道的。不須肥瘠。水旱無憂。這樣美產不買。還買什麼田呢。大寬道。前日的話。也是一時之見。如今細細打算。實是吃力。須賣去自己的田產。方可舍熟抱生。所以愈算不來了。況且先生契上的價錢也忒昂。還是別變爲是。省得說小弟淪賤了府上的美產。朱明立起身來說道。曜兄買賣交易。須要兩相情願。老翁既不願買。何可相強。我們既來儘過。自可別售。不必再說了一面說。一面向桌上去取那契紙。大寬不知頭路。只認是朱明在京內回來。有些積蓄。要買此田。來先儘田鄰的意思。自己又已說煞許。其別變。恐怕事有決撒。忙把契紙搶在手中。滿臉陪着笑道。朱先生直恁性急。小弟與崔先生相與在前。沒有商量不得的事。方纔並非推掉。實因力量不加。既朱先生如此見怪。小弟到覺不安了。崔先生小弟勉力。竟買此田。能一面開了木櫃。取出一張白紙。鋪放桌上。一定大煤墨。在硯上橫七豎八的磨了幾磨。就那枝開花筆蘸飽。請崔曜寫契。崔曜剛提筆。大寬便斷倒年限。準要七年。崔曜悌然道。只肯三年爲滿。如此賤價。怎還說七年的話。大寬再四推扳。方準五年放贖。崔曜只肯三年。朱明道。就是五年罷。爭他怎的。大寬贊道。朱先生真是快人。賤性也是一刀兩斷的。崔曜見朱明

允了。提筆便寫。一時寫押已畢。先付了半價。大寬假意留飯。朱明慌忙辭出。崔曜趕上說道。此田着着上算。吾兄件件依他。都罷了。只有那五年之說。到底不該依允。朱明在袋內摸出痧藥瓶。吸些入鼻。連打了幾個噴嚏。然後答道。吾兄好不見機。請問性命要緊。銀子要緊。崔曜茫然。朱明道。虧弟事事依他。早些跳出糞窖。不見滿衣裙。上被鷄鴨的糞屎直雌上來。壓着。若隨着吾兄與他爭執。萬藤到幾時。這條窮性命便不能保矣。崔曜不覺失笑。朱明嘆口氣道。人有千算。算盡則死。我看此老作爲。將來必至一敗塗地。三年五年何足與較。我輩既做窮人。有田無田。也不爭這兩年。吾兄何不達也。崔曜大悟。感歎不已。到分路所在。將銀欲付朱明。朱明道。你家人拿去。急如星火。我的事還在可緩。遂別了回家。向王夫人說知。太息了一會。次日日中。崔曜氣吁吁的走來。說秦老真是可惡。累弟跑得要死。只回說不在家。方纔又去。進門就看見了。又說是要等糶麥。須明日再去。弟恐吾兄心焦。故先來說知。你說可惡不可惡。朱明笑道。此富翁之常態。不足惡也。但累吾兄奔馳爲不安耳。自此累崔曜一日催討三四遍。俱以糶麥爲辭。直到崔曜焦急。情願收受他小麥。自去糶賣。然後揀着粗工醜麥。擡了好麥價錢。有短些升斗。攙些空頭打發出來。到得轉出銀。虧折了許多。因留下尾零。將三十兩付與朱明。朱明回家。只見王夫人面有怒容。桌上擺着幾封銀子。地下堆着幾十串錢。吃驚問故。王夫人道。這三十千錢。是吉瑞的。他與你至交。他夫人最有俠腸。知你在外借銀。故着家人送來。其意可感。這五十兩銀子。是吳參議的。也說聞你出門之費。不約而同的送來。你與他怎沒往來。因何問他借銀。實說與我聽。休得藏頭露尾。朱明道。吳天門行止不端。居心姦詐。自己做知縣。起歷陞到參議。無任不貪。無任不酷。現在家居。交結官府。使勢作惡。無所不爲。孩兒深惡其人。祇因係縣中先達。新正不得不投一刺。此外從沒往來。如何肯問他借貸。他當在親友前稱贊孩兒的才學。意在收羅孩兒入其黨。惡孩兒守身如玉。豈肯墮入污泥。不知他怎生曉得孩兒在外借銀。又來籠絡。望母親詳察。王夫人回噴作喜道。我說你讀書十年。見識安在。學問安在。竟此等人相與起來。既是來籠絡。不干你事。只須回他便了。因

吩咐朱景把原銀送去。說多謝吳老爺盛情。盤纏已經湊足。心領罷了。朱明拿出崔耀口價。又述大寬勒指之事。王夫人道。算人終是自算。大寬可謂無謀。朱明頓首受教。十兩銀子賣了幾個正頭。吉家人三十千錢放在家中。用度帶了二十兩銀子做盤費。收拾行囊出門。已是二月十五日矣。朱明因在東阿經過一番。愈知江湖上的利害。打了三十枝鐵弩放在袖中。以備不虞。到十八日早辰。盤過壩來江頭。落下行家。屈定艙口。因前艙俱未有客。且在行中等候。日中無事。上街閒玩。只見一個頭陀。生得相貌猙獰。身軀雄壯。額角上生一個核桃大的疣。疣上有一簇紅毛。頭上束一條戒箍。把頭髮束住。拖下來有四五寸長。連肩帶眼的罩着。頸裏掛一串念珠。黑魃魃有龍眼大小。赤着一雙毛足。盤膝兒在一個行家門首。攔門坐着。旁靠一個大包。街石上鋪着一卷金剛經。一手拿着金瓜。大一個木槌。敲着那飯籃。大一個木魚。一片聲如春潮一般。轟轟的震響。圍着一簇人。在那裏驚看。只見一條大漢。分開衆人進去。喝道。你這頭陀。就要化些東西。也該善求。怎麼攔門截戶。把人家的生意堵住。你看客人們進去的不得進去。出來的不得出來。是什麼道理。那頭陀敲着木魚。眼也不攜。聲也不答。嘴內囁都囁。都只顧念他的經。那大漢焦燥道。這頭陀耳又不聾。眼又不瞎。嗜老子問你話。你兀自佯憨兒帶癡。頭陀底眉合眼。將手敲着木魚。越發動了。那大漢大喝道。兀那頭陀。你人也不認得。可知嗜老子是杭州有名的豪傑。飛天龍鄭鐵腿。壓再不走開。啗就一拳把你這腦袋打做蒜泥哩。那頭陀對着經卷。率性把眼睛都閉了。如入定一般。只敲那木魚。越發震天價響起來。那大漢登時把頭臉脹得通紅。一股殺氣從丹田裏直吊到額角上來。更不發聲。將煉成的鐵腿。向頭陀儘力一腿。只聽大叫一聲。阿啲。跌倒在地。

#### 第十四回 遭劫數玉樹共推殘 了凡心頭陀大解脫

衆人急看跌倒在地。却是飛天龍鄭鐵腿。都猛吃一驚。看那頭陀。兀自闭着眼睛。敲得那木魚怪響。看那

鐵脚面色都跌得。豈渣一般的呆白。口裏不住的哼聲。一隻腿直挺挺的伸着。擲着不動。大家都嚇呆了。朱明看得明白。一則因有正務。二則恐連干人命。只得忍耐。却見衆人把鐵腿扛回。那行家拿出五百錢。一疋布來。陪着許多小心。又到西首。一般照舊打坐去了。朱明悶悶而回。只聽得一人在後叫道。朱相公慢走一步。朱明回頭一看。却是個婦人。依稀認得。問道。大娘是誰。那婦人嘻嘻的笑道。朱相公貴人。那裏記得。奴家時刻不忘。去年蒙相公救出寺來。不想今日得見。奴家就是邱左氏。相公如今可記得起麼。朱明忽然道。原來正是邱大娘。你住在此地麼。左氏把手指着道。那一帶竹笆門前。曬着魚乾的就是。朱明見不多遠。有話要講。因便走去。走到跟前。見一人揹着一枝槳。正走出門來。左氏道。這就是我丈夫。你又攬着生意麼。快來見了這位相公。這便是救我性命的江西朱相公哩。那人叫聲阿喲。把槳擲在地下。忙讓朱明進屋。夫婦二人倒身下拜。拿出茶來。殷勤伺候。左氏道。相公往那裏去。因何悶悶不樂。朱明一面吃茶。一面把要到江西。因船未開。在街間行。看頭陀生氣之事說了一遍。左氏道。奴家方纔到大姑娘家去討鞋樣。看見那頭陀生得實兇惡。兩隻賊眼。與了空和尚一般。必是個強盜出身。左氏道。這頭陀是昨日到的。說是從天台回來。隨路結緣。在這裏硬化。大家都不忍。却因他鬼神模樣。不敢撩撥他。相公說鄭鐵腿都吃了虧。越發沒人惹他了。因向左氏道。你留相公坐坐。吃了飯去。有錢在床頭邊。又指着船上有好鮮蝦。可叫麟姐買來下酒。我攬了富陽客人。載僱着要開船。失陪相公。休要見怪。朱明起身道。飯是吃不的。我有一事問你。前日尤大郎說你見一個道人。領着兩個女子。雇船要到豐城縣去。是你親眼見的麼。邱成道。是小人親眼見的。卻不知果是尤大郎的家眷不是。左氏道。只是我丈夫到尤家。沒見過尤大娘合翠姑娘。我那日又沒到船頭去看見。那個女子不知可是他姑嫂兩個。相公到江西去。倘真遇見千萬替奴問好。并問聲林小姐及新燕。朱明點頭出門。邱成夫婦苦留不住。只索罷了。朱明回行住宿。次日午後。艙中客人已足。朱明船只見左氏正在江邊洗菜。說道。相公原來搭這毛禮秋。的船。這岸上就是我家。若不開船。千萬到家裏去吃。



茶。若要洗澡。也是便當的。朱明道聲多謝。走入艙來。那知火艙還要搭人。在船話客。因天色向晚。略催了幾句。也就罷了。朱明正要買酒撥悶。只見左氏提着一壺紹興老酒。拿著一碟鮮蝦。一碟鮮筍。笑嘻嘻的走到船邊。說道：「奴家無物孝敬。掘得幾樣鮮味。送與相公下酒。」朱明道：「怎又要你費心？只好回來謝的了。」船家雙手去接。騰換過了。說道：「邱嫂收了傢伙去。怎單送鮮蝦與客人。不送隻醉蝦與你老爹吃？」左氏啐了船家一臉唾沫。收着壺。碟自去。朱明把一壺酒。一碟筍。吃得罄盡。鮮蝦也存不多幾隻。竟自沉睡下去。衆客人展放鋪蓋。講些江湖上的話。議論朱明定是初次出門的。不合上船就睡。如此大意。一個老客人道：「出門人最忌酒色二字。這相公少年美貌。大約不能免的。你看方纔這女人送酒菜與他。這一種親蜜的意。思多分是那道兒。一到酒色迷了。那裏還知江湖上的利害。船家鑽頭進艙。低低說道：「這等事可以屈說人的嗎？你們不聽見那女人還叫他家去洗澡哩。大家議論一會。次第睡下。朱明一覺醒來。已有三更天氣。聽那些客人都已酣然入夢。因要解手。把篷掀開。見一天月色。萬籟無聲。懶去穿衣。就裹着一身夾被。赤着腿兒。穿上鞋子。看着船已點開。離岸有八九尺光景。立在船艙。掩好竹篷。將身一縱。跳上岸來。看那岸上一帶竹篔。圍掩着幾間冷灘瓦屋。認得是邱成家裏。揀了側邊一塊沒月光的所在。蹲下身去。忽然記起沒帶草紙。正待下船去取。忽聽隱隱哭泣之聲。出自邱成家裏。走不兩步。猛然的月光耀眼。見那籬邊樹上。挂着亮晶晶一個大木魚。正是那頭陀所敲之物。頓吃一驚。連忙把披的夾被折疊了。束在腰間。走去把門一推。却是關好的。將身一縱。飛上屋簷。走過屋脊一看。只見院子裏一個赤身頭陀。坐張小矮凳上。對面擺着一個浴盆。盆裏氣騰騰的熱水。水裏淌着一位女人。寸絲不掛。頭陀手裏拿着一雙草鞋。在女人肚上揉擦。朱明心頭火發。暗想：「弩箭可惜都在袖裏。沒有穿衣服來。不然只發一弩就是了。」因恐誤這女人性命。不及回船。隨手揭了五七片瓦。將身跳下。正在頭陀背後。趁勢向腦袋直劈。只聽刮嗽之聲。瓦片震得粉碎。都必剝剝爆將開去。頭陀大叫一聲。一手向朱明腿下搭來。朱明騰開一步。飛起右脚。只聽甲折一聲。朱明

的夾被已被頭陀扯破。頭陀右肩早着了朱明之腿。阿唷一聲。直立起身。奔入朱明懷來。朱明湊手不迭。把身子望上一聳。離地有八九尺高。在頭陀頭上直擻過去。將左脚在頭陀背上一蹬。便加踢了石壁一般。合面倒下。震得地皮怪響。朱明轉身着地一腿。只聽轟的一響。叫聲死也。却正踢着浴盆。那盆裏女人正想爬起。被這盆一掀。掀跌在地下。叫痛。盆已踢碎。浴水潑做一院。頭陀滾身掙起。望裏便走。朱明急復身趕去。頭陀忽地轉身。照準朱明心窩飛起一腿。朱明將身往側一蹲。湊個正着。一手托將過去。把頭陀腎囊上如托泰山一般。托起。撞落。直擻入屋裏去了。朱明搶進去。一手挺住胸脯。一手輪着拳頭。在那心口小腹兩脅裏連打五七拳。那頭陀口裏眼裏耳裏。鼻裏心裏。臍眼裏。龜眼裏。一齊冒出血來。正要出去看那女人的死活。只見屋角頭又鑽出一個頭陀。心裏着慌。大喝一聲道。不是你就是我了。朱明趕上一步。那頭陀望裏使倒。朱明隨手一提。那真這頭陀衣服沒有穿好。提着一邊直扯起來。却滾出一個雪白身軀。朱明正待喝問。只見外面女人水淋漓的趕進屋來。喊道。這不是和尚。好漢爺爺饒命。朱明看清左氏面目。道。邱大娘。這是何人。左氏仔細一看。叫聲天爺。原來又是朱相公來救奴的性命。這是奴的小姑娘。叫做鳳姐。朱明方始放心。忽見左氏赤身。纔覺着自己身上一絲也無。失聲道。阿呀。連忙把鳳姐身上拉下衣服來。披裹在身。說道。邱大娘快穿。左氏叫聲阿唷。脹紅了臉。走出院。穿了衣褲。又拿了一件女衣。遞與鳳姐。把桌上點的火滅去。燈草剔去。燈煤扯着。鳳姐一齊跪下。磕頭不迭。朱明道。休要磕頭。待我去打發掉這屍首。一手把頭陀胳膊抄緊。一手捻着腿膊。左氏悄悄後門。向竹林裏穿。出遠遠撇下。左氏候朱明進屋。從頭哭訴道。奴家昨日到大姑娘家去。見那頭陀偷瞧奴家一眼。不料他已留心。今日夜裏。跳下房來。手拿尖刀。禁住奴家不許叫喊。先把鳳姐強奸了。還要帶他去。把他頭髮剪齊。女衣脫去。褪下一件僧衣。叫他穿着。吩咐奴家燒湯。說要洗澡。只得替他燒湯。屋裏點了燈。他又澆滿了油。加了五七根燈草。兀是嫌暗。要在院子裏趁着月光。只得又把浴盆扛出來。洗完了浴。換了熱水。又逼奴洗。摸着肚子說道。果是有娠。替你揉下這胎。借我

一用不許叫喊。奴家這屋四面脫空。叫喊也沒人救應。相公在船。如何知道。又來援救。朱明道。我因上岸出恭。看見他木魚挂在樹上。又聽有哭聲。纔上屋來探看。出了我昨日的悶氣。你有草紙拿張來。且出恭再處。左氏忙取草紙。朱明出院尋見鞋子。帶濕穿着。提那夾被。卻被水浸透了。遞與左氏道。快替我烘一烘。左氏忙去烘乾。朱明悄悄開門出恭。時細看樹上。並沒包裹。暗忖日間所靠大包。藏放何處。出完起來。回到屋裏。却見板凳上放有大包。打開看時。只見一個油紙包內。有曬乾的三五具血孩。八九顆乾心。又一個油紙包內。包着兩包丸藥。一包寫着易容丹。有五百粒。桐子大。五色丸藥。一個紙帖上寫着。每用一丸。以津唾調搽。可變色。百日碱水擦之。卽退。一包寫着補天丸。也有五百粒。桐子大。却是一色紫紅的丸藥。也有紙帖上寫着。每用一丸。以火酒調服。可御十女。女子服之。可御十男。冷水解之。方泄。又一個油紙包內。裹着一個油布面宮錦裏的包袱。袱內却是些紙劄。臨未揭出一張。却不是劄付了。是一張緝批上寫着大法王劄爲密緝事。後面列着許多人名。朱明一眼看去。見第二行像自己名姓。連忙細看。見明寫着主謀放火。戕殺元勳兇犯一名朱明。大吃一嚇。暗忖這法王是誰。如何要緝起我來。因想着尤大台茅虎的說話。道是了莫非這大法王就是番僧。那拆牆放火。旣疑是尤大郎。那些地方。們訪知我前在尤家。所以說我是主謀。這元勳想就是了空師徒了。因見第三行也有放火字樣。便又看下去。只見第三名寫着同謀放火。戕殺元勳兇犯一名士杰。笑道。一些不錯。是這個緣故。若昨日不遇着邱成。還不知大郎的號。今日還有些狐疑哩。因重新看那頭一名時。見上面寫着大逆元兇一名黃烜。朱明心裏輪轉。道這人功冠古今。名聞海宇。智勇兼備。才德俱優。我朱明白負。雖也不弱於他。而有形者顯無象者幽。燭顯則明。察幽用晦。茫茫天下。具眼何人。我與他性情學問。孰優孰絀。是異是同。有誰鑒別。僞批之上。與彼比肩。反可作我二人同心之譜。自歎自喜了一會。然後逐名看去。第四名是叛犯一名張忍。第五名是逆犯一名伊保。第六名是賊殺從龍兇犯一名茅虎。暗忖茅虎之言不謬。百空真。果然是裴賊黨羽。第七名是截殺從龍兇犯一名。下面註不識姓。

名。心疑山腰之事。從龍名目。莫非指着陶神保兄弟。第八名是叛逆一名尹存義。第九名是謀逆行刺女犯一名成翠娥。暗想這翠娥怎樣行刺。頗有聶隱娘紅線之風。但未刺着。只怕術尚未精。餘外都是些僧衣僧袴。經卷念珠等類。隨手將衣袴一抖。早落出一個銀包。一個印囊。在那印囊裏面掏出一顆印信。上篆虎衛國師字樣。打開銀包看時。約有四五十兩銀子。另外又是兩三吊錢。四五疋白布。一串牛肉。一當將衣服銀錢擦地。把偽批燒毀。兩包丸藥。燒去紙帖。塞在印囊裏面。懸於手腕。其餘等物。一并包在衣包。縮縛好了。問左氏那頭陀刀在何處。夾被可曾烘乾。左氏道。被烘乾了。刀在屋角邊。朱明拿過。喝采道。好刀。束好了。夾被。脫去身上僧衣。把屋內堆積的僧衣僧袴等物。一齊收拾。裹着那刀。連那衣包。提出後門。撒在頭陀身邊。覆身進來。囑咐左氏道。你的胎是要下來的了。胎一下時。可把益母草湯煎着三錢。炒黑荆介穗。沖着董便服下。便可無事。地下這些血蹟。快用水洗去。我便回船去也。左氏道。這和尚殺死。敢怕要吃官司。夜裏也是怕人。便怎麼處呢。朱明道。不妨。官府若來相驗。看見他包內之物。定然不敢張揚也。再不來追究。至於黑夜害怕。也顧不得你了。說畢便走。左氏千恩萬謝的祝送。朱明忽復轉身。指着地下道。幾乎忘了。那一個銀包。約有四五十兩。那錢約有三吊。你可收拾下度日。若果害怕。與你丈夫商量。棄了此地。別處去住罷了。左氏這一喜。更出望外。跪在地下。只顧磕頭。朱明不及去扯。忙出了門。趕到船邊。看那西天月色。雖是皎潔。覺得光淡了些。想是將及五鼓了。輕輕跳下船。舫那船動也不動。一聽聽那船裏衆人。兀是酣睡不醒。悄悄入艙。放翻身體。一覺睡去。直到次日。已牌方醒。同船客人都說。你這位相公。怎這樣好睡。昨晚沒點火。睡起。直睡到如今。你看路已走了三四十里來了。倘或夜間有人上船。豈不弄出事來。自己的行李什物也罷了。連累別人。可是啣氣的事。已後斷斷不可。須要睡得驚醒。出門人不能兒戲的呢。朱明笑道。老客們都是睡得驚覺的。麼人睡如小死。只怕落了聽時。就有人上船。也未必知道哩。那些客人都面面相覷。說道。這相公真是不聽好話的。虧着沒叫醒他。老客們總是神仙哩。那老客人正色說道。我們做客人的刻刻留

心時時吊胆。身子睡着。心裏是碧清的。床前螞蟻爬動。兀自聽出那脚步兒走響。休說有人上船。有個不聽見的道理。你是位相公。我們不好得罪你哩。若是一般走江湖的人。方纔這些死活。大家就耐不住了。要打你幾個耳光。

## 第十五回

### 別後門庭殊冷落

### 病中情緒太纏綿

朱明暗自好笑。只得改口道。小生是個書愚。不諳出門的事體。如今承教。以後留神便了。衆客道。這就是了。我們同船合命。也只要共保無事。出門的筋節。那個是生來就會的麼。船家遞過了飯來。朱明討水洗面。船家道。臉水沒有了。這飯是存把你的。要洗臉以後須早些起來。路上趕風趕水。那裏爲一個人再去燒鍋起火。攔手脚呢。朱明無奈。在江中取了冷水。嗽一嗽口。擦一擦眼。把冷飯吃了。飯後衆客通問名姓。朱明想起僞批之事。暗付不可不防。我名竟改作全士英罷了。因向衆客說知。自此衆客俱稱士英爲全相公。朱明暗留心。惟恐錯說。過了幾日。口頭熟留。居然是全士英了。且說全士英。想起這些劄付。決是裘賊所爲。尤大郎與茅虎之言不謬矣。昨日打死了這頭陀。也除了一個利害羽翼。這半夜辛苦。不爲無功。一時千頭萬緒。如沸如焚。兼以夜來赤身苦鬥。受寒勞力。又受了些餓。未免多吃了幾碗冷飯。竟自種下病根。却因他身子結實。一時不能發作。船到常山。大家起來。士英雇了一乘兜轎。正吃了一飽的飯。猛然烏雲四合。下一陣大雨。把幾件青衫都淋得透溼。大困將住。就是一陣大風。吹得遍體如冰。毛髮俱豎。風過了。就現出一輪紅日。身上衣服登時晒乾。却把那些寒氣都逼入骨裏去了。士英本是壯盛。一路上還是逢山看山。逢水看水。一路行來。船已泊在豐城河下。問到林家。見門上掛着孝帘。貼着門狀。猛吃一驚。急看一眼。見狀上鑿着不肖乃武。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先考。皇清誥封奉政大夫。惕庵府君字樣。不禁淚落如雨。進門叫喚。並無人應。只得先把錢打發脚夫。將行李卸在廳上。又高聲喊叫。纔

有一老人家出問。相公尊姓。是那裏來的。士英道。我姓全。住在山西。是你老爺的通家子姪。去年三月裏。還與老爺在西湖相會的。那老人家道。相公沒看見門狀麼。先老爺已於去歲四月二十七日去世了。士英道。這是知道的。我正要進去弔奠。并會你家公子。老人家道。不要說起公子的話。既是相公要弔奠。待老奴進去說知。少頃出來道。相公你認錯了。先老爺並沒有相公這一門親朋。士英道。這又奇了。想嗣子不知是遠支近房。那知我與林公世誼。因又說道。你公子或是不知。你小姐是知道的。你再進去稟知小姐就是了。老人家道。原是對小姐說的那個去。向公子說。士英道。這越發奇了。怎小姐都不認起來。那家人見士英呆在椅上。只認是拐騙的人。發語道。你若套假書認假親。做那脫天的事。只該在熱鬧人家去。我們這樣冷落門戶。也不該光降了。還只顧呆坐着怎的。士英正在疑詫。急聞此等話頭。不覺發怒。說道。休得放肆。我朱相公是拐子麼。老人家道。你是姓全。怎又說甚朱相公。士英失笑道。是我說錯了。實是山西朱明相公。老人家道。怎麼自己的姓都會錯說的。這待班駁。只見屏門後有人伸頭一探。失聲道。這是朱相公呀。中伯伯怎還不進去說上。士英看去。依稀認得是婢女新燕。那老人家方纔跟着新燕進去。不一會。見紅玉渾身縞素。哭出廳來。說哥哥怎今日纔來。可憐我父親不能見面了。士英流淚而答道。愚兄因有事耽擱。不料老伯已經逝世。不勝哀悼。作下揖去。紅玉跪在地下。連連稽顙。士英慌忙也跪下去。拜了四拜起來。只見中間屏門大開。大廳停着林公靈柩。兩枝白蠟。一段香煙繚繞。士英進去。伏地大哭。紅玉陪着。哭得真是悽惶。那老人家也陪落許多眼淚。新燕住了。哭勸說道。朱相公一路來風霜辛苦。不宜過傷。小姐還該節哀相勸。紅玉漸漸收住哭聲。含淚勸解。士英正待慟哭。忽覺胸膈板痛。暗想且到明日哭。也只勉強拜畢而起。紅玉陪進內書房來。只見滿屋蛛絲。凝塵積寸。老人家取進鋪程。安放東邊榻上。一面擣地。擣臺。士英拿出尺頭。遞與紅玉道。這兩端緞子。是愚兄弟奉上。老伯做件衣服的。誰料去歲湖邊。已成永決。這一端縞紗。是家母寄與賢妹的。紅玉涕泣拜受。須臾擺上飯來。紅玉道。家中不用葷酒。一時備辦不及。恐哥哥餓。

了。請糊亂用些。士英道。素飯甚好。惹兒纔算今日開計。以後俱不用葷。紅玉道。哥哥並無服制。怎說吃素的話。士英愴然道。老伯待愚兄真如子姪。卽再降一等。亦應比大功之喪。百日之內。自當不用葷酒。紅玉再四不肯。新燕道。朱相公至性諄誠。然究係無服。也不必拘定。月日。俟過了老爺周年。再用葷酒。似爲兩盡。士英與紅玉俱各允了。士英見紅玉同坐。請其自便。紅玉道。論起小妹。與哥哥患難周旋。情逾骨肉。本應親陪茶飯。奈嗣弟頑劣。恐有嫌疑。止在這旁邊。與哥哥敘話。休要見罪。因將林公回家得病。醫治不效之事。從頭告訴。士英用完了飯。同嗣子如何頑劣。紅玉道。一言難盡。因叫新燕。你看看外邊。新燕道。大相公此時正好在賭場中。呼么喝六。哩。况且此處。你也從沒進來。紅玉因說道。先父病中。請了族親。立堂弟。乃武爲嗣。寫上兩紙分關。兩張遺囑。將二百畝田。留與小妹用度。新燕接口道。朱相公就如小姐的親兄。小姐的姻事。也該通知。朱相公待小奴說完了。罷。紅玉羞得滿臉通紅。垂首不應。新燕便道。先老爺回家後。就將小姐許配本縣世宦。夏老爺家。那公子文才相貌。俱第一流。與小姐天生對頭。老爺這二百畝田。寫開小姐在家。卽爲日用。小姐出門。卽爲蓋田的。士英道。喜。紅玉羞得要死。只是哭泣。士英道。賢妹明理之人。男婚女配。人之大倫。何作此尋常兒女態耶。愚兄蒙老伯囑咐。到處留心。並無佳士。足堪賢妹者。如今是好了。這條心。念可以放下了。紅玉默然了一會。慢慢的擡起頭來。說道。先父又把一百畝田。留與舍妹。以十年爲期。說日後尋得着。替他備妝奩。倘尋不着。仍歸嗣弟。又留下一百畝。說小妹蒙哥哥救命。奉爲遺念。其餘千餘畝田。都撥與嗣弟管業。這都是先父親筆。族親都與名畫押的。那知嗣弟年幼。溺於賭博。自從嗣子進門。喪事一毫不管。終日呼盧喝雉。小妹和他拚命的吵鬧一場。方不敢在家賭博。去歲至今已敗去千有餘金。將先父世守之業。已賣去二百餘畝。前日本知聽誰唆使。口裏不乾不淨。說山西人怎得我林姓的產業。碧玉妹子死已多時。遺田早應歸我。把小妹氣得要死。取出分關遺囑。要往親戚處告訴。方始跑了出去。將來正有氣陶哩。士英道。蒙老伯厚愛。留田爲念。愚兄何人。卽與令弟之言。也是斷不敢受。這個休題。只是令妹杳無音。

耗却是可憂之事。紅玉道：舍妹未必便死。但此時如雪中鴻爪，啾啾空談，真成說夢。爲可痛耳。說罷，悽然淚下。士英亦爲感觸。新燕站立紅玉椅後，兩耳靜聽。士英與紅玉密切談心，一雙慧眼，不轉睛的看看士英面龐，忽地失聲嗟嘆。士英紅玉俱驚呀問：故新燕道：此時士令、朱相公面如青亞木，來剋土，賊害已深。印堂山根氣色深黯，目睛驕而不明，耳輪枯而不潤，據奴看來，竟是大病之狀。如何是好？士英失驚道：新燕姐果得情於歧黃，琴姐之言不謬矣。急討鏡子一照，慌把脈息一診。大驚道：六脈亂動，浮藏弦硬，胃氣全無，真脈已俱合之面色，無復生理矣。紅玉滿眼垂淚，說道：新燕雖是明白些醫理，如何就信他哥哥體本壯實，現在好好的，就有小恙。天相吉人，必然無事，只得寬心調攝就是了。士英道：愚兄於此道頗知門徑，方纔把鏡自照，又診了兩手脈息，自知病勢已深，當作急歸家，圖見老母一面，倘得幸生，再來看你便了。新燕道：這是斷然不可。奴看氣色病勢，已在目前。若到船中發出，既無伏侍之人，又乏療治之策，豈不誤了大事？小奴略知醫理，尚可竭力綢繆，不若安心住下爲妥。士英道：汝言固是。但老伯已死，我一異姓之人，孤身臥病於此，恐起外人之議，還是速去的是。紅玉道：蒙哥哥生死骨肉，感入肺腸，若果有病，自當盡心伏侍。雖有議論，只消付之不睹不聞。哥哥豈忘社神廟內之言乎？大丈夫不以昭昭伸節，不以冥冥墮行，何嫌何疑，而可生枝節？小妹至今銘刻入心，卽被以惡名，亦甘受所不辭。士英感激，紅玉誠意，且自知受病已深，其來已速，斷斷不及歸家，因便允諾，致謝道：我本擬明日備一薄筵，在老伯靈前痛哭一番。如今被新燕姐說破，這一會子就覺得支持不定。賢妹請便，愚兄就要歇息。紅玉道：小妹也擬明日備一素酌，替哥哥洗塵。如今也不敢了。因一面叫僕婦們鋪設牀帳，請士英睡下。一面吩咐熬粥，自同新燕進房，含淚向跪口稱有事奉求。新燕大驚失色，忙跪下去。兩手又住紅玉胎膊道：小姐嚇死我也。紅玉道：朱相公自言知醫，你又深通此術，都說病勢非常，則目前發作，自必險不可當，難免淹淹牀席。一切診視用藥，固須仰仗你力。只是老爺死後，嗣子非人家人們，逃者逃，散者散，只未能最有忠心。又在西莊主管家中，惟賴申壽一人，年邁無用，灶前幾



個丫鬚僕婦俱係蠢笨無知。小鳳這了頭雖是聰巧。年紀尙小。朱相公孤身臥病。一切飲食起居。以及大便小解。若沒有一人賭身伏侍。晝夜不離。着意知心。添寒減熱。此病豈能痊愈。我受朱相公厚恩。本應不避嫌疑。親身伏侍。但我已字人。朱相公守禮君子。斷然不許。仔細算來。惟有你是同心。分雖主婢。情同姊妹。要與我前去調護恩。兄形迹全捐。身命不惜。俟朱相公病痊愈之時。我作主將你送他爲妾。一則報我之恩。二則完你終身之事。朱相公才德俱優。將來事業不可限量。我在湖上山前社神廟內。不惜身爲小星。以酬其德。諒不致辱沒了你。但是我所應爲之事。要累及於你。此心實有不安耳。說罷。涕淚俱下。新燕慨然道。小姐請起。容婢子一言。紅玉道。你允了我方敢起來。新燕忙道。總依小姐就是了。紅玉致謝而起。道。既承慨諾。你就是我的恩人。以後姊妹稱呼。不必叫我小姐了。新燕道。這個婢子怎敢。朱相公固有恩於小姐。而寺中發火救出者。豈止小姐一人。婢子感恩。亦與小姐無二。况婢子蒙小姐飲食教誨。另眼相看。小姐有命。當赴湯蹈火。亦所不辭。但朱相公何等人物。小姐根栽月窟。才貌無雙。朱相公尙且以禮自持。不肯輕繫紅絲。婢子係繫下之人。豈足入朱相公之目。小星一事。看來斷斷不能。婢子雖是下人。亦知廉恥。既與朱相公日夜周旋。斷不肯覩顏再思別配。只求小姐念此苦衷。留在身邊。伏侍小姐一生。做個守貞老婢。就感激不盡了。說畢。亦潸然淚下。紅玉落淚道。聽汝所言。令我心碎。但朱相公雖然守禮。亦是通情。你與他患難周旋。恩深義重。亦斷無忽然之事。我就中盡心撮合。管叫你不作向隅之泣也。主婢二人在房商議。廚下粥已熬好。進來說知。新燕忙做了幾碟通氣和胃的小菜。拿進書房。走至牀前。聽着士英鼻息甚粗。呼之不下。揭帳看時。見士英和衣躺臥。昏沉不醒。將額上一摸。竟如火炭一般。炙得纖手生疼。紅玉隨後出來。新燕說知。忙叫哥哥。士英不省人事。含糊而已。紅玉噙着一把眼淚。將前言復加叮囑。新燕道。方纔允了小姐。便是婢子之事。何須囑咐。因撥張小杌子。坐在牀前。定了心神。調了氣息。將士英脈息診過。說道。朱相公脈理。真是精明。適纔所說脈象。一毫不錯。因加減麻黃湯。在藥箱內掇起一劑藥來。架好藥罐。生旺了火。紅玉執扇而

撮不多事煎好。新燕用碗傾出。捧至牀邊。將士英靠好。頭頸扶正。紅玉將汗巾圍好。新燕側放。士英嘴唇透。用指捺定下唇。倒將下去。那藥盤在口中。不進咽喉。紅玉急得滿眼流淚。一而扯那汗巾措拭。登時臉上失色。新燕道。不要慌張。待這藥氣通些下去。就可入喉了。因把藥碗圍在士英唇下。使那碗內蒸蒸之氣。沖入鼻中。又蘸着藥汁。措擦士英鼻管。候了一會。只聽喉中嚙的一聲。口內之藥。已落入喉。新燕把藥碗一側。口角邊却又盤將出來。紅玉仍復拭淨。說道。新燕妹。怎麼又不下去呢。新燕道。這病忒深了。須慢慢的通去。因又候了一會。及咽下一口。如此有一個時辰。把藥頓了幾回。方纔將次吃完。到臨了一口。忽然直創出來。噴得主婢二人。淋淋漓漓。一臉都是藥汁。

## 第十六回 女華陀指到春回 僧超凡入亡藥在

新燕看士英時。喉中作響。氣逆神亂。紅玉嚇得魂出。新燕搖手示意。急從士英胸前。輕輕向上摩去。摩了百十遍。面色方回得過來。靠墊抽去。將士英頭身放平。揭過被來。連頭蓋好。向紅玉道。這夾被不中用。快些開牀棉被出來。紅玉急急進房。開被。新燕收好藥罐。頓上一罐清水。紅玉自己拿被而出。問道。方纔好好的。嚇爲何忽然直噎起來。新燕接被蓋好。答道。倒藥時。節想是心忙。存了些藥渣。紅玉方得放心。令新燕進房吃飯。新燕道。婢子心裏着忙。吃不下去。小姐請去用飯罷。紅玉道。你摸我心頭。不是亂跳麼。那裏要吃飯呢。新燕因摸紅玉心頭。看見紅玉臉上斑斑藥汁。把袖角蘸水拭去。自己也拭了一會。天已漸黑。點起大蠟。兩人屏息靜候。多時。新燕輕輕揭帳。將手探入被中。把士英額上摸時。焦枯乾燥。仍然火炭一般。說道。怎這樣狠虎藥吃下去。一點子推扳不動。紅玉面如土色。新燕忙道。朱相公本質堅實。非輕劑所勝。口角又流掉了些。明日用下重劑去。就是兩人在床前。又守了兩個更次。聽士英鼻息粗濁。別無動靜。新燕道。夜深了。小姐進去安息。看來這病。非一時可愈。若一日就

拖乏了身子。豈不誤事。紅玉點頭。又坐了一會。再三叮嚀。方纔進去。新燕闔好了門。看那爐中之火。漸漸消化。又生了一爐火炭。換上一罐冷水備用。翦去燭花。又坐了一會。覺得身子困倦。想總是貼身伏侍的了。竟自揭開帳子。和衣倒在士英脚邊。側身而睡。一交五鼓。忙去摸士英時。仍然大熱未退。因開門進內。一路門戶俱是虛掩。走近臥房。紅玉驚問道。何人。新燕答應。紅玉急開房門。出問新燕。說知緣故。紅玉道。這便還好。早把我嚇出一身冷汗來了。新燕走入自己房內。說小姐怎不脫衣服睡。紅玉道。我一夜風吹草動。都吃着驚悄悄的。書房門首走了幾遍。那裏放心得下。你今日下藥。須是細心斟酌。要有效驗些纔好。新燕回來。又看了士英的脈。放了水罐。把爐中餘火生旺起來。將昨日藥方倍了一倍。簇起一大劑煎好。紅玉早已出來。兩人照着前法。灌下藥去。幸沒一些滲漏。仍將被蓋好。候了多時。休想一毫汗氣。紅玉焦急異常。新燕也覺着忙。因原方減了分兩。泡碗湯灌下一催。直到午後。額角上方有汗出。新燕伸手摸士英胸腹。也覺潮潤。暗想。連下這等利害藥兒。外邪也自然趕出來了。紅玉見已出汗。略覺放心。新燕見沒清頭。愁眉仍結。到臨晚。士英知道口乾。討要湯水。新燕一喜一憂。忙把紫蘇湯去吃了。還叫口乾。要吃冷水。新燕忙看舌胎。紅玉點燭照着。只看滿舌俱是黑胎。其色暗黯。用指去揩。如火刺一般。乾澀礙手。忙取生姜。揩擦。用生青布蘸水絞過。診了脈息。按摸胸腹。向紅玉道。脈實腹堅。非承氣湯不可。次日新燕用了一劑大承氣湯。止放幾個響屁。紅玉道。怕沒有積滯麼。新燕道。下面失氣。必有宿積。因又用一劑。便打了許多粒糞。如鐵彈一般。堅硬異常。那穢熱之氣。甚是難開。小鳳掩鼻。紅玉新燕都不甚覺。把粗紙鋪墊。抽換收拾。一連兩日。糞始完。士英方有清頭。夜中急要小解。却不知新燕將夜壺藏在那頭。以便遞送。揭帳爭覓不見。燭光之下。瞥見淨桶。新燕壓被而睡。念其勞乏。不忍驚動。勉強下牀。就桶小解。未及披衣。覺有寒意。無奈其便。長倒得上牀時。已連打幾個寒噤。便又變成瘡疾。天寒大熱。如崇如狂。叫喊連天。擺搖震地。紅玉愈加慌張。新燕道不妨。轉了瘡疾。大事無礙矣。不料士英此瘡利害非凡。冷時如擁臥層冰。便討火烘熱。時似擁圍熾炭。使呼水。

浸新燕苦諫道。朱相公深知醫理。如此蠻法。必致傷生。士英道。我非不知。但一刻忍受不住。若不如此。亦必立時凍死。熱死。縱使推得一兩日。反不如卽死。得免此冰割火燎之痛苦乎。說罷。淚如泉湧。紅玉聽得萬箭攢心。每日須煎湯水。冷時飲以生姜。熱時飲以紫蘇。未發之時。加減柴胡桂薑湯。用心調治。兩日之後。病勢轉頭。假冷假熱。止須一次。五日以後。漸次輕可。新燕仍欲假睡。士英道。我此時寒熱已是可耐。不以從前欲殺欲割。若再如此。必害汝命。於我之病。亦無益而有損耳。新燕是一時情極之計。原知與病不宜。聽士英說是可耐。也就罷了。紅玉因新燕假睡。不使出來。常在門外站立探聽。候寒熱退方進看觀。一聞此言。便照舊時刻不離。煎湯送藥。直至三更。方纔進去。過了幾日。士英外感內傷。病已俱去。只是神怯力虛。氣乏心漕。紅玉將桂圓膠棗雪蔗冰梨等類。放在士英牀頭。以備士英一時饑渴之需。新燕定了加減十全大補湯。每日調理。元氣漸復。已到四月二十日。將近林公週年。紅玉與新燕商議。日間把書房門閉上。外面夾弄兩頭。小門關斷。以免親族們攪擾。果然自二十二日起。至二十五日止。接連有族親。并夏親家。公私祭奠。止空二十六日。是自家祭奠。紅玉內外料理。哭泣跪拜。迎送支接。辛苦異常。嗣子乃武。却躲得無影無踪。各處找尋不着。偏是連日大雨。如注。累那老人家。找得發昏。到了二十六日。一早去尋。又央了幫忙親族。首領挨訪。祭筵擺設齊全。單等他回來祭獻。直到午後。纔拖泥帶水的。在雨裏跑來。拜了幾拜。並不哭泣。剛化完紙錢。就討飯吃。紅玉愈加氣苦。說道。父親嗣你爲子。便要你爲祭祀之主。那有一個週年。不來家理事。連日親族來上祭。通沒有人陪侍。要你這不孝子何用。剛尋得來。哭也不哭。一聲紙錢。還沒化完。就亂嚷要飯吃。和你向各處去告訴。看看這理。沒有儘力的數落了一頓。乃武總不做聲。呆了一會。說道。我輸了錢。要去翻本哩。方纔的盆口。正有些轉頭了。好姐姐。你不要奈何我。快收下祭罷。紅玉道。你終日賭錢。可憐父親世傳之產。設你幾年花費。乃武道。飯不拿來吃。只顧說閒話。既分與我。就與姐姐無涉。只要骰子一轉。便把以前賣的都贖回來了。說罷。掣身便走。被紅玉一把扯住。道。你往那裏去。乃武瞪着眼睛道。我說過要去翻本。

不信。姐姐沒聽見。我許過他們。拜了一拜。就去纔放我來的。如今還歇着盆。在那裏等我哩。他那裏也有飯吃。你放我去罷了。好姐姐。你放了手。紅玉道。是你的錢。該憑你去輸罷了。明日就是父癩死忌。難道不要在家。這也是與我無涉。不該管的嗎。乃武嘆口氣道。精晦氣。雨又是這般大。明天又是真死忌。白作掉了好盆口。還招他們怪頭哩。紅玉放手。乃武呆坐在拜氈上。看那雨勢。越是氣悶。候收下祭去。起來有心沒想的。吃了幾碗飯。茶也沒喝。一口鑽入雨裏。跑過自己房裏。睡覺去了。紅玉看他這般光景。愈加氣苦。在靈前又大哭一場。裏裏外外。監看着收拾料理一番。已是點燈時候。纔過書房裏去。新燕開門。接着士英。深致不安道。老伯週年。竟不能親到。靈前哭奠。抱罪已極。賢姊爲着愚兄。心力俱瘁。連日料理家事。又極勞頓。方纔聽見屢次哀號。只恐有傷玉體。還宜節哀以慰老伯之靈。紅玉道。先父周年。親族都來致祭。就是新燕妹子。闖此處。尙且早晚到靈前哭拜幾回。惟有不孝嗣弟。躲在賭場。直至今日。午後尋回。反與我嚷鬧一場。不由妹子不分外氣苦。士英道。原來如此。但愚兄臥病於此。應代我致意他。纔是。紅玉道。這到不必。若與他說知。反有氣陶。士英道。事雖如此。但他既來嗣。便是一家之主。沒有不通知他的道理。陶氣事小。失禮事大。若因失禮而陶氣。曲便在我。只可受氣。并不能陶氣。紅玉道。哥哥所言。亦是他已睡久。明日與他說知便了。紅玉見士英精神甚旺。言語爽健。因問起別後之事。士英把進京出京。及找尋琴姑。開除陀頭。見檄更名等事。略述一遍。紅玉道。妹子看琴姑眉目。靈秀不凡。與我這新燕如一對明珠。真是我見猶憐。足充哥哥妾媵。若在豐城這彈丸之地。定訪得着那左氏。不料又遭此厄。若非哥哥相救。亦斷無生理矣。新燕道。怪是前日。申伯伯進來。說甚山西姓李的相公。士英道。我在船乘客。俱稱全相公。一路上脚夫店家問我。俱以姓全應之。到那日。不知不覺的。也說是姓全了。因叮囑紅玉。明日對令弟說。也竟說全士英。現有道士在此。恐生意外。但令弟所居。與此遠近。我們說話。不被他聽見。方好。紅玉道。這一所老宅。是先父分受。隣邊一宅。就是嗣弟生父先叔所居。後來賣與先父。搬入鄉間去了。嗣弟住在那邊一宅。自有粗使僕婢承值。他也成日不

在家這裏是先父的內書房。等閒人不得進來。士英神氣尚弱。聽着譙樓二鼓已緊。因道：「夜深了。賢妹連日哀勞。請進去安息罷。」紅玉道：「因話就話。竟忘記哥哥。還是病體。因道了。安便進去。」新燕關上門。頓些湯水。淨了身面。正要上牀。忽覺腹中甚餓。是日間哀感。少吃茶飯之故。却去懶頓粥。想起牀頭茶點。伸手去取。一時摸不着。點心却摸了士英的順袋口。邊塞的印囊。抱着印綬。亂叢叢的。只認袋繼解散。隨手取至燈下。結束。却見是印囊。印綬一般。暗忖：「因何有此。」開囊看時。即見一個紙包。上寫補天丸字樣。因知道補天丸是極有補益之丸。撮起一把。嚼來充飢。誰知因這一嚼。不特廉恥俱無。幾乎性命不保。新燕嚼那藥時。滿口生香。但覺有一種辛熱之氣。沖入咽喉。知非平補之藥。急急吐去。那已化之藥。早和着津唾。沁入腹中矣。因把那藥包收起。放好袋內。拿到牀頭。却反摸着裏兒。吃了幾個。便覺遍身暖暢。情與物然。坐在牀上。將蓮瓣輕勾。纏束停當。套上睡鞋。倒在士英腳邊。去想要去睡。那知伸縮不寧。腹內如火炭一般。發作起來。一霎時情思迷離。神魂飛蕩。士英睡中驚醒。聽着他口內哼聲。嚇了一跳。說道：「新姐爲何忽作此狀。」新燕道：「小奴此時方寸已亂。有死無生。只求相公垂憐。救奴一命。」士英認是一時情動。不忍呵叱。說道：「我此病非汝不生。感入肺腑。日間小姐因論琴姑。將你夾雜而言。亦非無意。我原倒算向你小姐說明。回去稟知老夫人。即來取你爲妾。你是極明理的人。此時苟合。豈我所目爲耶。」新燕道：「奴此時五內如焚。更甚於相公之瘡。明知非禮。急求救命。相公說這遠話。只好索我於枯魚之肆了。」說罷。竟哭起來。士英又慰問道：「你向來並無邪念。今日忽然如此。必有緣故。可老實告訴我。好替你醫治。」新燕忽被提醒。忙答道：「小奴一時饑餓。到牀頭要覓茶點。拿着袋裏補天丸。嚼了一撮。士英失聲道：「不好了。忽想起牀頭銀罐內有水浸水梨。忙取一個。塞向新燕口邊。說道：「你誤服毒藥。非水不解。且吃這梨下去。」新燕聽說。所吃者是毒藥。猛吃一驚。忙拿梨亂咬而食。便覺一股涼氣沁入心脾。連稱爽口。士英忙又遞過一隻。連那罐中之水。倒入新燕口內。新燕此時如冷水澆背。愁心頓滅。因定一定心。咬定牙關。連吃幾盃冷水。始覺心地清涼。慾火盡滅。忽地痛哭起來。士英忙代

拭淚。問其緣故。新燕道。奴雖下人。亦知羞恥。日來伏侍相公。一奉小姐嚴命。二報婢子私恩。而此心漠然不動。何期今夕醜形盡露。廉恥全無。更有何顏。復周旋於相公之側乎。士英道。此非汝之過也。邪符所魔。正士偏心。淫藥所迷。貞姬失節。使我若服此藥。亦必情動神搖。罔知忌憚。你一月小滌污撒穢。宛轉床席之間。恩重如山。情深似海。而皎皎不欺。我不特感爾如骨肉。亦敬爾如朋友。當以狂藥之故。相渝此念乎。說罷。亦弔下淚來。新燕忙道。相公千金之軀。病未全愈。詎可感傷。奴蒙相公開釋。銘感無窮。再不敢懊悔便了。只是相公身邊。怎藏着這般淫藥。幾使小奴破節喪身。含羞地下。士英道。此超凡之物。且還有一張藥帖。上寫着每服一丸。可御十女。女子服之。可御十男。常時就燒掉了。以致幾誤汝命。新燕道。何不并藥燒掉。士英道。我因別有用處。藉以剪除兇孽。故且留之。新燕便不再問。但藥性雖解。神氣已傷。氣喘吁吁。四肢無力。大家都勞乏了。沉沉睡去。竟如死人一般。天已大明。兀自酣然不醒。紅玉黎明即起。在門首走了幾個轉回。總不見開門。因簽溜甚急。又聽不出一毫動靜。只得把門敲響。敲了幾回。只不見開。紅玉心疑。叫人搗下門來。仍復上好。然後獨自一個。走進房來。只見帳幔雙垂。把聞鼻息。揭帳看時。見士英新燕睡得正酣。紅玉脹紅了臉。心頭上兀自跳個不住。悄悄退出。把房門鎖起來。

第十七回

病榻昏沉癡郎感情婢

官衙黑暗猾吏詐英雄

新燕一覺醒來。見已天明。只是雨聲淙淙。沒有日色。不知時候。悄悄偷出被外。穿着已畢。立在床邊。打了兩個呵欠。走到門邊。只見門上未門。失驚道。我昨晚親手門好的。怎麼會開起來。因把門一扯。却扯不動。搖了兩搖。在門縫裏一張。見有鎖鎖着。暗忖。是小姐所鎖無疑。莫非進來見我與相公並頭交頸。只認是已經苟合。不便叫醒。又恐廚下嫂子們進來看見。故此鎖門去。小姐你錯疑心了人也。只是羞人答答。怎麼去見小姐呢。沉吟了一會。只得將門敲響。紅玉恰好又到門首探聽。連忙的把門開了。新燕叫了一聲。小姐不覺兩頰紅生。低頭而去。

紅玉歎道。乾柴烈火。却也難怪着他。只要小心些。不要使病體反復。方好。因走至床前。正值士英醒來。互相廝叫。紅玉問道。哥哥病體又好些麼。士英道。今日身子倒覺乏了些。紅玉道。哥哥出外之人。兼在病中。諸事要加倍小心。第一以保養精神爲主。士英道。這個自然。兩人正在敘話。新燕出來。站在紅玉椅後。不住連連呵欠。紅玉心裏覺得不耐煩起來。又不便直言。只得澹澹的說道。新燕妹。你也是這般辛苦了。哥哥說今日身子較乏。望你着意扶持。耐心調護。休使病加小愈。方好。新燕覺得話裏有針。羞得滿面通紅。無言可答。紅玉見這模樣。也就不便再言。廚下僕婦來請檢點祭席。紅玉辭出。新燕生火煎藥。纔伏侍士英吃完。忽聽紅玉一片哭聲。與乃武嚷鬧。慌忙趕去。只見紅玉氣得渾身發抖。淚如雨下。乃武早已一溜烟的走了。新燕上前苦苦勸住。問起理由。紅玉告訴道。畜生連催羹飯。疾忙收拾上去。拜也沒有拜完。就催化紙帛。我憶起哥哥所言。向他說知。他竟開口第一句是怎麼說法。新燕道。他賭錢性急。敢是說不及進會。紅玉搖着頭。新燕道。莫非反怪通知得遲了。紅玉道。把我氣得昏了。他若像你這樣說。也都罷了他。呆了一呆。脹紅了頸項。把手一托。說道。他休想這把刀。那一個不說這話。是我該得的。我吃他拍頭一句死話。你說叫人要氣不要氣呢。新燕道。大相公賭昏了。又聽着旁人調唆。纔說出這樣話來。怪不得小姐要氣。婢子聽着都氣壞了。小姐身子要緊。大相公不是真正惡人。慢慢的告訴親族。戒他下次罷。紅玉道。我也氣昏了。朱相公吃了藥。沒有新燕道。婢子正伏侍着。剛吃了藥。聽見小姐啣氣。就跑了來。小姐請進房休息罷。新燕慌忙哭起來。卽到書房。問士英吃藥後光景。士英道。外面爲何啣氣。新燕道。他本不是惡人。却開出口來。就叫我生氣。相公在病中。休要管他。士英道。可是你大相公麼。新燕道。再有誰來。相公肚裏怎樣有些響動。士英道。這藥吃了肚裏只是嘔。都都的響。不像個受用的。新燕道。與前日是一樣的藥。因相公昨晚勞乏。加一錢人參。怎反不受用。士英道。不好。這會子像要出恭。說猶未絕。只聽刮辣一響。失聲道。不好了。那響聲就此連珠的花爆。絡繹不絕。褥子上早流出糞汁來。新燕忙提兩件舊衣。揭開被來。只見淋淋漓漓。一屁股都是糞水。



被褥上就如糖水浸着木樨。撒滿一衣。新燕忙把衣服揩墊。搶了一把粗紙。給士英開抹屁股。只聽士英叫聲阿呀。那糞門就如黃河口決一般。一股黃泥也似的水。直冒出來。忽問煎藥之水。是河水井水。紅玉道。連日都用井水。莫非錯打了河水。新燕道。河水也沒有作瀉之理。士英道。只怕並不是河水耳。你聽簷頭水溜。兀是點滴不止。連日那樣暴雨。莫非誤用了天泉之水。新燕道。天泉雖有自上而下之勢。既有許多補藥在內。亦可抵當得過。即使作瀉。也不宜如此利害。這般神速。士英道。醫者意也。草木之品。因其氣味而定其補瀉。其力原不甚大。祇緣病者氣血虧虛。故能奏效耳。無病之人。血氣俱盛。就是多吃補藥。亦不見益。偶吃瀉藥。亦不見損。連日天時不正。大雨如注。如此急驟之勢。入我久病脾虛之腹。豈不神速。豈不利害。雖有參耆在內。而水多藥少。力不相敵。且浸灌滋潤。俱是急水暴注之性。到藥力出來。早已冲腸倒胃。俱從大腸而去矣。豈能與水性相牽制乎。新燕大悟道。相公之論。真是精微定當。注入本草。加惠後世。因急向廚房查問。果因大雨。汲水費力。就便在院內水缸中提來的。自此仍用原方調理了兩三日。病已全退。神已漸復。紅玉想其忌心逃氣之事。告訴士英。士英道。愚兄前日說明分田一事。斷然不受。這個可置勿論。只是不該疑及老伯。怪不得賢妹勸氣。紅玉道。在哥哥視此田固如醜雞腐鼠。但係先父一面念頭。若斷不肯受。雖不敢引却之不恭之說。只是救小妹何以爲人。言猶在耳。骨尚未寒。而藥先人之命。幾如土芥。是不孝之罪。上通於天。還望哥哥曲全爲是。士英正待開言。只見廚下僕婦慌慌張張的跑來。說道。大相公來了。紅玉道。來便罷了。做這般張智。你對他說。我就出來了。那僕婦一手指道。已進來了。紅玉道。他怎就直跑進這裏來。正待起身出去迎住他。只見乃武已跨進書房。兩隻眼睛不住的把士英紅玉新燕三人輪看。新燕正爬在床上替士英收拾床鋪。忙退下來。叫了一聲大相公。乃武也不答應。把嘴對着士英。像要說話模樣。士英因開口道。小弟前日造府適世兄公田。後遇老伯忌日。世兄回府。弟又臥病在床。曾託令姊轉達。今蒙枉顧。只是尙在病中。不能爲禮。殊爲開罪。乃武扯一把椅子坐下。咳了幾聲。嗽脹紅了頭頸。說道。全老哥久遠

了尊處住在那一縣。我小弟今日來奉拜的。第一要請教你的名字哩。紅玉新燕俱覺好笑。士英却恭恭敬敬正色而答道。小弟住在山西。賤字士英。乃武道不差。是山西。只是要請教你的名字哩。紅玉新燕只待要笑。士英搖頭示意。方纔忍住。僕婦再熬不住。幾步跨出房門。一路笑出去了。士英道。小弟賤字士英。乃武說道。全老哥。我去了我還要來看你哩。士英道。恕不送了。乃武也不聽見。跨出房門去了。紅玉道。你看他這個樣子。真要叫人氣死。笑死。新燕道。不是朱相公搖着頭。竟要笑出來了。紅玉道。家中男婦俱已吩咐。改稱全相公。我與你兩人到沒改口。以後俱要留心。新燕點頭應諾。士英道。看令弟不過愚魯。並非好惡。但此來情狀。甚是蹊蹺。恐有意外之事。紅玉道。有何意外。他不過想賴田耳。現有先父遺囑。怕他急的。新燕道。若說遺囑。是朱相公的事。與全相公無涉了。紅玉失驚道。是呀。我們只顧其前。不顧其後。這事弄拙了。怎處呢。新燕沉吟道。還有商量。我前見那遺囑上寫的。是山西朱明世姪。只消把朱字改一改。就是了。紅玉忙取出來。只見上寫着我與大女紅玉。溺水為山西朱明世姪。撈救。留日字號田百畝。以報其德等語。字係行書。那朱字竟好改作全字。紅玉大喜。即把筆略描一描。竟成字。字毫沒添改形迹了。士英道。這遺囑。祇不過為撥田憑據。儘可勿論。只是他方纔走進房來。兩眼輪轉。把我們細看。又再三問我名字。牢牢記去。必非無故。紅玉道。他的蠢愚之狀。向來如此。不必慮他。隔了幾日。士英病已霍然。起床靜養。只見廚婢拿着一把菖蒲艾葉。并幾枝石榴花來。說道。是申伯伯在園裏折來的。說今日有龍船。全相公可要去看。散散心。紅玉道。我竟忘了。今日是初三了。哥哥身子尚弱。如何去得。且到初五日再處。士英道。我身子好時。這些戲玩之事。也是不喜。何況病後。只是客中兼病。竟不知午日就在目前。要幾枝榴花蒲艾。不啻變階。莫羨矣。紅玉吩咐分幾枝去。供在靈前。幾留枝養在瓶中。那廚婢就要來插。新燕道。你去靈前插好。這裏待我來養罷。廚婢分着幾枝。自己去。新燕取出剪刀。將蒲艾榴花逐枝裁剪。正要配入瓶中。只見廚婢急急趕來。說道。大相公領着差人在外。要全相公出去哩。紅玉着忙道。你就說不在這裏了。新燕道。大相公是知道的。如何回得去。士

英道不妨我自出去。憑他處置可也。紅玉道：哥哥這樣身子，是斷斷出去不得的。苦小妹不着，與這獸弟做一齣罷。士英道：他既有差人，自必經了官府。賢妹如何可以遮蔽？况我並無依戀，到官亦不過飄然而去，便滿其所欲了。何必使你出頭露面，銀錢與體面孰重？賢妹不可錯了主意，必與爭執。此田因整頓官服，贖出廳來，乃武道。這個就是山西的全士英。那差人聽說，身邊拿出牌票，向士英照一照，簇擁而去。紅玉新燕急趕至屏門後，探看只見差人如狼似虎，簇擁士英而去。新燕道：如今快着人到衙裏打聽，可是爲那一百畝田，怎樣告準狀紙的？紅玉急叫朱壽前去，與新燕兩人在房裏只顧打旋，不知是哭是笑，只覺得胸前氣塞，心裏劈劈的亂跳。等了一會，申壽回來，呆靠在窗外說道：是要等全相公回來。總知道了，那裏去打聽呢？紅玉着急道：你這樣沒用，難道全相公也沒看見？申壽道：不是老奴沒用，是老爺死得不好，從前老爺在日，休說跟轎進去，有許多威風，就是老奴偶然閒闖，只些衙役見了，都直立起來，你也要扯去吃茶，我也要請去吃麵，撮着脚的奉承。如今是亂么喝喝走開去，他可許你站一站脚兒，誰看見全相公的影子？籬是老爺死了，衙門人都變得大了，還是當初的樣兒麼？紅玉聽着他嘮叨，愈加氣悶道：不要說了，快些到西莊去，換林能來，他病已好了，麥租也結局了。申壽還要爭辭，新燕道：小姐心焦，不要擔攔了。申壽方搖頭而去。紅玉等因無消息，分外爲英士擔憂。士英被差人擁至縣前，却落在一個茶館之中，使有把門站堂值刑的許多差人，及招房堂差承行各項書吏，陸續而來，各揀坐頭，拉雜坐下。店家拿出茶點，各桌上都向士英拱手，讓過那邊同吃。士英大拉拉的坐着，只做沒有聽見。一概不去理他。那原差悄悄說道：那兩位是房裏老師，那兩位是班中頭役，都是極行時的，不可輕慢了他。那位鬍子老師，是承行你的事情，都在他手裏，我替你私下鋪張過他來，講一個規則，省得人多口雜，又費錢，又不好看。士英冷笑道：所言公言，爲什麼要私下講究？也沒有什麼講究，只同你去見官就是了。那原差瞪呆了眼睛，那些人都向他打着市語，原差囁都囁都的說些什麼，只見衆人一齊開口道：就是明講也好，因向士英索要鋪堂使費。士英笑道：我客

中那有銀錢。卽有銀錢。也不賞你們這些奸胥猾吏。衆人不聽猶可。一聽時個個磨拳擦掌。像要攢打模樣。內中一個老者說道。列位且不必動粗。承老師你是承行。還是你去拍拍醒他。免得當場出醜。那鬍子搖擺過來。說道。看尊駕此時。若不破費幾個錢。將來悔便遲了。就是原告之呈詞也。該抄看當官好去辯理。不要差了念頭。自誤其事。士英道。方纔票上雖未黏詞。那原告的名字是林乃武。註語是奸婢謀闖。狀子大約可知。何用抄詞。事情重大。諒不致軍流斬絞的地位。便有誤事。也不懊悔。何須饒舌。那承行向那老者道。你聽見麼。我倒好心和他說正經話。教他筋節他倒挺出這樣死話來。看去就是失時倒運的貨色。他說不到軍流斬絞。官斷十條路。若像照着這般樣子去。觸惱了官府。也就捉摸不定。便是拖着木狗去充當驛卒也。殺他受用了那堂吏合招房道。別人的錢。還有隔兩日見效的。我們的錢。是走上堂就爆響的呢。傳語的時節。只消增減一兩個字。眼輕重一點口氣。草供上要緊關目。結實的略鬆泛些。輕鬆的略結實些。就便宜得多了。士英道。我本沒甚口供。你傳話的好歹。敘供的呆活。總不干我事。那承行瞅了堂吏招房一眼道。你們也有這些熱氣。去換他冷氣。我們且吃茶。等他見了棺材。再把石灰去揩他眼淚就是了。只見值刑的說道。你到了那時。夾棍板上。你才知官吏的利害呢。士英又笑道。這個還早。就雇了急足飛遞咨文。也得一兩個月哩。只見原差說道。我差了這件古董。買牌票。跑跑脚步。酒也沒喝你。一盃錢也沒見你。一個如今要見官了。難道也推甚死話不成。士英道。誰叫你跳脚步來。你既做差人。自該跳腿。不消和我說得。你若耍牌票錢。該問你本官要。爲什麼出這沒錢的牌票。拘起人來。全相公身邊錢。是有幾個。說過不賞奸胥。不要只管嘮叨。惹我相公動氣。士英剛說完。衆人却磨拳擦掌的要打士英。

## 第十八回 拒官長烈士膝如金 驗貞操女兒身似玉

士英冷笑道。要打不妨。我姓全的病了多時。筋骨雖不結實。像你們這些通草拳兒。每人替我打上一二百

拳。只當叫你們槌背也好。衆人不覺大笑道。原來是個優子。你看他瘦的那把骨頭。倒虧他不知死活。說出這樣沒影的大話來。又見店家走來說道。各位。這茶錢是誰出。吃了有幾十壺茶。還有饅頭糖片瓜子腐乾。那一樣不是錢。看這人模樣。是不肯出錢的人哩。各位。只要招架一聲。小店有了放心。就不敢來咕噪了。士英道。你這茶幾錢。一壺。店家道。茶是兩文。一壺。饅頭糖片瓜子腐乾都是四文。一賣。士英在衣袋內摸出兩文錢來。道。拿錢去。我止吃你半盃茶。也算是一壺了。其餘都問吃的人要去。衆人都一齊哄道。反了世界了。你爲着官司。我們替你出茶錢。你休做夢。還認是官府發了大紅全柬。請你來赴席看龍船。的嗎。衆人正在鬧鬧。只見一個人氣喘吁吁的趕進店來。說道。各位。不消發怒。我來算還茶錢。就是了一面說着。一面向一個纏袋內去摸錢。士英把那人一看。問道。你是林老爺管家林能麼。那人道。小的正是。今日進城交帳。纔知道這事。小的打發掉了這錢來。叩見朱相。公。士英走過去。把纏袋一手扯住。說道。這茶錢是不許還的。林能忙打簽下去。士英扯住。低底說道。我姓全。林能會意起來。高聲說道。全相公。這是衙門規矩。不但茶錢。小的還帶着各項費在這袋裏。士英不等說完。一面取袋縛在身邊。一面說道。行賄用錢。斷然不可。你若用掉一個錢。我就怪你。那些書役和林能都面面相覷。又只見一個人走將進來說道。茶錢都是我的一面打發。一面把這些人請出茶舖去了。林能跌脚。俏向士英說道。這人姓危名卓。綽號計都星。是出名的訟棍。他來還茶錢。是包着大相公打一面官司了。士英道。一面兩面。也都不必管他。你只回去安頓小姐。叫他不要着急。說我這事。是斷然不妨的。不可瞎用掉了錢。林能唯唯而去。停了些時。鼓樓上敲了三梆。原差來帶士英進縣。知縣升堂。士英昂然而上。點名過堂。畢。先叫乃武上去。問了兩句。就叫抱告報卓。遠遠見許多指手劃脚。却不聽見說些什麼。危卓上來。上面已叫得全士英了。士英躡將上去。打了一拱。站立半邊。那些差人連聲喝跪。士英端然不動。那站堂的用力把士英一拖。一個便在後儘力一搽。却似生根的一般。你想動得分毫。暗忖怪道。茶坊裏說大話。果然有些把勢。知縣見此倔強之狀。不覺怫然怒道。全士英。現在有人

告你。你可明白。國家設立法堂。原爲民間伸冤理屈。被告人一概不跪。要這法堂何用。士英道。若事有冤枉。被人誣告。在法堂之上。要求老父臺伸冤。這自然該跪了。若冤枉無待於伸狀。亦斷無庸準。便與這法堂渺不相涉了。何敢望塵雅拜。長跪乞憐。知縣勃然大怒道。怎麼竟說狀都不該準的。林乃武告你誘盜了他的婢女。現在圖謀其姊。這是姦誘重情。就是果有冤屈。亦須質審始知究竟。怎說是不該準呢。你休要倚恃護符。抗拒官長。只怕勸起刑來。那時悔之晚矣。士英道。老父臺不須發怒。聽學生一言。國家設立法堂。以爲聽斷之所。卽設立律例。以爲聽斷之書。犯事者不得偏徇於法堂。與聽訟者不得弁髦天律例。其制一也。律上明明載上指姦勿論。旣非姦所捕獲。又無姦情證據。考之律例。兩無所附。何所見而准其狀。則亦何待審而知其誣。林公與學生三世通家。誼同骨肉。生員因弔奠而病臥其家。卽可認以姦情。則旅遊必露宿。家居必塞門。窮恐男女共行於途。皆將指彼爲有淫具而治之以姦矣。那知縣一腔盛怒。正待發作。被士英侃侃鑿鑿。援古證今。忽莊忽諧。入情入理。一時竟發洩不來。欲要尋個馭頭。急切思量不起。弄得沒法。那堂吏受着士英之氣。悄悄的提一句稟道。老爺只查問那報告討姦情證據就是了。知縣忙叫了危卓上堂問道。你家主告全士英姦情。自然有確切證據。可從直細說。不合得糊隱漏。危卓道。小的主人若不拿著實據。怎敢妄告姦情。休要說這全士英以孤身男子。藏在深閨。姦謀叵測。只消講他與婢女新燕同床共寢。一月有餘。這便是姦情確據了。如今只求老爺把新燕捉來嚴審。并令隱婆試驗。便是全士英的姦婢。謀閨干真萬實矣。知縣復問新燕年歲相貌。危卓道。新燕年十八歲。是極標致的。知縣點頭大喜道。這狀子上單說與婢女新燕有姦。要圖謀你家小姐。却沒有說一月餘來同宿的話。本縣因事及曖昧。有關精神體面。先拘全士英來錄供。沒有提婢女新燕到官鞫訊。如今據你說來。旣非年小蠢惡之婢。共同床寢。宿已一月有餘。則姦情是實。要根究到底。顧不得體面。徇不得私情的了。因標下一條大籤。立拿新燕聽審。一面叫下穩婆伺候。吩咐將犯人帶過一邊。把別起事情帶來先審。林能探知消息。飛趕回家。稟報紅玉林能將士英說

話并不肯出錢及告着奸婢謀閨之事說知。渾身如澆冷水。想新燕與士英苟合是真。一經審明。自己名節無從。清洗。正在萬分愁苦。欲殺欲割之時。忽聽官府要拿新燕。急得心中鹿撞。眼內珠傾。扯着新燕放聲大哭道。這是我害了你了。如今當官在審明。你與哥哥俱罹法網。難免出乖露醜。仔細思量。更無別法。只索要尋短見了呢。新燕也怕與士英同床寢宿。犯了禮法。要治他的罪。因哭着說道。小姐說甚麼話。先老爺夫人現在只有小姐一位嫡親骨肉。況且全相公坐了監獄。還要小姐照管如何。說起短見的話來呢。婢子不合不惜廉恥。與全相公同床共寢。干犯禮法。然渾者白渾。清者自清。婢子做事一身當怎肯連累小姐呢。若小姐一尋短見。則不特喪葬祭祀無人作主。亦且皂白難分。反啓外人議論。致巧名節。這是斷斷使不得的。新燕正在苦勸。差人已到在廳發作。立逼要人。林能只得進來催促道。小姐不是哭泣的事。快些打發新燕妹出去。危卓主謀。告准了狀。捺住差人。直待掛了審纜來。拘人給我們一個迅雷不及掩耳。又代大相公出錢。打一面官司。若再不用錢。便直輪到底了。須封起八兩銀子。包給原差做鋪堂。并直刑使費。那拶子第一要料理。若沒有錢。便是性命關係哩。新燕聽說拶子的利害。不覺號哭起來。紅玉愈加心痛。哭道。都是我的主意。叫你去伏侍哥哥。如今害你受刑。於心何忍。把兩隻腳兒在地板上跳個不住。差人見不發人在外敲門打壁。沸反盈天。林能只得死命催促。紅玉一頭痛哭。一頭趕進裏房。開了箱籠。捧了一捧銀子。放在桌上。道。憑你去打發。只要新燕妹不吃苦便了。林能攜着銀子。催逼着新燕出去。新燕好似綁上法場一般。上前兩步。退落一步。眼睜睜看着紅玉。淚如雨下。紅玉扯住新燕。哭做一團。亂到小廳。只得放手。直看新燕哭出門去。方纔趕到靈前。大叫爹爹。號啕痛哭。竟昏在拜氈之上。那些廚婢灶婢。因新燕做人忠厚。沒有一事不在小姐面前周全他們。常時疾病。再都虧他醫治。個個與他相好。都噙着眼淚。哭送出門。到望不見轎子。纔走進來。纔見紅玉暈倒。慌忙喚醒。大家攙扶進房。倒在床上。悲啼不止。新燕號哭出門。在轎中忽然想起。我雖不合與相公同床共宿。然事已如此。哭他何益。古人云。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我爲小

姐所知。相公所悅。且爲救命之恩。象養之德。就殺身以報。也不足爲異。平日讀史。見那些忠臣義士。赴湯蹈火。如履坦途。未嘗不嘖嘖歎慕。色動神飛。怎麼輪到自己身上。就這樣畏縮起來。豈不可愧。我今所犯。料還不是死罪。况我尚有苦情。不是無故去做非禮之事。若到官時。須把前後情由。細細說明。任他撈逼。我只拚了一死。便可全相公之名節。新燕定了這個主意。便覺胸有把握。竟安坐轎中。不作楚囚之泣了。不一時。已到縣前。那些閒人。望見轎子。都知道是林家女婢。犯者姦情。擁擠何止千人。林能料理停當。要與士英商量。同一開口。那些差役。都嚷起來道。林管家。這是斷斷不能。你看他方纔那種氣概。休說我們被他凌賤。連老爺也。被他那樣挺撞。合堂人都氣破胸脯。正要拍他鬼臉來哩。我們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只保得府上的姐姐不吃苦便了。因叫軍牢。把閒人打開。你看這轎子。要擠破了。官府看見。不是當頑的。那軍牢果然拿着鞭子。望人頭上亂打。打出了些空兒。恰好那節事已審完。原差去回覆了。如飛跑到轎子邊。好好喚出新燕領將進去。那知縣把新燕細看。暗吃一驚。說道。怎丫鬟中。竟有這般絕色。休說一月有餘。就是片刻同床。也沒有脫白的事。這姦情是實。要重治全生之罪的了。因定一定心。問是你家主告你。與全生有姦。須把他何日誘你成姦。又怎樣圖謀你家小姐。從直說來。本縣憐你年紀尚小。誤落全生之局。不難爲你。若支吾不認。便只得用刑了。吩咐取拶子伺候。合堂吏役。都着呆了。值刑的慌張答應。豁琅的丟落拶子。就便提話道。老爺憐你年幼。只從實認了。便是堂吏等亦點頭示意。那拶子正落在新燕膝邊。新燕胸有成竹。毫不畏容。朗朗的說道。全相公係先老爺通家世姪。先老爺與家小姐在杭州溺水。虧全相公捨命救起。先老爺感全相公救命之恩。臨終遺命。留田百畝。以酬其德。立有遺囑。可證。前月全相公來弔奠先老爺。因過哀成病。臥床不起。家小姐感全相公恩德。因家中並無五尺之童。命鴉婢晝夜伏侍。家相公恐全相公分田。故此誣告姦情。全相公病中昏迷。賤婢不避嫌疑。盡心調護。是實。至於淫媒之事。休說。全相公是坐懷不亂。正人君子。卽賤婢下人。亦知以禮自持。不欺暗室。此心可對天日。若有一字涉虛。願甘立斃。杖下知縣暗



付。又是一個說大話的人。因問你家主說你與全生同床共宿。一月有餘。可是真的麼。新燕道。這是真的。全相公奄奄一息。賤婢因奉小姐之命。代主報恩。晝夜在床。灌湯灌藥。揩拭污穢。只是兩心皎潔。從不稍涉於邪。望老爺鑒察。知縣冷笑道。這也就難信你了。不忍用拶。吩咐穩婆。領至招房。趕出閒人。細心探驗。須臾穩婆回稟道。驗係重體。並未破身。知縣不信道。如此一對孤男寡女。同床月餘。那有完璧之事。只見危卓跪上來稟道。老爺不可信他。小姐現差林能。在外揮金四佈。這穩婆受他買囑。混供的。穩婆著急發誓道。你便叫禿老虎許我二兩銀子。若得了林能一個錢。就爛掉這兩隻手。知縣喝道。不許胡說。我自道理吩咐家人。將新燕穩婆一齊領入內衙。叫老家婆。跟同驗明。回話須臾。家人同穩婆出來。回稟夫人。親自驗明。不特未經破身。眉毛交緊。如索乳頭。結束如豆。是個守禮謹身閨女。歡喜異常。留在裏面。備飯賞他。哩。這知縣姓戚。名朋。爲人忠厚。居官廉潔。只是有些任性。常要枉斷事情。更有一件毛病。是懼內兩字。因夫人有才有貌。又有些奩資。貧賤時仰靠他。所以凡事都受他三分節制。懼內的人。聽說夫人喜歡。便是兜心一拳。呆在公座之上。做聲不得。只見塔下一羣人。冠裳濟濟。踱來堂上。說道。林老先生。一生廉介。正直無私。今被嗣子。乃武。誣告全士英。姦情詞涉其姊。若非屢次驗明。則其姊受不白之冤。林老先生亦蒙羞於地下。不孝不悌。罪不容誅。伏乞老父臺按律重懲。凡在縉紳。俱感大德矣。感知縣立起身來。舉眼看時。都是本縣有名的鄉宦。慌忙出位。拱手答道。各位老先生。請回。晚生自當遵命。衆鄉宦方纔下去。只見許多生員擁擠上來。說道。林乃武。得受胞伯萬金產業。忘恩反噬。幾累榮光。弱息玷辱清名。求老父臺大法痛懲。以植綱常。以安孤苦。感知縣道。各位年兄。請回。本縣自有公斷。那些生員打了一拱。齊齊的排立兩旁。把這些站堂吏役。都攔在背後。急切裏擠不出來。感知縣心裏躊躇。這事情弄大了一來。夫人喜歡。不敢違拗。二來鄉宦生員。環堂誦法。不便模稜。三來驗明女身。無可板駁。四來看審的擁擠數千人。在此也該顧惜聲名。因想全生與我何仇。只因出言挺撞。致動我怒。原沒甚大怨。何必屈法去求他過失。方纔唐突時節。虧我的話頭尙未說

殺如今按法而斷。不特可蓋前愆。愈顯得我不設成心。虛衷大皮。有何不可。因定了主意。翻轉面皮。喝帶原告上來。此時危卓見新燕。驗是童身。心裏已是慌張。還特著官府袒護。法可從寬。及見衆紳衿各抱不平。當堂請法。只嚇得目定口呆。手足無措。

## 第十九回

惡訟師技窮露醜相

賢大尹破格禮英豪

乃武更是雛兒。早已渾身抖戰。忽聽見縣官叫他。心頭突突的跳着。一路爬跪上去。連連磕頭。知縣大怒道。你這畜生。林老先生嗣你爲子。把萬金遺產。都付與你。喪心反噬。幾使受辱九泉。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本縣今日執法公斷。要打死你這畜生。替林老先生出氣。一面把棋鼓亂敲。一面將籤筒內刑籤盡倒出來。口裏不住聲的喝着。扯下去。與我着實打那些差人。雖得足了乃武的銀子。見官府發怒。紳衿不平。無可遮蓋。齊齊的吆喝一聲。兩個隨刑的。將乃武劈頭一捉。直拉下翻簷旁邊。又走過兩名皂隸。一個把乃武頭頸捺住。一個揪住兩足。將椅子扯落。露出雪白的屁股。值刑的將板子在臂上一捺。捺的乃武殺猪也似的。叫只聽得吆喝一聲。那板子望空中飛起。乃武魂飛魄散。直挺挺的躺着受死。早見士英從人叢內擠將出來。上堂跪下。咸知縣疑是來羞駁他。忙送本縣知你被誣。已在這裏懲治原告。有什麼話。請起來講。士英跪着說道。林乃武誣告生員。其罪小。涉及閭閻。共罪大。老父臺執法懲治。本所應得。但乃武年幼。無知。其中必有唆事之人。求父臺暫息雷霆。免其責辱。以全縉紳之體。究其主使。以伸國家之法。實爲兩盡。知縣道。這是以德報怨了。更爲人情所難。快請起來。本縣嚴究主使。就是士英謝了起來。站立案旁。那值刑的板子。在半空中正待打將下去。咸知縣吩咐且放起來。衆差役又吆喝了一聲。把乃武提起。推至案前。咸知縣問道。你這畜生。平空誣告了全生。如今全生反替你跪求。本縣若不看全生情面。這頓板子。你也休想性命了。快把誰人主使。告這狀子。實供出來。若有半句支吾。取夾棍伺候。衆差

役又齊齊的吆喝一聲。那乃武如在鬼門關上。剛放轉來。魂魄還沒上身。亦且字義不明。兩手攪住袴腰。定着兩眼。答應不出。咸知縣把棋鼓一擊。合堂差役。齊聲一喝。嚇得乃武渾身索落。抖個不住。士英道。老父臺問你。這狀子是誰叫你告的。乃武聽得明白。方回過頭去。指着危卓道。就是這危老哥叫我告的。知縣道。危卓是你家人。怎道等稱呼。乃武道。他不是家人。他是會寫狀子的。與我賭錢相好。是他叫我告的。知縣大怒。喝帶這光棍上來。差人把危卓帶上。知縣罵道。你這奴才。充做林家家人。在本縣跟前。再三頂說。坐實這姦情。原來是你開賭寫狀。包打官司的光棍。左右與我扯下去。先打四十打的時候。咸知縣不住的擊著棋鼓。喝着實打着實打。這四板打得危卓皮開肉綻。鮮血淋漓。看審的百姓擁堂的生員。人人稱快。乃武抖戰不已。知縣復叫值刑的。豎起來。棍套著雙足。喝危卓供招。先要同賭人姓名。危卓到此。也就一毫沒計了。只得先供出幾個賭脚。知縣標硃筆。立拿一名不到。重責四十。却喜俱在堂上看審。一面官司急切。擠不出來。登時拿到四名。跪在一邊。危卓實供道。那一日。林乃武在小的家賭錢。他說這兩日晦氣。賭錢又輸。家裏又有人坐着。要分一百畝田去。小的問他是何等人。爲何事。要分田。林乃武說。忘記他姓名了。單把林老爺遺囑分田的緣故說明。小的說。外人怎得分你林家產業。我和你去見他。若是個難兒。便可賴起這田做賭本。林乃武說。他躲在姐姐房裏。我也沒見他面。你如何得見他。小的想着一個男人。怎躲在女人房裏。不合攬掇。乃武去問姓名。看破綻。隔日。乃武問了姓名。說不是姐姐房裏。是在極裏頭一所書房裏。我進去時。全士英坐在被裏。姐姐坐在床前椅子上。新燕爬在床沿上。說說笑笑。講得正是熱鬧。小的問他。新燕是甚人。有多少年紀。他說有十六七歲。是絕標致的丫頭。小的想着少女孤男。噴笑一室。主僕雜亂。內外不分。大有可疑了。因叫人從西邊園內爬牆進去。偷看了兩夜。說是每夜。小姐到二更天。纔去。標致了。鬚上床陪宿。小的只道全士英姦情是實。纔敢代乃武抱告。希圖賴出瓜分。只此便是實情。若有平句。虛辭。原甘處死。咸知縣詰問乃武。乃武連連磕頭道。句句真的。這幾個人。是日日同賭的。知縣吩咐。取一面重枷。

判著枷號三個月。滿日責四十板釋放的。枷封當將危卓枷號出去。同賭四人每人四十板。枷號一月。連乃武青具永不賭博甘結。復吩咐道。本該一頓板子打死你這畜生。看你先人面上。全生又代你跪求。免你當堂出醜。以後若敢賴田誣告。再行賭博。定即處死。因喚兩名差役。着押帶乃武交與族長。說我老爺吩咐。帶到林老爺。柩前跪着。聽憑林小姐以家法懲治。懲治過了。帶來回話。他若不遵。仍行責處。便了。差人押下乃武。衆生員打恭讚頌。戚公明斷。士英候其退下。正待作謝。只見知縣起身拱手道。年兄少年老成。不欺暗室。真可追蹤柳下。可敬可敬。請在賓館少待。本縣退堂。就着人延請。要暢傾教益哩。說畢。轉身打鼓退堂。當有東房書吏。把士英請在寅賓館。中士英本不耐煩。進見。因審時十分唐突。不便再違其意。亦只得坐下了。等候不一會。裏邊一片聲傳請東房。把士英請上堂。來到月臺口。見一乘轎子。歇在西邊堂上。一個女子走將下來。士英看時。却是新燕。新燕低着頭。急走兩步。自入轎中。士英剛走上堂裏。面雲板一聲。煖閣開處。戚知縣早迎下堂來。連連打躬。至西書房。敘坐。新燕自坐着轎子回家。只見一人在前飛跑。血流滿面。有二三十人在後追着。遠望跑的那人。說是乃武。只不知被何人趕打。原來紅玉許字之婿。姓夏名建亞。他父親會做隕陽巡撫。性耽靜養。告退歸田。聽見林乃武告狀之事。叫人抄詞去看。過氣得要死。因想林公家教嚴。肅林小姐頗著賢聲。不信有此醜事。暗暗打聽審期。糾集了紳衿看審。若姦情虛了。便要嚴治。乃武倘姦情是實。便要當堂退婚。及至審時。新燕還是童體。祇爲賴田起見。誣釀姦情。故令衆紳衿上堂請法。不料士英反爲乃武開脫。只得罷手。豈知走到大市口。恰好乃武撞遇夏家。這些子弟親友。使個個摩拳擦掌。把乃武打得滿面流血。虧得原差死力勸救。放着乃武逃脫。新燕見了。雖不知被何人趕打。心裏却甚快暢。暗道。這真是天報了。不一時到了府中。下轎進去。直走到大廳後半邊。衙裏隱隱聽得紅玉哭聲。急急跑去。喊道。小姐不要哭了。如今是好了。紅玉忽聽見新燕聲氣。從床上直跳起來。一把抱住。說道。這樣好了。莫非是做夢麼。廚下僕婦丫鬢。聽見新燕回家。都趕進來。擠滿了一屋。新燕把兩次驗看之事。紅着臉說了一

暹紅玉驚喜道。這真是鬼使神差。謝天不盡了。新燕道。縣官夫人十分憐愛。叫他兩位小姐相見。原來他家也有這等美貌小姐。那大小姐更是文雅。直要愛煞了。戚夫人賞了酒飯。還叫他大小姐陪着。殷勤相勸。那大小姐好和氣。就如熟識的一般。臨出來時。好生不捨。叫婢子時常去走走。那夫人留住婢子等外面審完了事。一一告訴了。纔送我出門。又叫問候小姐。紅玉道。你出門後。我已拚着一死。只苦不知你要怎樣受刑。累我直哭到如今。那知遇着這樣好了。做夢也想不到。將來怎生補報他們呢。新燕道。大相公已退脫了。袴子要打了。轉自全相公苦求。纔免了打。打雖免掉。却也殺了他了。紅玉道。既沒有打。有甚殺了。新燕道。路上許多人趕打小姐。你不會看見哩。大相公滿頭是血。七跌八撞的。跑到那裏。兒。紅玉問是甚人趕打。新燕道。便是不知道。莫非看審的人打抱不平。紅玉問道。全相公怎不回家。新燕道。我在衙裏聽見夫人吩咐。拿燕窩海參出來。要留全相公吃酒哩。正在說着話。林能在外要見。僕婦等都歡喜回廚。紅玉新燕忙走出去。林能道。官司的事情。新燕妹自然告訴過的。只小的被值刑的纏住要錢。不得先趕回來。報個喜信。但是外面轎夫。喉嚨都喊乾了。新燕妹快些打發他去罷。新燕道。我與小姐只顧說話。竟沒提起轎錢。紅玉急進房提出一串錢。交與林能。令其打發。零用。林能拿錢出去。隨即進來稟說。四房老相公奉官府吩咐。押大相公罰跪靈前。請小姐痛打一頓。數要去回銷哩。紅玉恨道。他也有來見我的日子麼。一面吩咐開了廳門。點起香燭。一面走出廳來。見過族長。便到靈前。放聲大哭。族長勸道。這畜生。瞞得鐵桶似的。你這裏也沒來告訴。族中通沒人知道。幾乎弄出事來。虧天有眼睛。官府明白。也是做官的姪兒。陰中保佑。雖沒當堂責處。已經扯脫袴子。嚇得魂出連同賭的。打得皮開肉綻。官司是全贏的了。方纔在縣前大市口。被夏親家那邊。打得滿頭流血。遍體成傷。如今又押來。憑你處治。也可出你這口怨氣了。紅玉新燕方曉得打乃武的。是夏家的人。紅玉道。這樣傷天害理的人。那有手去打他。姪孫女自從清晨哭到如今。亦來也不會沾着一口。渾身像死人一樣。氣也沒有了。還拿得起手來嗎。族長道。你若不打他。便要當官去打。方纔危卓那

樣硬漢。聽說打得死去活來。如今還不知存命沒有命。紅小姐你可憐。見過世的四姪姪婦上面打他幾下。饒了他的狗命。也是你一點陰陽。那乃武是嚇破了胆的人。親眼看見危卓等打的那樣。又親耳聽見官府吩咐的話。頭今見紅玉不肯打他。怕事決撒。嗷啣痛哭。總不收聲。紅玉看他直挺挺的跪在地下。滿面都是乾血黏連。眼淚如簷頭急雨。直沖下來。甚覺可憐。却想起自家名節。幾乎被污。性命幾乎不保。又覺恨他入骨。呆呆的不肯轉口。乃武見紅玉執意不打。小廳上差人又催帶回官。害怕非常。把雙腳挪上幾步。一手扯住紅玉的裙幅。將頭在地。下只顧亂捶。滿眼垂淚。極聲痛哭。說道：兄弟以後再不敢了。只求姐姐打我幾下。救我的性命罷。紅玉還要奈何。一會只見乃武額角在地。一連幾搥。鮮血直流出來。舊痕新痕。模糊成片。連着眼淚鼻涕。淋淋掛掛的。直牽帶到衣領胸襟之上。竟像血人一般。不覺頓起可憐。哭道：你好好的是我兄弟。何苦如此。你以後再不要是這樣。乃武也大哭道：我將來像你像娘一樣了。再不敢啣你的氣。你可憐我。打了我罷。紅玉滿眼滴淚。一把拖起乃武。道：你只消改過。我又打你做甚。四叔公只算是我打的了。族長恐有反覆。又敲實了紅玉口氣。然後帶着乃武。同差人回官去了。紅玉折轉身來。要進房去。只見新燕靠出樞旁。神氣昏沉。竟像死人一樣。不覺大吃一驚。了燕妹。你臉都變了色了。爲甚這樣光景。新燕低低說道：婢子困乏異常。眼前怕就是大病來了。紅玉道：我也只有口氣兒。但你臉色更不好。看快些進去安息。哥哥身子纔好。只怕經此勞頓。又有反覆。還要累你伏侍哩。一面催促新燕進去。一面吩咐僕婦息燭關門。只見林能進來。說道：頭裏小姐給的銀子。用去了八兩。鋪堂值刑說。重打了危卓。要去六錢。原差押大相公來受責。又出了一兩銀子。束道縣裏留新燕妹酒飯。廚子合外宅門。又詐去五錢。共用了十兩一錢。這裏還剩六兩多些。轎錢打發了一百個。這是存下九百小姐請收下了。紅玉道：我身子不好。心裏不耐煩。你放在身邊。用了算罷。全相公在縣裏吃酒。可叫乘轎子。打面燈籠。去接了回來。後日就是端陽。要備三席酒。一席做過羹飯。就分散與你們過節。一席請全相公兼謝謝新燕。只我一席是素。三席都用量罷。林能應諾而

去。天色已黑下來。紅玉着意新燕。自己執燭。照進書房。見新燕和衣睡臥。輕輕將手在額上一摸。覺得有些發熱。忙替他蓋好夾被。放落紗幔。悄悄出房。恰值林能提燈回家。說全相公今日是不能回家的了。明日再去接着。裏頭吩咐出來。要留過節。還要請去看龍船哩。紅玉道。他這身子。如何勞碌得動。你還去說聲。接了回來罷。林能道。官府內面。不比人家。小的去守候了多時。方得傳話進去。已經回了出來。誰敢再稟呢。紅玉沉吟道。既如此。你明日早些去伺候罷。紅玉暗想。怎知縣這般用情。不解其故。反而有些畏怯起來。替士英捏着一把冷汗。

## 第二十回 醫天花急救犯嫌疑 鬧龍舟賣解獻絕技

咸知縣這日要請士英。一來要迎合夫人之意。二來要博大度之名。三來見士英這相貌不凡。少年剛正。議論雄偉。將來必然發達。有心見識。然未經稟命。不敢自尊。一面送士英至書房。一面進去稟夫人。那夫人嚴氏。出目名門。秉性賢達。雖爲戚公所懼。却是識大體。有作用。不比小家婦女。一味蠻打瞎撞。所以戚公官聲。不爲所減。到那緊要去處。反得夫人之力。以此戚公益加敬畏。凡事都不敢自尊。夫人聽說要請全生。大加稱賞道。這酒是狠該請的。一則這件事。與勳合縣人耳目。若不加以禮貌。豈不笑你爲庸碌之人。二則此人見絕色而不迷。是第一等正人君子。這等人不親近他。還去親近何人。識英雄於未遇。正該在此時物色他。依我主意。若止一席而散。尚不見你好賢雅意。此時節下。天氣正熱。外面送來禮物頗多。你便留過了節。所費無幾。一發同去看看。就渡。耀入耳目。方顯得你吐哺盛節。贈紵深情。不是風塵俗吏所爲。戚公連連贊道。夫人所見不差。真個四面八方。俱算得周到。下官謹依尊命。戚公得了夫人旨意。席上分外殷勤。他原是科甲出身。文墨精通。史書淹貫。與士英亦是講說得來。席罷更苦苦相留。士英感其純誠。只得住下。裏面撥出小童一名。名喚成錦。在書房伏侍。士英一看。成錦不覺悽然。戚公打發了些公事。備下碗碟。又陪用了幾盃酒。黃昏後。秉燭坐談。夫人房裏。烹出上好毛尖。送來

潤吻因叩起文章之外。更擅何長。士英不覺漏出兵詩醫算之事。略略說些大概。已是聞所未聞。戚公道。這弟有一故交姓柏。現任福建參將。精於兵法。他說六韜三略。俱屬無用。只有一部左傳。方是兵家要略。弟嘗驚以爲狂。據他講來。却頗有些動聽。弟於幼年也學做過詩。未曾禡門。又已久荒。至醫算之學。却從未講究。只抄幾個片方。打那歸除乘法罷了。不意先生青年如此淹博。真是奇才。士英道。六韜三略。原非無用。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若執於死書。便蹈趙括之故轍。如醫者之具有成力。而未施於症。不若左傳之一症一方。朗若列眉也。因把左傳上戰陣之事。略爲指點。戚公正聽。有人頭。只見戚錦悄悄向耳語。連忙告便。進去了一會。出來說道。先生左纔講究醫理。字字精深。二小女向有痞症。今日忽然發作。欲求先生一診。不知可好。褻瀆。士英道。叨承厚愛。豈以褻瀆爲嫌。但診脈須在清晨。此時酒後。恐非所宜。戚公道。先生並無酒意。拙荆因小女心腹絞痛非常。囑弟今晚必要求先生一診。萬勿見却。士英無奈。立起身來。戚錦執燈前導。進至房中。只見燈燭輝煌。瞥見了鬢髻簇擁。一個披髮女子出來。士英逡巡不進。戚公道。拙荆說先生坐懷不亂之人。小女尚幼。不必拘泥形迹。況且先生說的。望聞問切。望正是第一件事哩。那女子攢着雙眉。朝上深深道了萬福。士英竟自坦懷。手執蠟炬。細細照看。叫他咳了一聲。問明痞在何處。次將六脈診過。問月事行否。戚公道。尙未。士英道。此非痞也。乃肝經積血耳。戚公道。此症經過許多名醫。都說是痞。但只是醫治不好。日甚一日。先生獨決其非痞。何以知之。士英道。令愛面色青黯。兩目風輪無光。聲澀而滯。病在左脅。肝脈結澀。月事不行。非肝經積血而何。因寫一方。是延胡索一兩。不用引。河水煎服。說道。此病一服卽愈。剛放下筆。回過頭來。要叫那戚錦點燈照出。只見背後一個十六七歲的美貌女子。側露着半面。在房門口偷看。士英寫方。士英瞥然看見。吃了一驚。叫聲阿呀。左手早把那女子胸前衣服扭住。那女子縮身不及。士英側身轉立。便把右手去解他衣服。嚇得那女子魂飛魄散。口中大叫。戚公又氣又嚇。竟呆在牆上。立不起來。口裏只叫。反了。反了。裏面夫人和許多丫環。環立僕婦。都慌得沒了主意。一片聲亂嚷。士英把那女子穿的兩



件紗衫。已是紛紛扯脫。那女子精著半身。急得雙足亂跳。士英一手扯住那女子腰間的抹胸。一隻手還要去扭脫他的裙袴。那女子抵死掩住下身。沒命的喊叫。房門外亂趕進無數家人來打捉。被士英把手一擋。當先的推倒了兩個。跌轉去。又推到了幾個。士英只是不放手。只顧要扯去那女子的裙袴。那女子將身子蹲倒。兩手捧住了士英左手。儘力亂爪亂捏。口裏忘命大叫。叫得聲氣都沒了。夫人領着許多婦女。手裏亂叢叢的拿着竹竿。門門向士英頭上橫七豎八亂擗亂打。那小姐診脈進去。已經上牀睡好。也爬了起來。拿着一根綳架。攢着眉頭。幫着夫人們擗打。戚公氣破胸脯。急得魂出。只叫反了反了。家人們出去拿了槍刀棍棒。趕進來。早要打要砍。士英一手提足椅子招架。一手扯住女子。却不放鬆。一手把椅子望着衆家人用力一掃。那些槍棒都紛紛的掃落在地。兩隻眼睛睜睜的。只看着那女子的面目喉頸。家人們打不進去。要跑出去。叫皂班進來。只見士英大喜大笑道。如今是好了一手把那女子放鬆。一面向戚公說道。老先生恭喜了。戚公嚇呆了。那裏聽見。只顧喊反了反了。轉是夫人有些見識。猜道必有緣故。把手裏一根門門撐定了身子。喘吁吁的在房門口說道。家人們不要動手。全先生快些說出緣故來。士英道。這位女子是府上何人。衆人道。是大小女士英道。大令愛一身悶痘。最逆之症。我瞥然看見。黑色已繞咽喉。再停時刻。必致悶倒。便屬不救之症。故捨命救之。因想老先生同在房中。婢僕環立。我豈敢妄行調戲。如今夫人將火照着令愛喉間。黑色退盡。渾身已發出痘點。性命可保矣。那女子一脫了身。急跑進房。衣服也不及穿。躺上牀去。就如死人一般。渾身癱化在那裏。夫人拿燭細細照看。果然頭面及上半身俱發出微紅斑點。因復替他解開裙袴。只見小腹腿彎。臀部各處俱有斑點。見了此時。家人俱環擁房中。戚公尙自着呆。士英自把窗眼中灰塵來泥那手上。抓傷之處。夫人竟出房。朗朗說道。大小女喉間黑影起。自心胸已有數日。揩擦不去。正自疑心。却不知是悶痘逆症。蒙先生苦心神力。救他性命。妾身等反行冒犯。獲罪無窮。還要求先生始終加惠。用藥收功。恩有重報。決不敢忘。丫鬟連忙撥過一張椅子。夫人要坐下去。却見士英立着。正待欲要

開言。士英道。這椅子已是破碎。坐不得了。丫鬟又搬過一張椅子。把那碎椅掇放院子內去。黑影裏見窗外一件東西。色色的亂動。那丫鬟叫聲呵呀。拋了椅子。向窗裏直滾進來。衆人俱吃了一驚。夫人慌忙喝問。丫鬟說知緣故。家人點亮了燈。齊去照看。口裏打着碎聲。手裏扯着一個人進來。却是小童戚錦。嚇做一堆了。在窗外發抖。士英夫人戚公先後坐下。夫人開口道。先生方纔既知小女出痘。因何不說明原委。用藥救療。而必如此治法。此中定有精微。乞道其詳。戚公道。正是先生爲何不明說呢。士英道。令愛症已犯實。危在頃刻。非藥石所能療。即藥石可療。亦非倉卒所及。施晚生卒然拿捉。急褫其衣。更作欲扯脫裙袴之勢。使令愛又驚又怕。又恐又羞。生推死拒。大叫狂號。魂散魄飛。氣盡力竭。一身氣血。無不跳盪。周身毛孔。無不開張。然後迷悶之勢。得以立見解散。發出紅點。流露生機。若用草木之性。去疏通迷悶。雖傾盆灌服。豈能有此力量。此一時權宜之計。若一說明白。則令愛止有羞慚。並無畏恐。即使獨瞞令愛。而旁觀之人。俱無聲勢協助。驚駭不至十分迷悶。不能全解。此痘未能即透。生死尚未可知也。夫人戚公方各大悟。同加贊頌道。先生真醫中華陀也。一面叫人去贖延胡索。一面請士英看痘開方。家人等皆咋舌而退。士英進房。看過頭面兩手。問明週身緊要處。所說道。痘色紅潤。根脚分明。暈色結緻。神氣清爽。部位齊全。此無病之症。藥以治病。若無病而藥之。豈不反傷元氣。不肯寫方。夫人道。小女症已極險。即蒙神法救活。亦豈能如無病還求大德。終始慨賜收功。士英道。心爲君主之官。一毫不可干犯。故驚觸則立死。驚去則立生。今迷悶已解。即如無病。古人云。不藥爲中醫。即小有疾病。尚不可妄投藥餌。况可無病而藥之。用藥散消導之劑。以虛其虛。用培氣補血之劑。以實其實。晚生不避男女之嫌。不惜搗打之痛。正以人命爲重。豈有不欲收功之理。望夫人勿疑。戚夫人道。果是如此。感謝不盡的了。令戚公送至書房。戚公候士英睡下。方敢進去。士英睡在床上。想着新燕出門時。不知如何着急。紅玉不知如何愁苦。進門時。兩人不知如何歡喜。又想着些紳士。還算有公道的。肯與已死的鄉宦說話。一面又摸着頭上笑道。怎竟不知被這些女子。打出這許多塊來。只聽見一個丫

鬢聲氣說道。錦哥開門接了進去。夫人送桂圓湯在此。稀飯熬好了。就拿出來。士英道。威錦已睡。稀飯是不吃了。這桂圓湯煩你拿了進去罷。多謝夫人費心。又聽見兩個丫鬢飛步趕至門外問道。二小姐吃下藥去。痢出許多黑血。夫人怕乏痢了。問可有法止住他。士英道。痢得盡繕好。怎反要止住他。你對夫人說是不妨事的。又是一個跑來說道。如今不是黑血。是紫血了。士英道。紫血也要等他下完。纔除得盡病根。隔一會兩關慢慢的走到門前。問全相公可會睡着。士英答是尙未。女人道。二小姐血已止了。肚裏痛也住了。請全相公放心。明日夫人和老爺面謝罷。士英應道。知道了。謝聲老爺夫人能待得這些人去盡。已是五鼓。一覺直睡到次日巳牌方醒。士英起來。威錦送上臉水。說道。老爺來看過三四遍了。士英正在洗面。威公進來。滿口致謝道。二小姐病已全愈。只身子乏些。大小女的痘方纔請專門痘科女醫看過。說是上好心經痘子。先生神力。愚夫婦感戴不盡。士英謙遜了幾句。威公一眼看見。士英頭上許多磊塊。說道。頭無惡骨。先生頭上就有這樣奇骨。是極貴的相了。士英笑道。那有這些骨頭。是昨晚被尊婢們打腫的。須臾威錦托着兩碗蓮桂湯。一個丫鬢拿着梳具。傳夫人之命來替全相公通髮。士英夜間被打髻髮散亂。急需梳理。却見了鬢少艾引嫌辭謝。威公道。這丫鬢名叫小翠。是伏侍大小女的。賤內最喜歡他。等閒不令見人。因先生是坐懷不亂正人。特着他出來伏侍。先生休得過却。一面指點示意。小翠便走上前。竟將士英頭髻解散。用梳通理。士英只得聽之一面吃湯。一面與威公閒論。小翠梳完挽髻。見一枝金簪。七彎八曲。枝葉竹并做一塊。忙拿入內。威夫人接過。用箝修理。却是一枝並頭蓮。係高手工匠人造成。玲瓏剔透。愛若明珠。不忍釋手。玉珠細看。却少一小瓣。疑是打落在地。向外房尋覓不見。便交與小翠出來。簪恰好。巾已摺就。送將出來。是一頂栗色亮紗方巾。面上盤着玉色如意。中間嵌着一塊嫩黃密珀。又是一個網巾。兩條鴛鴦帶。子上墜兩個羊脂玉環。小翠便替士英紮帶好了。方纔進去。便是一個僕婦。拿出一個方盒。擺下幾盆精潔點心。又是一大盤百果蜜糕。一大盆火肉角黍。士英用過。隨即擺下飯來。水陸畢。陳極其豐饌。飯後告辭。威公苦留過。

節士英道。這斷不能領命。晚生自到敝世伯家。即發重病。未曾一致薄祭。前月林公週年忌日。俱因病未起。一拜。明日是個節日。必要回去哭奠一番。少盡鄙念。望老先生垂諒。戚公去一會出來。說道。拙荆說節日既不可留。今日一定要屈先生。同弟至江口。一觀競渡。少盡愚夫婦寸意。改日專誠再求大教。士英只得依允。士英戚公下船。同到江口。見岸上男男女女。擠得挨肩擦背。通沒些空縫。江邊遊船。也有百十餘號。三隻龍船。在江中攔風播浪。旋轉如飛。兩人一面觀看。一面飲酒。捋了一會。三隻船上鼓司。太保。齊向官船磕頭討賞。門子丟了三個紅封。又磕頭謝賞。龍船過去。就是一隻賣解的船。船上一個少年女子。船中桌上。四面縛着四把快刀。那女子光着上身。露出半身白肉。一條大紅紗袴。將五色帶緊扎袴管。一雙白細裹脚。黑帶綰緊。下着一對小小燕尾。青色結底尖鞋。不着膝衣。在那四把尖刀上。前合後仰。左穿右插。那肚腹背脊。咽喉骨。與刀尖離不上半分來去。把戚公看得呆了。臉俱失色。岸上人合船裏的。都齊聲喝采。把錢望着船中丟去。卻不敢來討賞。又是一隻船兒。四面繫縛欄杆。前後搭着網絲。中間鋪着絨毯。兩旁掛着刀槍劍戟。鞭鋼鎚。諸般兵器。兩個花拳繡腿的後生。在那裏放對。做那泰山壓頂。猿猴獻菓。觀音倒淨瓶。小鬼跌金剛等把戲。身勢甚是便捷。手法亦頗花巧。大家喝着采。打了賞錢過去。只聽得岸上船裏的人。一齊發起笑來。

## 第二十一回 嬌娃走軟索神術驚人 丹藥失奇功良醫束手

士英看去。只見一隻破船。並沒繫縛。也沒鋪設。一個瘦矮老人。搖着船裏一個晦氣色臉的漢子。有三十多歲年紀。幾莖黃鬚。穿一條青布破袴。兩根錢串繫着一隻半白半黑的破靴。露出腳跟上的紅肉。中間想是沒有襪子。走脾着空手。捻着一對拳頭。上打下捺。地前推後擁。側撞橫勾的。支那空架子。想要博幾文賞錢。却周圍的搖了幾回。沒有一個肯給他。只顧哈哈的。看着亂笑。那岸上的小孩子們。都拾起土塊。望着那船裏亂擲。要捻

他開去。戚公看了。熬不住。笑向士英道。這化子沒一些本事。怎也混在賣解數裏。要博賞錢起來。士英道。此人却是眞實。本車先生未嘗講究。衆人俱喜。油拳以致埋沒眞才。殊堪慨歎。因吩咐從人叫過那漢。在纏袋內撈出四錠銀子。遞與那漢。說道。你有此本領。可惜不有識者。致爲羣衆所侮。但不可灰頽志氣。以致消磨。尤不可錯走路頭。以傷忠厚。切勿蹉跎錯亂。負我一片熱情。那漢子聽罷。眼中流淚。翻身便拜。說道。爺的言語。通是好語。我都記得。若肯錯走道路。也不到今日這般丟醜了。只是爺的名姓。須請教知道。莫非有報答爺的去處。那些差役。見士英賞錢。又說好話。既是好笑。又甚不伏氣。便微笑道。老爺在此看頭。也不磕個。還是這樣高聲大氣。咱嚙咱的小。的也不說一聲。你快些開去。不要討厭。那瘦矮賣家。慌忙把船放開。死力搖去。那漢子兩眼含着眼淚。睜睜的看士英退將去了。士英甚不憤。那差人却礙着戚公。不便呵斥。戚公正待根問士英賞識那漢之故。只聽衆人連聲喝采道。這回好的來了。戚公士英看時。只見兩隻小船。橫在江心。這隻船上立一根紅竹竿。竹竿邊挽着一個穿紅紗袴美貌女子。年紀有十八九歲。把紅綢繫縛袴管。紅紬裹脚。紅緞鞋。胸前束着一幅大紅縐紗抹胸。右手捏着一根紅布八脚旂。那隻船上立一根綠竹竿。竿邊挽着一個穿着綠衣服的美貌女子。年紀有十六七歲。把綠帶繫縛袴管。綠紬裹脚。綠緞鞋。胸前束着一幅官綠綢紗抹胸。右手捻着一根綠布八脚旂。兩根竿子梢頭。橫纏着一條五丈多長的細繩。隨着那兩隻手的勇勢。在空中不住的搖舞。只見兩船梢上。兩個赤膊的壯後生。各有二十以外年紀。拿一面鑼。鼓。鏜鏜的聲響。只見兩個女子。兩對紅綠鞋尖。忽地拿着繩子。倒掛在上。手裏拿那紅綠旂竿。劃着那江中水聲。嗤嗤的響。只見兩個女子。兩對紅綠鞋底。忽地立在繩子上。手裏兩根紅綠旂兒。被風吹在半空裏。飄飄颺颺。只見兩隻船。隨着浪。在風裏一搖一擺。那兩根竹竿。便是一合一仰。那一條繩索。竟是忽上忽下。忽東忽西的。動盪個不定。那兩個女子。便是忽歪忽敝。忽側忽閃的。最是伶俐。只見兩個女子。走到中間。一頭並住。堪堪待跌。互搥抹胸。把身子一旋。高高的空裏。落下脚兒。狠狠的將繩子一登。只見兩根竹竿都朝着

江裏深深的。一拜只見兩隻船都望着江裏直翻轉來。只見一繩頭見往江裏直淹下去。只見兩個女子渾身披  
着浪花。在雪窩裏亂滾。此時戚公嚇出一身冷汗。士英正在出身細看。滿岸人失了色。岸上河內約有七八千人  
都驚呆了。靜悄悄的。沒一些聲息。只聽鑼聲鏜的一聲響。那兩隻船上兩個後生一齊動手。把槳直划開來。那個  
便仰過去。那竹竿便豎起來。那繩便直縋上去。那穿紅的女子便飛也似的跑到綠竹竿邊。那穿綠的女子便飛  
也似的跑。紅竹竿邊。那鑼聲便不住的敲響。那兩個女子便水淋淋的一齊落落。下兩只藕臂。各挽長竿。竿頭招  
搖着兩條旂兒。拍着四隻玉臂。齊齊的唱道。船兒快快搖。竿兒快快圍。旗兒快快招。娘的脚快快跑。娘的眼兒快  
快瞧。瞧的快快的跑。鑼兒敲得響。嘈嘈娘的歌兒快快唱。爺的錢兒快快拋。這歌聲裏面。只見岸上五六千人一  
片聲喝采。江中百十號船內。也有一二千人都喝采不迭。兩隻船頭接着尾連在一處。兩個女子各披一件紅綠  
紗衫。手裏擎着一桿長柄大筐。望着船縫。直鑽進來討賞。戚公擊節道。走走得好。家人重重賞他三錢銀子。士  
英在繭袋內撈出兩錠銀子來。一隻筐內擦了一錠。說道。這身分膽氣。也是有本領的。不比平常撮合。可惜也落  
在賣解數內。兩個女子各各謝賞。四隻眼睛都注定了這士英。脈脈含情。常不得那一雙木槳。望江中一劃。便直  
掠向別船去了。戚公道。今日是小弟作東。都累先生屢屢破費。深爲不安。亦且忒多了。未免有傷於惠。士英笑道。  
此不過一時賞心。未覺其多。方纔那四錠銀子。則但嫌其少耳。戚公默然無語。只聽岸上人一齊喧嚷。船裏的人  
都和着說。兀那道士來也。戚公與士英急睜眼看時。只見一隻船上坐着一個道士。生得面如黑炭。眼如銅鈴。身  
穿九宮八卦金。鑲繡扮法衣。赤着一雙精毛黑脚。一部紅鬚。從嘴直至鬚髮。根根倒掩。起去左手。拈住令牌。右手  
仗着寶劍。另有個女子與走索女子年紀相仿。姿色亦不甚高。下穿着一身宮裝衣服。端端正正的分立在令牌  
之首。寶劍之尖。從大江中心上流頭。趁着水勢。直瀉下來。戚公遠遠望着。只認是兩個紙人。瀉到跟前。纔知道是  
活的。不覺大驚失色。毛髮俱豎。士英笑道。此不足爲奇。乃左道惑衆耳。再看那船時。更不轉來。已一直往下流瀉。

將去了。須臾船已散動。士英拜別戚公。林能在隄邊候着。跟轎而回。已是點燈時候。士英走進書房。聽見新燕呻吟之聲。吃了一驚。紅玉迎着說道。哥哥辛苦壞了。新燕妹臥床不能伏侍。奈何。士英道。我聽他聲氣。甚是不妙。本欲俟明日哭祭老伯。即束裝歸家。如今只得留此。替他醫好了病。再作歸計的。紅玉道。哥哥病未復原。如何可再作勞。料他也沒甚大事。待小妹扶他進去調理。哥哥寬心靜養。且到秋涼再處。士英道。且待我診一診。看因把新燕兩手診過。搗燭去照看面色。說道。此病不減。愚兄賢妹積勞之人。自己尙恐病至。何能料理病人。兼且不諳醫理。况愚兄病中。承他捨命伏侍。救我殘喘。他今有病。豈便視同陌路。紅玉含淚而謝。士英在身邊解下繡袋。說道。此前日所收林能之物。今日江中已賚去六錠。賢妹請收了。又在順袋內取出銀包。檢了兩錠銀子。交與紅玉。託備祭席。紅玉道。明日祭筵已備。哥哥不必費心。士英道。賢妹所備如何。算得愚兄的。紅玉只得收下。吩咐林能趕備。候全相公祭過。再擺本家祭禮。士英上床後。在新燕臉上一摸。不覺痛惜起來。眼中酸酸的淚下。滴在新燕面上。新燕驚着道。相公你怎沒正經起來。奴是女子。兼係下人。生死何足輕重。相公頂天立地。將來要做偌大事業。關係天下。倘若苦壞了身子。小奴之罪。重若邱山。我如何當得起呢。士英愈加感痛。因怕新燕着急。勉強安慰道。我依你的話。總不愁苦就是了。士英把手在身上輕按。不覺甚熱。按至皮裏。熱氣漸旺。到得骨節之上。竟如那火炭一般。想道。此骨蒸之病也。我病中累他。担飢忍渴。受熱受寒。力盡神傷。致有此症。次日黎明。復在床上調息細診。問明經水不行。說道。你此病係骨蒸癆症。須以培腎水爲主。俟腎水充足。然後補脾補肺。你深明醫理。可是這般治法的嗎。新燕道。小奴之意。亦是如此。士英起來撮了一劑藥。開了房門。紅玉已在門口伺候。問病勢如何。士英道。病根甚深。還可治得。賢妹不必心焦。如今藥已撮下。只要取水生炭了。紅玉道。我叫小鳳來。醮料理水火之事。新燕道。今日節期。相公與小姐俱備祭筵。小奴要掙起來拜一拜。紅玉忙道。這使不得。你睡着還是吃力哩。士英也便勸阻。只見新燕在床上。兩手死力撐住簾子。想要掙起。那知這兩隻臂膀。不由做主。色色的抖個不住。

一個瘦臉掙得失了色。更是難看。紅玉急趕向前抱住道。嚇壞人也。新燕喘息不止。紅玉再三安慰。出去料理祭席。士英煎好藥。遞至新燕口邊。新燕要叫小鳳來摩。說道。相公是何等之人。豈可伏侍小婢。不特褻瀆相公。也要消受得起。士英道。我與你分裏尊卑。情無厚薄。你若只顧以爲不安。反使我意不伸。於心不快。新燕只得順受。急急的吃完了藥。說道。但是吃下去見效。便可只怕奴病已深。非藥石所能療。士英道。只要對症。自然見效。若心不寬。便有效也。自遲了。快不要如此。新燕含泪應諾。廚婢報說。祭筵已設。士英整衣出來上了香。奠過了酒。拜將下去。伏地不起。放聲大哭。紅玉初時陪着哭。哀哭到後來。見士英哭到利害。怕哭壞了他。反來勸止。那知士英這哭。出於痛腸。苦勸不止。林能站在旁邊也。哭呆了許多。僕婢圍着看哭。俱哭得發昏。連乃武都哭得兩眼通紅。哭將起來。紅玉已是氣得沒有聲氣。見士英伏在拜氈上。直聲喊哭。大痛無休。只得跪向前去。苦口勸阻。士英哭道。愚兄與老伯通家世姪。自不消說。只那岸邊一見。卽延請入船。非常關愛。罵座之態。不以爲狂。迂腐之談。獨驚爲異。至於賢妹。雖爲愚兄救起。究有男女之別。而店中哭拜。被擄留遺。絕不嫌疑。瓜李稍涉防閑。此非深知經鄙之懷。洞識拘迂之性者。何能至此。古人云。得一知己。雖死不憾。茫茫四海。知我如老伯者。甯有幾人。乃臨別惓惓。囑囑。再會。憐才若命。含意無窮。而愚兄以兒女之私。忍忘肺腑。竟爽巾車衣冠。空在人琴。俱亡。撫今昔之殊。念幽冥之隔。能勿愴入心脾。說罷。益加號叫。竟哭暈在地。不省人事。慌得紅玉林能等連忙扶救。摺住人中。喊了半日。纔醒轉來。生怕士英再哭。急急扶掖到書房。向新燕說道。哥哥哭壞了我。去靈前祭了。就來新燕聽。士英號哭之聲。已是着急。今見僕婢們扶掖而至。嚇得那一縷瘦魂。竟自飛撲出來。抱住士英眉頭。嗚嗚咽咽。心痛不已。紅玉祭畢。如飛而來。士英昏昏的睡了一會。睜開眼來。只見紅玉坐在床沿上。兀的如死人一般。新燕一個頭貼着士英。兀兀的抖戰不止。說道。我一時痛心。暈昏去了。此時已平復如舊。怎累你們慌得這種樣兒。豈非驚壞了我。紅玉等纔略放心。大家都定一刻。廚下送酒席進房。紅玉道。哥哥只怕還用不得。士英要紅玉等放心。說道。我已好了。有



什麼用不得。紅玉道：今日節日，我備兩席葷酒，打算請哥哥合新燕妹坐坐。那知賢妹病勢如此，只可改日請補的了。新燕道：小姐真要折殺賤婢了也。紅玉請士英上坐，自己在下席相陪。雖也勉強相勸，却都是哭壞了的人。不過略見大意，就撤開去。士英席間把衙中醫病及看龍舟之事，述了一遍。問道：我簪髮的如意緣，何不見却換了一枝金簪？紅玉驚異不已道：哥哥原來更受此痛苦。妹子那如意，因哥哥患瘡時，怕折損了，纔換這枚金簪。明日梳頭時換正可也。怎竟不留心，連換了頭巾，都沒看出新燕道：相公醫法如此入神，怎這藥吃下，一些不見動靜？想病已入膏肓矣。士英道：他們病都是風火症候，易於奏功。你這病是本原上來的，何能速效？醫下三五日，有些效驗，就是對症之藥了。豈可如此性急？新燕點頭也。只望漸漸見效。那知醫了幾日，如水投石，倒覺胃口裏泛泛的，只顧惡心。新燕道：奴因相公病重，每日俱帶些餓，老爺週年死忌，這兩日便是一日到晚沒吃東西。脾胃想想是傷了。相公用藥，可要補些補脾之品。士英道：補脾之藥，無不香燥，助火潤水，故此不敢輕用。如今也能加入一二味，滋潤些的，脾家藥能。紅玉悄悄向新燕道：你的月事怎不來？新燕道：骨蒸如此利害，已成乾血癆症。那得還有月事？紅玉道：哥哥醫學極精，豈有屢服無效之理？只怕你諱疾忌醫，致哥哥錯會病原，所以不效。新燕道：婢子實不知自己病原，怎肯諱疾忌醫？紅玉紅着臉兒道：我與你情深義厚，無不可言。我看你神思倦怠，惡心吐瀉，不肯飲食，咳嗽足腫，服藥無效，月事不行，莫非坐了喜慶，新燕聽罷，羞得滿面通紅，涕淚俱下道：小姐怎說起這樣話來？莫非疑心婢子與全相公有苟合之事麼？婢子卽有邪心，全相公豈能屈就？前日穩婆驗試，就要弄出大事。性命便不保了。何待今日？紅玉吃驚道：我前日因你失曉，掩門進來見你與哥哥交頭而眠，袴子都脫在床，因恐丫頭們進來窺破，故鎖了去。及至開門時節，你又兩臉脹紅，似有含羞光景。次後見你呵欠連天，我竟疑及此事。所以哥哥破腹猜是撲風受寒，當官驗試，感謝神差鬼使。那知你尙是女身，若非今日說明此疑，何由得白燕妹。我的燕妹，我險些兒看錯了你了。

第二十二回 論解法熱忱救急病 舞銅屏獨手運神功

新燕因將誤服淫藥之事述了一遍。說道：婢子見小姐叩門，知己看破脫袴同寢之事，見了小姐，不覺羞恥。滿面那夜如此作爲，疲乏已極，所以連連呵欠。紅玉道：「既然如此，爲何出門聽審？那般畏懼，新燕道：「婢子想到常官自必水落石出，不特官府要治男女同床瀆亂禮法之罪，而於公庭上供出穢褻實情，而故此害怕。」紅玉驚喜，漸謝道：「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開罪無窮，慚感靡盡。只是賢妹之病，竟如此深重，如何是好？」不覺又垂下淚來。新燕亦感不已。那這一會長談，虛火益熾，神氣益傷。士英治了幾日，脾不旺，腎水愈枯，毛髮俱焦，形神並槁。一身大肉落去無存。一個嬌嬌滴滴的玉人，變做了一桿枯木，毫無生意。起初還呷幾口粥湯，後來竟是水米不沾。起初大便還免強扶掖起來，後來竟直僵僵挺在床上，弄得士英主意全無。紅玉只顧哭泣。新燕心中甚清，知道身子是不得好的了。生怕士英合紅玉着急，強着要作歡容，那知笑臉都是愁顏，驚齒牽唇，愈增兩人悲切。到了五月十二日，這一日，紅玉入內，新燕苦苦討鏡照了長歎一聲道：「斷無生理矣。」因把手牽着士英衣袖道：「奴的死期就在早晚，有一句話幾日要說，如今緩不得了。」奴本儒家，父母早喪，一兄失手打死了人，問成絞罪，遂赦減流，發配廣西，不知生死。奴自賣府中，雖蒙老爺小姐青眼相看，自恨已作下人，終身豈能自主。倘誤配匪人，固情難苟活。卽牽絲俗子，難實志平生。幸遇相公垂憐，辱收葑菲，私心歡躍，不可名言。自憐命薄體微，豈能長侍巾櫛。然猶兼有十年之壽，得承雨露，稍服勤勞，或子或女，得一人以延血脈，則臨危撒手，瞑目九泉矣。何圖宿孽已深，朝榮夕萎。從此永辭人世，遂化青燐耶。說到那裏，咽不成聲。士英一陣心酸，真如刀割。把鏡子燭臺放在床前桌上，將身倒下，捧住新燕之面，含淚說道：「你不要說了，令我心痛欲死矣。」新燕哽咽了一會，哭了道：「小奴死後，相公若肯垂憐，將我屍骸燒化，結骨帶回，使我魂魄一路可以追隨相公到家，後隨分把一塊地埋着，清明除夕燒。」

化一陌紙錢。小奴九泉之下。感激相公如天高地厚。士英聽到傷心之處。淚落如雨。說道：你還要好起來哩。倘若不幸。我載你棺木回去。擇地安葬。將來琴姐若得生子。就立在你名下。歲時奉祭。決不使你爲無祀之鬼也。新燕道：相公若肯如此加惠。小奴含笑入地矣。因要掙起來叩謝。那裏掙得起來。只把頭在士英肩上。泥了兩泥道。小奴如何報答相公。說罷。睜着眼睛乾哭。更哭不出一滴眼淚。士英心上。如有幾把小刀絞轉的一般。連話都說不出來。聽見新燕微微鼻息。像是睡了去的。因呆想道：怯症本是難醫。但沒有這般快。當想事在早晚了。我此後還要治什麼病。說什麼醫。回去便當把家中所藏醫書。盡行燒燬。不要再誤人性命了。復又想道：我直恁命薄。一個琴姑。現查無下落。前日江中果見一個道士。兩個女子。則琴姑不在豐城。不知如今是死是生。尙未可定。新燕病勢又在目前。雖我有老母在堂。當以理節情。但此二女倘有不幸。則烏啼花落。觸處悲傷。更有何心浪游天下。從此當杜門養母。藉斑衣之戲。以忘此恨耳。因又想道：看脈察症。其爲骨蒸癆瘵無疑。怎這樣對症藥兒吃下去。反有增無減。莫非誤服頭陀之藥。尙有餘毒在內。熱邪未清。愈補愈燥。也未可知。只見一陣冷氣直逼上床。頓覺渾身起粟。毛髮直豎。桌上的蠟燭。便淹淹直滅下去。只留一點亮光。似明似滅。連床帳都照不見一些影兒。士英暗想：光景蹊蹺。莫非新燕此時就要去嗎。因貼過臉去。候他鼻息。卻還有些遊氣。只見新燕身子震動。喉間格格有聲。士英疑要上痰。只聽得啞的一聲。新燕在夢中哭醒轉來。心中不住的亂跳。士英忙假他臉兒。說不要害怕。停了一刻。士英再用大黃甘草等藥爲劑。給新燕吃了。果然新燕服藥以後。腹裏瀉了一陣。渾身也漸漸緩和起來。士英好生快活。天明起身。叫小鳳生火。只聽外面敲着房門。問道：哥哥爲何如此早起。士英忙開門說道：天還未明。賢妹爲何就起來了。紅玉道：這便還好。妹妹因放心不下。走來探着。方纔在院子裏。見東方已有些光。天色就要亮了。新燕在床說道：小姐如此挂心。婢子怎生消受。紅玉問病勢增減。士英道：如今好了。燕姐這病。分易是中了頭陀的毒藥。餘邪未清。重行發作起來。那裏是甚麼勞骨蒸熱。夜間見他吐出一口紅痰。腥涼中帶着香芬。

的氣味。這正是邪藥的見證。到了這性命交關的時候。才顯然露出來。我只用一些解毒攻下的一些藥品。燕姐渴了一陣。就好起來了。紅玉見新燕神志安痊。略有一些倦意。不由笑逐顏開。說道：「真個好了。令廚婢打水與士英洗澡換衣。收拾床鋪。直到夜來歡笑之聲。依然不絕。自此調理了五七日。肌肉漸長。氣血漸生。縣中屢次叫人來請。士英只推病後勞乏。在家調護。新燕到了五月二十二日。這一日。戚公親自到門。士英還要推辭。新燕再三勸說。小奴病勢已無變頭。豈可擔誤相公正事。紅玉亦再三懇懇。然後出廳相見。戚公一見面便道：「原來先生果然反覆尊容。竟清減了許多。弟擬備一酌。屈先生枉過。暢聽珠玉。如今轉要奉勸先生。靜養幾天。再來虔請的。」士英道：「如此足感盛情。吃了一道菜。即告別而去。」士英進來。把鏡一照。果然面容骨瘦。甚不好看。復看着紅玉道：「妹也是一臉病容。因自己診一診脈。又替紅玉診過了。寫了藥方。大家吃藥。過了六七日。覺道各人面上。都有些肉來。新燕也下床。半眠半起。紅玉忙叫廚下備了酒席。抵死要新燕入席。新燕苦辭不敢。紅玉道：「哥哥在上。聽愚妹一言。新燕妹雖係下人。原出舊族。與妹子情誼如骨肉。今又代小妹伏侍哥哥。盡心竭力。不避湯火。小妹感之徹骨。今此席特爲燕妹而設。一則謝他代我之情。二則與哥哥說明。送與哥哥爲妾。從前已有約言。姊妹稱呼的。了。如何還固執不坐呢。因向新燕說道：「自今以後。我便稱你妹妹。把新燕二字。絕不提口。須你叫我姐姐。將小姐二字。束之高閣。愚姊之心。可表天日。如有不誠。明神殛之。妹若違此。亦招譴責。復向小鳳等說道：「以後僕婢們俱稱呼二小姐。如有違誤。定行責處。小鳳等俱各應諾。新燕失色道：「蒙小姐天高地厚。如此相待。新燕感激深入肺腑。但要滅主婢之分。倒冠履之辨。是斷斷不能從命的。甯受神譴鬼責。死亦無怨。士英道：「燕妹恩情。愚兄感之入骨。不瞞賢妹說。愚兄與彼。雖無所染。却已有約言。正要相求賢妹。今承盛意。愚兄不爲虛讓。反辜負了賢妹一片大公之德。恭敬不如從命。新燕沒法。便跪下磕頭道：「承小姐擡舉婢子……話未說完。紅玉也跪地接說道：「妹妹口中尚以小姐稱我。妹妹若不改口。愚姊就跪在這裏。新燕逼得沒法。羞打打地叫了一聲姐姐。紅玉又連呼了

幾聲妹妹。平拜了四拜起來。新燕又跪下去。謝士英曲意收容。士英攙起道。論理是我該謝你的。新燕又要叩謝。紅玉一把拖住道。我和你既爲姊妹。怎還有許多虛文。士英要謝紅玉。紅玉連聲不敢。入起席來。新燕只得坐下。王玉送過士英之酒。因向新燕道。本該親送一杯酒與賢妹的。既爲姊妹。轉有不便了。小鳳可斟酒與二小姐。小鳳滿斟一杯。笑嘻嘻的送與新燕道。二小姐用酒。新燕紅着臉兒。接了。大家說說笑笑。開懷暢飲。士英觸着江中漢子。因太息道。世事何常。庸人但狃目前。不知埋沒了許多豪傑。新燕姿容秀美。德性溫柔。守定識高。奚止閨中之秀。只因久屈今日。驟登繡閣。便有許多踟躕之狀。卽如前日江中支拳的漢子。只因久屈泥塗。致爲羣兒所辱。愚兄前日將賢妹四錠銀子贈之。還不知受了多少人的嘲笑哩。紅玉道。便是前日林能回家也。說過一花子。支着空拳。沒些本事。全相公倒賞了他幾錠銀子。岸上人都以爲笑談。不知那漢子有甚本領。得邀哥哥賞識。士英道。那漢子生得豹頭虎項。碧眼虬髯。渾身赤筋磊塊。如葡萄藤一般。纏結沒得些空縫。此非運氣煉筋。極有工夫者。不能支的架子。無目者俱笑爲空拳。豈知他兩人向天一托。真有上托泰山之勢。向地一禁。真有下禁鯨魚之力。前推後勒。不啻排石壁。而倒銅牆。左探右攪。直可攬青龍。而鞭白虎。卽古之黃育無以過之。愚兄天生膂力。得有真傳。與之並驅中原。就未知鹿死誰手。紅玉道。原來如此。哥哥神力。妹子在湖邊習見。而知究竟。不知有許多勛兩。士英道。沒有上稱稱過。也不知實有許多。因一眼看見那扇古銅屏風。兀自側在半邊。指着說道。敢怕這銅屏也。還拿得他動。紅玉合新燕都愕然道。不信。這樣銅屏。就拿得起。我們真如姑嫂之見矣。紅玉又想起遺囑來。說道。近日嗣弟頗有懷心。要妹子將父親遺命的一百畝田。檢出文契來。請哥哥收去。士英堅不肯受。紅玉道。既哥哥堅執不受。等妹妹出門時。作爲奩田罷了。士英正待開言。只見小丫鬟拿着一個大紅全柬進來。說道。是林能傳進縣中的請帖。士英接看。見寫着謹詹六月初三日。潔治蔬觴等語。知是雅辭。將帖收下。傳命林能。發放差人回去。士英此時酒落快腸。斟來的就乾。不覺已有六七分的醉意。因講銅屏時。紅玉新燕都有不信之意。遂立

起身叫小鳳滿滿的斟了三大爵。連飲而盡。說道：「愚兄竟大醉矣。走過幾步。兩手去扶正銅屏。提了一提。說道：這屏是重的。紅玉新燕都作慌道：「前日五六個人不知費了多少氣力。纔得側轉。怎去提起他來。可知是重的了。紅玉慌道：「哥哥病後不要開了貴手。士英笑道：「連日纏綿床蓆。幾令我有脾肉復生之歎。今日且搥一回羯鼓。以博賢妹一笑。因把三個指頭將銅屏拈住。輕輕舉將起來。撮至院內。向上直托起去。在院中走了幾回。紅玉與新燕都嚇壞了。一齊說道：「恐怕乏了。放下來罷。只見士英忽地望上一擲。那銅屏躍在空中。離地有三丈多高。映着那落日光芒。閃閃燦燦。如水晶相似。望着士英頭上直劈下來。只聽大叫一聲：「呀。嚇得紅玉面頰上慘白了一陣。新燕便失聲叫哭起來。再瞧那隻銅屏。已規規矩矩托在士英掌上。口不喘氣。而不改容。像似兒童拋接香櫟的一樣玩法。……士英放下銅屏。重復入席。新燕笑道：「相公你不要把小奴魄都嚇掉了嗎。你這氣力豈別人的能打熬出來。紅玉道：「正是的。愚妹這時心裏還是活活的跳。哥哥的氣力。恐是天生的。士英道：「天生的氣力是死力打熬的。氣力是活力。我這點子力量。一半由於天生。一半也由於打熬出來。當日席散以後。六月初三那一天。子戚公又差戚錦來請。士英便隨戚錦到縣衙來。賓主快歡。說不盡酒筵快意。戚公忽悵然道：「有敝同年之子馬如居。才情學問。雖遠遜於先生。然就弟所見。聞實有未出其右者。而乃一官匏繫。二豎膏盲。倘因此就赴玉樓。士英聽說馬如居病重。不覺大驚失色。也不等戚公說完。直站起來。急問道：「這馬如居可是現任博士的嗎。戚公道：「正是。士英急問道：「他這些病是真的嗎。戚公道：「昨日弟有家人自京中回來說的。他起身的隔晚。還到如居家中。聽說病已數月。勢甚沉重。醫生都不肯用藥哩。士英聽說心痛如刀割。顧不得戚公在坐。竟是放聲大哭。說道：「此晚生第一良友。即告別。立刻起身去了。忙忙的作了一摺。急望外走。戚公出於不意。慌慌的一把拉住。說道：「先生尚未用飯。就是進京。今天也遲了。士英一頭走一頭哭道：「良友病危。晚生方寸亂矣。飯吃不下。明日更是等不及的了。戚公那裏拉得住。只得追送出來。士英不及坐轎。大踏步走到林家。直進書房。紅玉等接著。未及問話。士

英道煩賢妹們替我收拾行李。卽此告辭。進京去了。紅玉新燕聽了這話。如同兜頭澆下一盆涼水。由頂上涼到足根。不由得心裏焦急吃了一驚。

## 第二十三回 走京師客途逢知己 擺播臺力士發狂言

紅玉大驚道。哥哥這是那裏說起。新燕又着慌道。相公爲着何事。滿面都是眼淚。士英道。我會聽過生平第一個好友是馬如居。如今聽說病已垂危。那裏還敢耽擱。須着林能回去。把我進京去看病之事說明。斷不可遲誤。燕姐之事。且莫提起。待我回家。詳細稟知家母。方安。紅玉新燕俱知士英熱腸不教妄留。都說道。去是該速去的。只是今日斷來不及。一面收拾行李。雇覓牲口。明日早行。便了。士英着急道。有什麼來不及。只要一個行囊。牲口沿途雇覓。趕到京中。倘還未死。醫得他活。固屬萬幸。卽不然。京得握手一決。這是錯了時刻。痛悔終身的事。還只顧說那遠話。賢妹們若不肯替我收拾。只得空身而去了。說罷。滿眼垂下淚來。紅玉新燕急得沒法。慌打起鋪。陳士英已向靈前哭別。一手提了鋪蓋。飛步出廳。紅玉新燕七跌八撞的直追出去。只聽見士英口中說着。保重二字。如飛去了。紅玉新燕呆了一會。只得進來。恨道。總是這知縣不好。請了去。就給這一個凶信。累我姊妹們一句話都不及說。真好苦也。只見林能進來說道。縣裏打發人來送四樣路菜。一百兩路費。說隨後官府就來拜哩。紅玉道人已去遠了。還拜誰呢。快回他去。林能答應出去。新燕道。呵呀不好了。玉紅也失聲說不好了。忘記了盤費了。新燕一頭走。一頭說道。我去對林能說。追一追看。紅玉連忙趕進房中。拿了一大封銀子。跑到廳上。只見林能正點着頭出去。紅玉急喊。林能道。小的去追全相公。紅玉道。帶銀子去。萬一他不肯歸來呢。林能接着銀子。如飛追去。到城門口問時。看城門說道。這一個人那樣走路。約摸走了十里路了。那裏還追得上。林能暗想。別個人追得上。這全相公。是追不上的。昭慶寺那樣高屋瓦。自跨上跨下。像階沿行一般。就騎着快馬。可也趕他不着哩。

正回來。只見遠遠一匹馬。出着轡頭。飛也似一般跑來。喊道。林管家可曾見全相公。林能看時認得。是縣裏家人。說道去遠了。趕不及了。那人道。老爺吩咐。必要趕轉。送銀子與他。還有要緊話說哩。林能回頭看時。已是跑出城去。只聽見鈴聲響了。林能縮住了脚。暗忖道。是這樣跑法。只怕還趕得及。覆身到城門邊去候信。到晚來杳無音耗。去留城門管門人道。今日是一夜不關的了。要等方纔那騎馬的。鄭爺趕了什麼全相公轉來。纔許開城哩。林能放心。忙趕回家。與紅玉說知。紅玉新燕都喜道。有甚麼要緊話講。只趕得回來。纔好哩。吩咐廚下給飯與林能吃飽。點着燈籠。仍到城門邊候信。直到三更天。纔見那匹馬跑回來。忙問可曾趕着哩。那人睜着眼睛看了林能。一看道。那裏趕得着。就像騰雲的去了。我趕出城時。路上人都說差十里路。那知直趕到夜。問着人。總說是十來里。這馬是到夜不肯跑了。除非趕到京。纔趕得着哩。林能道。我說是趕不着的。各自回家。覆命不題。士英當日足不點地的走了半夜。走了一百多里路。在路旁一個古廟裏歇了。也沒解開鋪蓋。約有半更天。光景。更是耐不得了。又起身走了四五十里。天纔大亮。身邊摸出幾十文錢來。買點心吃了。又走到九江府。待渡過江去。又渡過溜港。擔擱多了。只走了一旦七十里。到黃梅縣地方。天色已晚。各家都上火了。因想欲速則不達。如此走法。惰乏了。反不妙。還是雇騾接。力。夜裏也睡一二更。天方好。主意定了。就下了飯店。打算雇騾店。家道直要過了廬州府。到宿州。桃源一帶。總有騾雇哩。沿路若撞着回頭騾子。更是便宜。若雇緊包程。須十兩一頭。不如騎着騾便宜。也是快的。士英想雇包程的好。打開被囊。却並沒有銀錢。路上沒有解動。定是他們忘記了。忙把順袋翻轉。倒出家中帶的路費錢文藥物以外。約有八九兩銀子。想那包程是雇不成的了。且騎站騾趕路。能走了五日。纔到紅心驛地方。問明有站房。那日就往站房裏歇了。那知士英是騎不來小牲口的。那騾又騎不動。要跌仰下來。緊勒一勒。又勒破了。到了站裏。費盡唇舌。賠了一二百錢。站騾又雇不成了。恰遇着一羣回頭騾。講定五兩銀子。送到京。士英大喜。連趕了幾日。轡頭那騾。再支不住。伏在地下。只顧喘氣。總不起來。後面騾趕來看見。打了幾鞭。見不打。



不起。知是真病。滾在地下。亂哭亂喊。道：「死了我了。」士英心上更是着急。別的驛夫道：「不是哭的事。你們幫着扛起來。撮弄到前面店裏去。請獸醫看視。」那驛夫來要藥錢。說醫好了。大家沒事。若是死了。就不得開交哩。士英數錢給與。看近日色。只顧跌脚歎氣。那驛吃下藥去。沒甚動靜。獸醫說是夜間吃料。就有救了。士英着急道：「我不追你的銀子。我自去了。」那驛夫嚷道：「我這驛值幾十兩銀子。生生被你打死。你到說得好太平話兒。」士英氣破胸脯。只等了一天。到半夜裏。驛夫大哭大喊起來。那驛沒有氣了。店家人等都來圍講。將換錢剩下的二兩多銀子。一條夾被。兩件棉衣。都準折了。賠算一半。驛價打發停當。已是四更天氣。褪了被囊。竟出店門。走到日出。已是藤縣地方。第二日宿在東平。想近盤費將完。前去七十里。就是阿縣了。茅范等尙未歸。正不義之財。不可假貸。亦且怕有担攔。誤了正事。四更起來。便往小路抄去。那知路雜難行。夜間更沒人問。走了十里。倒錯了八里。急得滿心火發。抄出高堂州來。整整的走了三日。這日趕到德州。因無路費。一日竟未吃飯。覺道疲乏。將晚就下了店。店小二道：「爹還是進京的。還是瞧大言牌的。若是瞧大言牌的。就替爹預備早飯哩。」士英道：「是進京的。誰是瞧什麼大言牌。」小二答應去。淨過頭面。往後面去解手。心裏籌畫路費。想更無別法。只有當大衣服的了。恰被側首小屋裏一盆水。直傾出來。冲着地下。灰土。英縮脚不及。把兩隻鞋子濺了一片。都是泥水。士英道：「什麼人。眼睛都沒有的。只見那屋裏跑出一個人來。罵道：『你又是。有眼睛的。敢開口罵人麼。』就是一拳。望士英劈面打來。士英側過頭臉。說不要動粗。我也沒有罵你。那人又是一拳。士英閃過笑道：「真個要打麼。那人道：『算你乖。』且着咱一腿。」士英更耐不得。將脚照準那人。輕輕一灑。那人已是跌倒。嘴裏喊痛。只聽旁邊看的許多驢夫車夫。唿哨一聲。蜂陣般裹上。被士英提起一個掃去。早掃跌了兩三個。其餘的往各房裏亂跑。士英見那人却一個頭眩。倒在地下。絕不動彈。那些跑的跌的驢夫車夫。重復裹來。發喊道：「打死了人了。」這一聲喊。裏却把合店客人。一齊驚動。趕出房來。只聽見一個人叫道：「那不是朱兄麼。」士英把那人一看。大喜道：「原來是紹甲。」地下那人已是爬起。一道烟走了。衆車夫驢

夫都慌得跑了。衆客人也各自走開了。紹甲道：「吾兄爲何事進京？尊寵可曾進門？」士英道：「遇得你最好。如居兄病重，現在怎樣了？」紹甲道：「如居從未有病。」士英道：「這又奇了。我聞他病重，連夜趕來，怎竟說沒病？」紹甲道：「愚弟起身。他現在送行，况與他時常相會，有病沒病，弟豈不知？且請問吾兄之信，從何而得？」士英喜得鼻涕眼淚都笑將出來道：「既是沒病，謝天不盡了。大便甚急，且出了恭來，和你細講罷。」士英解畢進屋，小二正在送飯。士英道：「我的飯也拿這裏來。那鋪蓋也搬來。我和這位爺一處歇了，還要給盆水，要洗掉脚上泥呢。」小二沒口子答應。紹甲讓士英上炕，一面推搡炕邊上睡的人罵道：「蠢奴才！朱相公在此。」士英道：「哦，意兒好睡呀。意兒爬下床來，旺了兩旺，把眼擦了幾擦，忙跪下去磕頭，叫了一聲。」士英把前後事情約述了一遍。因囑道路上只說我姓全，便了。紹甲轉囑意兒：「意兒道曉得，只怕要錯叫出朱相公來哩。」紹甲道：「這蠢才，只要留心，就是因向士英作賀道：「恭喜又得一位尊寵。但如居病重之信，弟想起來了。數月之前，東廠裏直點了乘筆，要收羅時望。因如居名譽甚重，叫人來致意，說要特本保薦。如居本欲棄官，因居貧需此微祿，所以托病辭絕。裏直不信，屢遣親信之人來探聽。如居竟告了三個月假，在家養病，恐裏直探察，吩咐家人俱說病重。戚公家人進京，大約正在此時。」士英道：「這不消說了。我一路担着無限憂疑，豈知不特不死，并且未病。其樂如何？今日須痛飲至醉，一則替如居慶不病之喜，一則與你敘久闊之懷。但我囊無一錢，吾弟可有餘貲，足供平原之飲？」紹甲道：「窮儒館穀，雖是無幾，然十日之飲，尙覺裕。因叫意兒去打了十觴酒，不知不覺的都飲盡了。」紹甲道：「弟欲屈老兄暫住幾時，去看大言牌，且看裴監那邊，有多少大言不慚的人士。」士英道：「我聽了馬兄的喜信，快樂的了不得。明日便和我兄同去瞧瞧，便了。當夜無話。來日飯後，紹甲帶着意兒，問明了路徑，竟和士英投東門外法輪寺來。一路上男男女女，車水馬龍，却是瞧大言牌的，出了東門，遠遠望見一座大寺，寺前一座高臺，臺前兩根旗竿，竿上扯起黃布長旗，看看走近，見那旗上現出斗大的黑字，一邊是「任四海狼男兒爭誇大口」，一邊是「遇一個弱女子只任低頭」。紹甲道：「不想是個女人，這也奇怪了。」

士英道。你看輕了女人。我前日在豐城。看兩個賣解女子。也就服他的胆氣哩。因把走索之事。說了一遍。紹甲道。這也真算做了絕技了。走近台前。只見東首台柱邊。放一雙硃紅木斗。斗裏橫着搭一株紅竹竿。竿上五色綵線。穿一扇錫邊着綾面豎頭牌。隨風招颺。上寫大言牌三字。紹甲道。吾兄若肯出場。便可先打碎此牌。莫後上台。比了。士英微笑。擡頭起去。見一個大匾額。匾額上橫着大紅全幅綵綉。綉底下露出四個大金字。是天下無雙。士英笑道。這真是大言不慚了。台柱上挂着一付板對。上寫着跌倒南山擒白虎。踏翻北海捉蒼龍。看那台上。却是三個座頭。正中一張交椅。高高的架起。在一個盤龍座上。是花綉金紅紗椅披。安一個藤心緞邊暗龍紋的坐墊。兩旁兩張絞椅。一色披着白灑金椅披。也安着緞邊藤墊。後面一字排開四枝豹尾鎗。東邊斜擺一張紅櫃。櫃上天平戧子。紙墨筆硯之類。櫃邊一字兒擺着四張椅子。西邊斜擺着一座架子。插着諸般兵器。台頂簾蓬密密的不露一些日色。飛角四柱俱用綵綉掛裹。嵌着銅球。銅鏡。耀眼生光。下面鋪着全場絨毯。簇起九鳳。奔花。色四面遊人擁擠。言語嘈雜。遠遠的搭着篷帳。賣那花酒。吃食。也有星下挂招。也有走方賣藥。更是撐着紅傘。賣西瓜的。嘴裏喊叫一個大錢一塊。那些賣冰梅湯的。掂着那銅甕。孩兒做一片鬧的人心裏發嘈。進寺看時。那山門大殿。雖也高大。却是倒敗。只有幾個鄉裏婦女。在殿中拜泥佛。數木羅漢。看那募化裝金的南海觀音。幾個晦氣臉的和尙。跟着要錢。並無熱鬧。走出寺來。對着擂台。又是一座小方台兒。也掛綵紅。却沒匾對。紮縛也甚平常。中間設着兩個座兒。却有一張公案。圍着一條末紅桌圍。正看得完。聽得人聲鼎沸。遠遠的綸旗搖曳。鼓樂喧嘩。兩枝頭號高一聲。低一聲的吹。將近來。幾對槍棒過去。只見前面兩個女子。騎着白兔。也是的細鬚白馬。後面一個道士。騎着黑虎也似的滾毛黑馬。却正是豐城江中所見之人士。英暗想。這廝又到這裏來作怪了。細看那女子。有六七分姿色。看那道士。竟是黑煞臨凡。滲瀨得怕人。後面喝道之聲。又是一位官員過來。掌扇上寫着德州副堂。須臾各上台去。那道士便向擂台。上居中高坐。兩個女子列坐兩邊。那官員坐在小台左邊。有四十多歲年紀。

關金黃面孔。嘴上搭著幾根燕毛短鬚。躺在那紅紉交椅上。一手拿著白紙摺扇。一手撮著青紗圓領。不住的亂搨。只聽得小台上。兩枝頭號齊齊的掌了三聲。便發起搨來。搨了三通鼓。那台上的人。齊齊發一聲喊。把台下衆人嘈雜都禁住了。靜悄悄的沒一聲響。只見道士掀起鬚鬚。高聲說道。貧道兄妹三人在四川峨嵋山學道。奉峨嵋真人法旨下山。普度通曉法術。精熟武藝。練習拳棍之人。同歸大道。列位看官。不可當面錯過。果有英雄本領。卽請上台。道士說畢。台上人又齊齊發一聲喊。只見人叢中。早擠出一條大漢。跳上台去。

## 第二十四回

### 賣解女打搨遇邪術

### 大英雄援手作冰人

那道士立起身。把手一提道。請坐櫃上。那大漢便向櫃內坐下。那櫃上一個人敲着天平。那大漢身邊摸出四五錠小銀。那櫃上人擦下天平。提出戧子秤了一秤。在櫃內取出一封銀子。問了大漢。拿紙筆寫了些什麼。叫大漢畫子。押一個走下台來。如飛到小台上。連銀遞與州同看過。判着日子。壓在公座之上。只聽那小台號起連掌三聲。許多人役齊喝。一放聲打。這邊台上衆人也齊齊發一聲喊。就是那喊聲裏。搨台上右邊坐的一個女子。把身上的紗衫裙條卸去。露出一條元色縐紗抹胸。下穿黃金紗袴。管上繫着紫紬帶兒。纏着綠紬裹脚。一雙大紅緞子平底鳳頭鞋。只見這大漢剝去身上布衫褲。露出黑漆也似的一身黑肉。兩乳上一撮黃毛。一條黑漆生布袴兒。管上拴着藍布帶子。纏着白條裹脚。一雙深青色布頭班緞子鞋。兩人各立門戶。走到身間。那女子兩手緊護小腹。賣個上身破綻。這大漢就使烏龍探爪。去抓他杏花桃腮。那女子忽地一閃。蹲着身子。使個喜羞登株。把一隻小脚尖點。覷定那大漢腎囊。假意虛挑。這大漢忙使金雞劈腿勢。把右腳儘力一撩。那女子轟然仰臥。兩腿放開。使一個玉鬚舒筍勢。向大漢腰袴裏生的一夾。夾得這大漢小便直淋。做一堆蹲在地下。如棉條一般。更是掙扎不動。那女子笑吟吟站起身來。慢慢穿裙。這大漢苦淹淹掙下場去。堪堪待死。台下衆人看出一

身臭汗齊齊喝采道。這女人好手段也。喝采未息。那東邊早飛上一個女子。手捻一錠大銀鐺的一聲响。望天平裏擲去。把衣裙一卸。就去與那女子放對。全士英一看。就是那豐城江中唱歌走索的女子。綠抹胸綠袴綠帶綠裏脚綠鞋。搯台上左邊坐的一個女子。慌脫去衣裙。露出鵝黃縐紗抹胸。一條淺紫紗袴。元色紉帶紫管白綾裏脚。穿一雙天青素緞鵝頂頭銜珠鞋。那掌櫃的人平着銀子。取出兩大封銀來。喝道。快立文契。這穿綠女子。那裏依他。說道。打死便擦。雖要償命。立什麼文契。那道士哈哈大笑道。來得正好。今日纔遇有緣人了。那台上左邊坐的女子。便來接手。替那場上女子收科道。穿綠女子也就入步。重新放對。兩個女子都使着含雜步兒。緊走起來。一來一往。走有一二十回合。士英看台上女子。只辨着招架。漸漸的招架不迭。只見右邊坐的女子。仍把裙子脫卸。忽地走入場來。三個女子。丁字兒站着。厮打台下。衆人俱不忿起來。只礙官府鎮住。不敢闕鬧。却嘈嘈雜雜的議論。士英心頭火起。正待發喊。只見台下早飛起一個赤着上身的女子。撞入場中。捉對兒敵。住渾身紅抹胸紅袴紅裏脚紅帶紅鞋。正是那豐城江中一同唱歌走索的女子。打到熱鬧。在台上左穿右插。仰後迎前。骨節珊瑚星眸炯炯。金蓮簇簇。玉臂紛紛。四朵桃花嬌面。紅黃紫綠四色袴兒。閃閃燦燦。參參差差。如黃鸝織柳。粉蝶拍花。燕子穿簾。蜻蜓戲水。把看的人眼光。霍霍地都耀花了。那裏還顧得場規。不住聲連珠砲也似的喝采。那州同睜了大眼。落開了口。急切再合不攏來。士英看那台上兩個女子的臉紅頸脹。氣乏神虧。看那兩個唱歌女子。正是眼明手快。氣旺神完。只見那道士閉着眼睛。牽着嘴唇。像是念什麼。看那唱歌的女子。登時變起臉來。士英知是道士的邪術。想着預備的袖弩。暗道。可惜被新燕漿洗衣服。掉在豐城。不然正好暗中助他。一弩除這妖道。教這唱歌女人的性命。再細看那唱歌女子。脚步已是散動。口裏發起喘來。士英見事危急。將身子蹲下去。把肩頭一擺。看的人紛紛攘攘。閃落兩邊。搶上一把東邊台柱。用力一扳。只聽見豁喇一响。如山崩石塌一般。早把柱子扳斷。那台便直卸過來。台上的人。連桌椅櫃架等物。一齊滾落地。下。只空了道士一個。挽着西北角上台柱。懸空站

立台上。台下跌傷壓壞的。滾喊爬滾。四邊的人。一齊發喊。如糞窖中蛆蟲般亂攪。士英看那兩個女子。已被兩個後生背負。前面一個後生。如猛虎一般。打開條路。往西而走。看那兩個賣解女子。已跑進寺門去了。看紹甲意兒在人叢中。捱擠不出。連忙走去。分開衆人。攜手出來。回到店中。歇下。紹甲道。方纔四個女子。正打得好。看偏倒著。台沒見輸贏。真是殺風景事。士英道。這台是怎麼倒的。紹甲道。都說是人多擠折了台柱。士英道。你看那柱子。有多少圓圍。怎擠得斷。紹甲道。不錯呀。那柱有三四尺粗。怎擠得斷呢。意兒道。是全相公拉倒的。全相公分開了人。小人正看得清楚。就倒了。士英道。不要高聲實對老弟說。那兩個打掃女子。就是豐城江中走索賣解的。道士暗施邪術。要害他性命。故愚兄攀柱救之。紹甲道。弟出神在台上。竟不知道。怪是台倒了。就不見吾兄哩。士英等正在講話。只見一個人在門口一探。道。造化尋着了。士英忙看那人。有二十多年紀。走跳江湖的打扮。請士英到外而說話。士英道。你是何人。有何說話。這裏別無外人。何妨直說。那人低低說道。小人成鷓家傳賣解。領着兩個妹子。在江湖上走跳。前日在豐城江中。蒙爺賞了兩錠銀子。至今感念。今日打掃。被道士暗算。又蒙爺搭救。真是重生父母。士英道。打掃時。我不過在那裏閒看。後來台擁倒了。就回來了。何會有什麼搭救的事。你認錯了人。成鷓道人多眼暗。看的人都認是擠倒的。惟有小人看得真切。妹子被道士魔了。因官府鎖住。自己本領又低。不敢胡亂。正在著急。忽被爺把小人擠開。扳折台柱。救了妹子性命。這是小人親眼見的。那得會錯呢。士英只不肯認。成鷓滴淚說道。爺不肯認。真教小人沒法。但小人妹子。被魔病危。聞爺是個神醫。要求爺去一救。爺不肯認。這是小人妹子沒命。辜負爺一番救拔之恩了。士英驚問我怎是個神醫。你妹子真個魔着嗎。成鷓道。妹子不魔。敢說着爺嗎。那日蒙爺賜賞。小人們感激。問著人都說是一位名醫。醫好縣裏老爺的病。請來看龍船的。士英道。你何不早說。只顧牽那倒台的事。快領我去。休再葛藤了。成鷓喜出望外。忙揩乾眼淚。領着士英。過了一個小酒店中。進了一條小街。連幾轉條灣。纔是南北開窗對面六間房屋。壁上架着諸般兵器。好生疑惑。忽地跑出一個人來。

撲翻身便拜道。原來是朱爺。士英慌忙扯看。正的開路的壯士。却如何知我姓朱。又有些面善。那人道。爺不認得小人了。小人元彪。正月裏在東阿山莊。見朱爺的。士英方纔記起道。原來是我說怎那樣勇壯。你們兄弟都好嗎。彪虎道。靠朱爺洪福。士英說道。改名全士英了。你以後休得叫我朱爺。彪虎問故。士英道。話長哩。又一個漢子走來磕頭。說是成鵬。隨請士英到北屋裏去。只見兩個女子。都昏迷不醒。躺在炕上。口吐白沫。士英看了面色。診一診脈。開出方子。却是大黃牙阜兩味。注明分兩。要磅砂五錢。彪虎忙去買來。士英取筆蘸飽硃砂。在女子心窩裏。疊寫邪不勝正四字。又在字四圍畫一大圈。濃濃的圈。將進去。把字跡都圈沒了。就如一輪赤日一般。將兩味藥末。用菘豆冷湯送下。只聽得兩個女子。心窩裏啣的一聲。須臾滿腹孤孤的响。一霎時大小便齊下。瀉了一袴的尿屎。膠連着許多痰塊。竟是霍然而愈。士英十分歡喜。走過南屋裏來。問彪虎道。你緣何在此。彪虎道。此處上接帝都。下通山莊。係南京進省大道。水陸碼頭。小人們打探買賣。都在此店歇腳。這店家夥伴。合本錢。都是山莊裏的。今日小人去看大言牌。見這兩個女子。甚是英雄。後來忽地改變。就猜是道士的邪術。正是沒法救他。忽地倒了擂台。小人就打開一條路。領到這裏。那成鵬說是江西一位醫生。扳斷台柱。救他妹子的小人。想着那樣粗。柱扳折得斷。定是非常之人心裏。也想結識。慊慊着成鵬。他也要救妹子出來。尋找的。那知就是爺。我說那裏還有這般神力呢。士英因把頭陀之事。說了一遍。彪虎伸舌道。原來他們竟如此大弄。這道士必是一夥。怎樣開除了他。纔好。士英道。不可造次。兩人說話間。那兩個女子同走過來。雙雙拜謝。士英問道。你們家傳賣解。光是跌撲打交。跑馬走索。這些本事。還有別的武藝沒有。那女子齊應道。賣解之人。略曉鎗棒。雙刀。士英大喜。問被魔初好。可能比試。都說蒙恩。爺神術。竟如沒有被魔一般了。士英便令彪虎放對。彪虎看着恁般一對美女。心中火熱。巴不得要與他交手。嘻嘻着嘴說道。怕對不過哩。那女子說道。這位爺打開了路。救咱姊妹出來。怎敢與他放對。士英道。不妨。只用棍子。較量時。各自留情罷了。那年長女子。扎拽衣裙。搭一根金鎖烏龍棍。站在右邊。彪虎卸下外衣。

抬一根秃尾青蛇棍。站在左邊。女子讓彪虎起手。彪虎掣起棍。使一個金剛探海勢。望地一掃。緊緊的撩那女子脚跟。那女子似不見的。使一個美女搖勢。杆把下截棍頭。輕輕一格。彪虎左脚早進。把手臂靠着棍子。使一個鷓鴣撲雞勢。連肩帶頸的。望那女子劈頭打下。那女子不慌不忙。把上截棍頭輕輕的。又是一格。彪虎換過右脚。使着粉蝶迷花勢。一棍子望那女子小腹上直擲過去。那女子微笑了。笑着鴛鴦戲水勢。兩手一豎。那根金鎖棍攪着彪虎的秃尾棍。直擡起來。只聽見呵呀一聲。彪虎那棍已是撇落在地。原來就是那一趟裏。彪虎手鬆。女子得勢。覷定彪虎右手。大指骨上點了一下。彪虎負痛。更捱不住。只得撇下跳出圈子去了。那女子拾起彪虎那棍。一并放下。向士英道。是這位爺讓咱的。爺休笑話。彪虎脹紅了臉。做聲不得。士英道。彪哥棍法。原是不弱。起手虛撇。這兩棍若有意招架。更不得便宜。但既不上套。便應轉換。也爲輕敵之故。這大姐實實是慣家。不比江湖上走跳。油花伎倆。請問大姐何名。年歲若干。那女子道。咱叫做月娥。今年十八歲。妹子翠娥。小咱一歲。士英道。令妹武藝。何如。你們都會使劍嗎。月娥道。咱妹子武藝。也是平常。只比咱高些。咱姊妹都學過劍。咱却不如妹子。士英因問翠娥。爲何事去行刺杭州裴太監的姪兒。裴文翠娥呆了一呆。說道。爺跟前咱敢掉謊。咱刺過他來。只沒有刺着。士英道。刺着了。到好了。如此他各處差有本領的人。在外拿你哩。且告訴我。爲什麼去刺他。怎又沒得刺着。翠娥道。去年八月。咱姊妹在西湖賣解。那裴太監的姪子。瞧着咱姊妹的解數。叫他方了。拿五十兩銀子。要咱兩個去做妾。咱不依。就要送到縣裏去。拶打咱哥子。因石卵不敵。就連夜逃去。咱一時氣忿。黑夜裏到他家。尋到一個側樓口。見那廝合一個道士。兩個和尚。在那裏吃酒。咱在樓窗裏飛劍進去。却被那道士把手裏的筍子。點掉一個。和尚便跳出窗來。咱見不是勢頭。忙如飛的跑掉了。這事爺何由知道。又怎麼差人拿捉呢。士英歡喜。將打死頭陀。搜出偽檄之事。迷了一遍。翠娥看看成鷓鴣道。他們既然各處訪查。我們只顧在外邊賣解。定要着他的道兒。哩。成鷓鴣等一齊失色道。若不解。拿什麼盤纏。今日又白折了十兩銀子。兩件衣裙。又道裴文要你姊妹兩個。如何。



知是翠姐去行刺。那批上指名緝拿。這道士同在量城。怎不與你們爲難。直到這裏打掃緝訪。今日翠姐上台。他說遇着有緣之人。可見也是拿你們的哩。翠娥想了一想。說道：那劍上有咱的名字。端午那日。豐城縣豪傑韋翳子在省裏。滕王閣上做勝會。要咱們去撮弄。連上省去了。想這道士不知怎麼同咱們做對。士英沉吟道：原來爲此。我如今有一句話。知你們姊妹肯依不肯依。雖是免得你們禍害。却要你們姊妹心裏情願。月娥翠娥都是伶俐女子。見士英話中藏着針兒。已猜着九分。垂倒頭兒。齊聲說道：爺是咱姊妹們的恩人。不比豪強使勢。隨爺心上。咱姊妹都是情願的。說畢。早把兩個臉兒漲紅了。士英道：這彪兒方纔比棒。雖然輸了。却是一條好漢。相貌堂堂。年紀尙小。他還有個結義兄弟。叫卜應龍。年更小些。相貌一般。本事亦甚了得。他二人都是未娶妻的。我的主意。要把大姐配與彪哥。住在東阿。離此甚近。你兩個哥子便可同去安身。不受裴文之禍。他們結義兄弟。十二個都是極有義氣的人。不是尋常綠林行徑。將來我有機會。便來提拔。替國家出力。你與哥哥們計較。可從則從。如不情願。我也不來強你了。

## 第二十五回 囊空如洗壯士無顏 平地風波奴才仗勢

月娥與翠娥方知士英之意。呆了一會。暗自躊躇。也是情願。終是女兒身分。不好遽應。成鷓忙接說道：這是極好的事。一來免了小人禍害。二來結果了妹子終身。況是恩爺吩咐。誰敢不遵。但恐仰攀不起。哩。士英問彪虎。意下何如。彪虎也疑士英自要。惟嘖嘖羨慕。忽聞此言。喜出望外。嘻張了一張大嘴。說道：全爺吩咐的話。小人敢不依哩。但恐武藝低微。配不上這位小娘子哩。月娥滿面嬌羞。拉着翠娥跑過北屋去了。士英叫成鷓過去。向月娥翠娥頭上各拔一枝蓮瓣花簪。交與彪虎。彪虎把月娥的簪在髮上。把翠娥的收好。解一個飛虎腰袋。定了月娥替卜應龍出十兩銀子。定了翠娥。成鷓成鷓彪虎。俱替士英磕頭。士英令三人磕頭爲定。三人依言同拜八拜。

士英方纔起身囑咐。連夜回莊。恐遲了誤事。彪虎應諾。要留士英用飯。士英道。我還有朋友在店。不吃飯了。你回去對衆兄弟說。斷斷不可出來。我也不去看他們了。以後如遇裴直寄銀回家。務須盡數邀奪。裴文在外結識江湖。全靠他叔子這一宗賊銀。若劫去他的。是深有益於國家的事。千萬不可忘記。彪虎謹記在心。送將出來。士英回店。紹甲盼望已久。笑問女子醫好的嗎。謝儀若干。足供平原之欲否。士英說道。不止謝儀。還該做媒。却都是依着古文。四拜自跪而謝的老套頭了。因把醫治撮合之事。述了一遍。紹甲稱歎不已。吃過晚飯。到院中閒步。只見各房裏客人。合那車夫驛夫。鬧音音的都說着打掃的事。有的說着大漢被女子夾壞。笑做一片的。有的說四個女子。打得花簇。從來沒有的。有的說棋逢敵手。若是不倒台。敢怕打到如今。還沒見輸贏哩。有的說這樣粗柱。怎會擠斷的。有的說是被一好漢用力扳斷的。又一個老年客人道。觀那樣粗柱。雖有楚霸王李存孝的力量。怎扳得他斷。這都是造言生事之人。捏出來。駭人聽聞的。那裏當得真來。又有一個客人道。這樣粗柱。就是人多。也擠不斷。這事到底是一件疑案。那原說扳斷的客人。爭道。我雖沒瞧見。那近柱子的人都說是後生漢子走來扳斷的。那老客人道。你這位老客。既沒瞧見。怎便信以爲真。你想那個漢子。爲甚要扳斷台柱。他既有這般神力。爲甚不上台去打掃。得費錢。獻本事。逞威風。却在扳斷裏。那台柱做甚。那些客人都道。這議論不差。畢竟是人多擠斷的。你看今日的勢頭。真是天都擠得破的。休說那三四尺粗的柱子。士英聽着。暗笑不已。次日與紹甲同車回南。到濟寧州地方。卸下車子。同去河頭看船。士英道。我們看船。儘有擔擱。且在這裏吃碗麵去。紹甲道。請先進去。小弟解了手。就來。士英進店。見一個坐頭。靠着河窗。正好看船。便去坐下。側轉身。搭着腮。正看那船的。有無多少。忽被一人在背後。一手搭住肩頭。直扳過去。士英回頭過去。那人連忙跪下道。小人該死。不知就是恩爺。士英仔細認識。纔知是卜應龍。一把扯將起來。問緣何在此。應龍低聲答道。小人蒙恩爺賞給妻子。就是到店的一日。兄弟們亂着替彪虎合小人完了婚。茅大弟要送些路菜與爺。小人因要叩謝。討了這差。直趕到竟縣。問各店家都

說沒有這相貌的客人。小人料是往濟寧下船。斜抄過去。正在這裏要吃麵。往那角上小解過來。恰好遇着恩爺。一面去桌上解那行李。士英笑道。我一進店就去看河。竟沒見桌上包裹。可知你要發惱哩。只是你新婚燕爾。怎累你遠涉。應龍道。這是爺笑話了。取出兩個大油紙包。說是一包阿膠。一包路菜。茅大哥知道恩爺性情。不敢送盤費。這點子小菜。路上便益些。這膠是上等的。爺放在身邊。可以救得人士英道。多謝你們費心。你快些回去。這裏人雜。我甚担心。你做的麵。我替你吃罷。應龍諾諾連聲。捆起行李。如飛而去。店家拿了四碗麵。說道。爺吩咐下兩碗。纔去的爺也下兩碗。怎要吃這許多。士英先把兩碗吃了。不見從人進來。心裏疑惑。把那兩碗也吃了。急趕出店。却被店家一把扯住。喝道。你這人往那裏去。敢是騙子麼。四碗麵錢沒打發。就是這樣跑去的嗎。士英一頭火性。都消向大雪裏去了。說道。我竟忘了。該多少錢。一面伸手順袋裏去拿。店家道。每碗十文。共是四十個大錢。那知士英這隻手伸了進去。竟縮不出來。原來袋內一文也無。連口打尖住夜。都是紹甲打發。竟忘懷自己沒有錢了。因露出順袋說道。且把這袋押一押。我去叫朋友來還罷。店家真認要吃白食的。說道。這袋舊的很。你來夾着油紙包兒。是松江老布。拿一匹押着罷。士英道。也罷。就把這包路菜押着。店家打開。見都是臘肉。風鵝。鹿乾。兔肺之類。約摸有五七斤。值得錢多。便自收了。那些圍着看的人。也都散了去。士英拿了阿膠。去尋紹甲。恰好紹甲來了。還了麵錢。贖出路菜。馬頭上看了一隻六安溝船。付了定銀。寫了船票。回到下處。叫了意兒。發下行李。安頓已畢。紹甲問起紙包。士英將卜應龍之事。述知。忽聽船頭上沸反起來。出艙去看。見幾個差人與船家嚷鬧。士英問故。船家指着說道。爺沒瞧見的嗎。這船已攬了老爺們的載。他還封着封皮。要我們當官。士英回頭一看。只見艙門上已貼着一張濟東道的封皮。硃標二月初七日字樣。士英向差人說。你們雖奉官差。但他已攬生意。沒有封捉客載之理。可把封皮揭去。另封別的空船罷。那差人把眼珠忒出。喝道。你不說河下大船。都被裴公公封去了。不是沒船。咱們也去封了。沙飛馬溜。誰來要這小船。道爺要送總漕大老爺的親戚。到淮上去。急如星火的。

事。你是什麼人。敢說硬話。就是空船。咱們偏要你這一隻。跳上岸。一頭指着船家。你不快些打發掉客人。你這船。休想回去。要鎖去河下過年的了。早有船行主人。拿着定銀。交與士英。要討回船票。船家着急道。河路大例。攬了載。是不常官的。怎主人家也糊塗起來。那主人把船家背上一拍。說道。你還沒睡醒哩。我怕不知。也是什麼縣丞。典史。你也該知道大官府的利害。等得夾棍板子。一齊上身。再講大例。敢是遲了。那船家登時害怕。哭喪着臉兒。士英說道。是我的晦氣了。爺們請上岸罷。士英道。不過是道官罷了。就是總漕自來。我也不依。沒有阻斷河路。不叫人走的哩。那行主人冷笑道。卵不與石鬪。出門人省些事罷。不要想爭這餓氣了。紹甲也勃然道。誰是卵。誰是石。誰要爭餓氣。官府是不吃鹽米的。敢說沒理的話嗎。沿河上擠着的人。都笑將起來道。這位年紀更小。也是一般使性兒的。停會有一個不開交哩。又一個道。有什麼不開交的人。這張嘴都像江西蚊蟲。鐵一般硬的。到了那要緊去處。他自會倒下篷來。又有兩個道。會倒篷。是老江湖了。怕少年不識竅。真有個不得開交哩。衆人正在嘈雜。只見五六個差人。趕到河頭。喝道。那船家卸了載。沒有船家沒口子。應道。小的死命催這客人上岸。客人只是不理。岸上爺都是眼見的。那些差役。便都跳上船來。一面揭起板。把士英等行李亂丟上岸。一面吆喝士英等起身。士英指着衆役道。你們狐假虎威。擅封客船。混起行李。少不得告訴你本官。個個都要重處。衆差大怒。俱待發作。內中一個有年紀的。把眼擠了一擠。悄悄的說道。這兩人相貌堂堂。像是個大家子弟。聽他這樣話。頭莫非有些來歷。一會裏邊人出來做了主。你們干係。便輕了那些差人。仔細看了士英兩眼。也就不來囉哩。只見脚夫們一槓一槓的。扛着行李。酒席下程等物。下來。衆差人船家手脚忙亂。揭起船板。藏放擺設。士英紹甲盤膝對坐。左官船炕上。總不理他。兩邊船家水手。及岸上衆人。都替士英等担着一把干係。暗道。這客人必要惹出禍來了。須臾三四個家人。簇擁着一頂官轎。望河沿上抬來。船上差人飛跑。兩個上去。在轎前回話。那轎裏人就叫歇下。轎子吩咐家人進城去。道爺說。知叫妥了船。再下橋罷。一個家人便如飛趕進城去。差人們也有進城的。有下船的。

家人內也有要下船來的。被轎中人喝住道：「等這裏人來，你們不許去生事。」三個家人齊齊站在轎旁，不多一會，便是一匹快馬出着轡頭，飛也似的趕來，到轎前跳下，說小的趕那客人。老爺隨後出來請罪，哩。背後又跑到六七個跑得滿頭臭汗，跟着那家人奔上船去，喝道：「你這兩個客人好不知事，怎把官府叫的船都霸住了？天下官管天下百姓，還不起去？」士英笑道：「你們硬封了我的船隻，反說是我霸佔，我也沒好氣和你們說話。且等主子來講。」那家人見士英氣概不同，說話大樣，惟恐實係勢要子弟，主人的約束又嚴，倒弄得沒有收科，只得洋洋的道：「也能老爺就來了，你自己分辯去。」那些役人見管家不敢作威，也就不敢作惡，看的人都是猜摸不着，只聽岸上鑼聲响處，一路喝道而來，相近河沿上，那乘官轎便歇轎子，走出轎來，那官轎內人也出轎相見，道：「官深致不安，攙着手同下河來。」剛上得船，士英猛然的直跑出艙，將手一把攙住道：「原來是王士俊，那道官正跨上船，失聲道：『這不是我表兄麼？』」忙挽着士英之臂，紹甲疾趕而出一手挽着士俊，一手挽住道官，四個人八目視，八臂互持，一齊大笑，共稱奇遇。那岸上及船上看的衆人都驚異道：「怎四個人都是舊交，虧着裏頭還沒有打架哩。」有的道：「怪是這兩個客人辣氣，定是有大靠背的。」咱們白替他擔憂，又有的道：「這道爺不知客人是誰，這客人是知道道爺在這裏，特地來鬥他頑的。」那家人呆了，那船家好不快活，那些衙役把士英等行李措手不迭的搬進船去。那封船的原差已在半邊發抖，畢竟道官是誰，道官姓江字一鶚，籍貫廣東，是士英紹甲的詩文朋友，大家拱攬進船，談笑了一會。江一鶚才知差人捏詞忘報，叫過來喝罵道：「你這該死奴才，敢於捏詞忘稟，說是封雇在先，幸兩位老爺都是本道舊交，還說得明白。」左右與我扯下沿河去，着實打打死這奴才纔好。」士英道：「老世兄且饒他這一次罷。」這差人雖有不合，但因此得與士俊及老世兄相會也，虧他一封之力，將功折罪罷了。紹甲亦爲討饒，一鶚打恭道：「此事上朝關廷法度，下係小弟官聲，若不重究，則強封客載，竟是小弟之本意了。」因吩咐家人押着發到州裏去，重責三十板，枷到河邊來曉諭。這些船家行戶以後便不致受衙役詐累，家人押着衙役鎖了。

原差自去。一鷄堅請上岸。士英紹甲堅辭不肯。只見岸上一騎探馬。飛報有欽差到浙江去。修理裴司禮的祖塋。要在這裏下船。各官俱接到前邊。去了一鷄。踢踏道。地主之誼。毫不能盡。何以爲情。一面吩咐雇船。并備下程酒席。一面起身作別。士英等送出船去。說道。弟等與士俊久闊。正要在一處暢飲。斷不消另雇船隻。老世兄公冗也。不敢來驚動。竟自開船而去了。下程酒席之事。一概心領。士俊道。船可不必另雇。這一飯之敬。怎也要拒絕起來。老世兄豈肯有芥蒂乎。說罷大笑。而別。單留一個家人在船守等。不多一會。已送下兩席酒。并兩封拚程。士英四十兩。紹甲二十兩。兩人收了酒資。壁還程儀。家人堅致主命。抵死推送。只得一并收下。催促開船。却被河沿上一個乞丐。一手挽住鐵錨。不容開去。這船上四五個去拉扯。總扯不動。便各搶木篙去攢打。被那乞丐兩手架格。將木篙紛紛格入水中。各船上水手都不忿起來。黃蜂陣一般。裹轉來幫打。岸上的人都曬做一片。那乞丐被各船水手三二十根篙子。在頭面上亂打。撩起野性。大吼一聲。跳上船頭。撈住三五根木篙。橫七豎八的亂舞。那些水手擋着的。都跌在船板之上。及水裏去。其餘一闕的跑走不迭。岸上人都發起喊來。士英急奔出船。使掠燕勢。從篷鏢中掠入乞丐。肘下邊用螳螂直發起來。兩臂一擺。早把乞丐兩腿胎膊。拿住。大喝道。你這廝無故行凶。端爲何事。那乞丐被士英拿住。施展不得。大喜道。咱今日纔遇着狠手。咱不爲別事。見道爺送這許多酒席下來。就打撩撥得咱性發。搶些篙子舞着。嚇散他們。並非行凶。爺休着惱。只賞咱一席吃。他個飽罷。說畢。便打着哈哈狂笑了一陣。露出那垂涎三尺的樣子來。

